

中國邊政

چین چىگار سياستى

چۇد.قۇرىمىش.شۇد.

چىن چىگار سياستى

目錄

106

漢滿蒙維藏合璧刊名	封面
專載：蒙藏委員會施政報告	吳化鵬 (1)
天安門大屠殺的歷史意義	壯懷 (4)
支援大陸民主運動暨「蒙藏邊疆社團支援大陸民主運動聲討中共暴行大會」紀實	徐曉寧 (6)
周昆田先生行狀	治喪會 (8)
佛教在蒙古社會的傳播與影響	哈戡楚倫 (10)
十三世紀蒙古人之祭祀及其有關問題	袁驥 (19)
蒙古及蒙古人(上)	恩和塞汗譯 (22)
元代之斡脫官錢與羊羔兒利	江宗禮 (26)
給他魚·不如給張網	高宗仁 (30)
元朝諸帝季節性的遊獵生活	陳子雲 (32)
蚩尤的子孫——苗胞文化雜談	趙繼康 (37)
布農族傳統文化之祭	李淑芳 (40)
唐代邊塞詩與流行歌曲	葉有仁 (41)
國內外大事記	(43)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 出版



智慧藏

專載

蒙藏委員會施政報告

民國七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在立法院邊政委員會報告

吳化鵬

貴委員會今天舉行第八十三會期第二次全體委員會會議，化鵬奉邀列席報告半年來施政概況，深感榮幸。上一會期，貴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全體委員會時，曾簡略敘述本會六項重點工作目標，並分就加強蒙藏研究工作，團結海內外蒙藏同胞工作，培育蒙藏青年幹部，加強文宣與心戰工作，向諸位委員提出報告。今天仍根據上述項目繼續將本會七十八年度下半年的施政成果，摘要報告，敬請指教。

蒙藏地區，地處邊陲，佔全國領土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二，地下資源豐富且為我國對外屏障，位居歐亞大陸心臟地帶，亦為世界邊緣地帶戰略包圍的目標區域。遠自十九世紀，英國和帝俄即覬覦染指之念，曾分別施展侵略行徑。迨至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一紙雅爾達密約斷送了外蒙；而戰後甫告立國的印度，却企圖承襲英國既得利益，慫恿西藏脫離中國而建立其夢寐以求的「緩衝國」。民國卅八年神州陸沉，外蒙西藏二地區，前者早已淪為俄帝之附庸，後者則被中共以「民族區域自治」之名，陷於血腥煉獄之中。然而世代生於斯土的蒙藏同胞，為維護傳統文化與民族尊嚴，始終不屈不撓，對抗共產極權專政，於今流亡海外蒙藏同胞多達二十餘萬人，他們大都心向自由祖國，寄望我中央政府給予關懷、照顧與支援，而不幸被關進鐵幕遭受迫害的蒙藏同胞，尤遙盼政府伸出援手，去解救他們！

半年來，國內外蒙藏情勢又發生若干變化，首先，處於中、蘇共夾縫中圖存的外蒙古，由於蘇共頭子戈巴契夫宣佈自外蒙古撤出大部份駐軍，中蘇共雙方關係趨於緩和；外蒙古繼蘇聯宣佈自外蒙撤軍後，又宣稱將在兩年內逐步裁軍，同時，派其「外長」訪問中共，其所代表的意義，殊值吾人注意。另一方面，中共控制下的西藏，自從民國四十八年二月拉薩藏胞掀起反共抗暴事件以來，卅年間後續行動，從未間斷。據統計先後多達五十餘次。在達賴喇嘛與中共的談判仍陷僵局時，西藏另一位宗教領袖第十輩班禪額爾德尼却吉堅贊突然於今（七十八）年一月廿八日於後藏日喀則圓寂。兩個月後（三月五日）拉薩市再度爆發大規模的藏胞反共抗暴事件，情勢愈演愈烈。中共「國務院」遂於三月八日零時起在拉薩市實施戒嚴，並調派大批軍隊入藏鎮壓，引起我政府的關切與舉世輿論譴責。據稱此次流血衝突，與激進的「西藏青年會」的介入有所關聯，此舉適與達賴

喇嘛「以與中共進行談判，和平解決西藏問題」之主張大相逕庭。是以，達賴於本年三月十二日在印北達蘭薩拉特別提出警告說：「我反對暴力，如果好戰派獲得支持，（我）只有退出流亡政府一途。」事實證明，中共的「民族區域自治」假象和治藏政策根本不適合藏胞的願望與需要，我們誠懇地向達賴喇嘛提出建議，政府甚盼能協助藏胞的有關事宜，與其作面對面溝通，增進彼此之瞭解。

基於蒙藏情勢的發展，本會正密切注意並不斷的進行研究，一方面增聘學者專家加強專題小組陣容，針對蒙藏民族的歷史、文化作客觀而深入的學術性研究，將研討成果建立專題檔案並編印成書作為施政參考（半年來舉辦的專題討論會參見附表一）；一方面着重蒙藏現況的分析，加強與國內有關大陸研究單位及駐外單位之聯繫，廣泛蒐集蒙藏地區的現況資料，並聘請學者專家進行研究，每週舉辦一次「蒙藏地區敵情研討會」，將研討結論編印為「蒙藏地區敵情週報」，分送有關單位與人士參考。

此外，本會也持續輔導民間蒙藏社團如中華民國蒙古文化協會、漢藏文化協會、財團法人蒙藏學術研究基金會與中國邊政協會等社團出版物或舉辦各項活動，促進個人對蒙藏的認識；如本會與蒙藏學術研究基金會合作舉辦的「蒙藏學術專題講座」，每月公開舉行一次，前往聽講者十分踴躍，足證社會各界對蒙藏情況之關心程度；該基金會設有蒙古研究所與西藏研究所，定期舉行討論會（半年來召開的講座及學術討論會參見附表二、附表三）。去（七十七）年十二月廿四日至今（七十八）年一月十日，蒙古文化協會為配合政府文化建設政策，以宣揚蒙古文化，與臺灣省立博物館合作舉辦「蒙古文物特展」，內容分為蒙古歷史、地理、語言、宗教、衣食住行有樂與藝術等類，以實物、複製品、模型、照片及圖表等方式展出。展覽期間有三萬多人前往參觀，甚受歡迎。本會期另補助中國文化大學舉辦為期三天的「中華民國蒙藏學術會議」，邀請百餘位國內外研究蒙藏的學者專家參加，提報論文廿二篇。又，籌建西藏佛寺的工作，本會仍然持續推動中，現正由星雲大師申請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蒙藏文化中心文教基金會」，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俾依法撥用國有土地動工興建。在團結海內外蒙胞工作上，本會所輔導海外蒙胞成立的「世界蒙胞臺北俱樂部」，除先後設立七個分會——美國新澤西分會、費城分會、洛杉磯

分會、舊金山分會、法國巴黎分會、西德慕尼黑分會、比利時分會外，去（七十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復成立紐約分會，以聯絡及服務旅居紐約地區的蒙胞；尚未設立分會的蒙胞聚居區則遴選服務熱心的海外蒙胞擔任地區聯絡員，正計畫在加拿大蒙特婁及其他地區視需要增設分部，而以設於美東新澤西州的總部為聯絡樞紐，藉以發揮組織功能，增強反共力量。

本會在聯繫海外藏胞的工作上，由於海外藏胞大都聚居在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家，少部份散居於英、法、美、加、瑞士與沙烏地阿拉伯等地，他們均以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受到客觀環境限制，本會乃採直接間接交互運用的方式，一方面與有關機關密切配合，與西藏政教領導人士保持接觸，近年來回國訪問弘法的西藏活佛喇嘛絡繹不絕，以去（七十七）年計就高達一百八十餘人次，國內亦經常保持二十餘位弘法的活佛喇嘛，本會均提供協助，並保持密切聯繫；另一方面則慎選忠貞愛國熱心負責的藏胞，擔任聯絡通訊員，在藏胞聚居地區建立聯繫與服務管道，目前已有三十位聯絡人員；除此之外，由於印度及尼泊爾與我國並無邦交，為了拓展藏事工作的需要，本會將籌備長達兩年的「旅尼藏胞自強基金會」於今年元月廿九日正式在加德滿都成立。希望透過該基金會與尼國朝野建立互動關係，尤其是在文化交流、商務來往、學術探討、農業指導等各項非官方的活動上，增加中尼之間的互信及雙邊實質關係。如此不但在消極上可以減低本會在尼泊爾藏事工作的阻力，在積極上更可進一步開拓未來藏事工作的領域。由本會與尼國政要的交往看來，該基金會已開始發揮了預期之功效。同時又鑑於散居各處的藏胞因為寄人籬下，在精神與物質雙方面每每為人所歧視，本會亦於今年元月中旬輔導印度新德里附近之愛國藏胞組成「新德里康巴同鄉團結會」，寄望透過血濃於水的鄉親感謝及組織力量，達到團結奮鬥、積極進取之目的。本會目前已見到該類組織之成效，所以今後將積極輔導其他藏胞。此外又分別在尼加德滿都及印度的加爾各答設立藏胞聯絡服務中心，以因應日增的需要。

目前旅居印度、尼泊爾等地區藏胞難民營約計五十九處，藏民學校亦多達六十餘所，另有賴以維生的地毯工廠和耕地，大都設備簡陋、資金缺乏，生產工具和技術仍極落後，本會透過社區組織，提供急需的經費，以改善其公共設施、教育硬體需要和生產機具，接受本會資助的廿多處社區與學校，其生活環境、子女教育等都有了明顯的改善。由海外藏胞近年來函件數的急劇增加，就可知道他們感謝政府的心意以及本會拓展藏事工作的成果。在上個會期結束至目前為止，在短短的五個月間，又有尼泊爾的西藏塔蘭佛學院、印度的恰臣和桑涅藏胞組織與喀什米爾和沙烏地阿拉伯

的藏胞社區等，首次與本會聯絡，並提出申請，要求輔導及協助藏胞的學校及社區。惟本會經費有限，救助工作尚待普及，今後自當寬籌經費多加照顧。

今（七十八）年三月十日係西藏反共抗暴三十週年紀念，本會為支援藏胞反抗暴政，特舉辦各系列活動：

一、舉辦「西藏文物特展」：將本會經由多方蒐集的西藏文物，加以分類整理後，於三月六日至十三日與臺灣省立博物館合作展出，展覽文物分宗教類與非宗教類兩大部份，除了莊嚴的金銅佛像、藏文經典、珍貴法器外，尚有難得一見的西藏藥品、傳統服飾、古典器物以及西藏日常用具、器皿等，十分豐富。展出的八天期間吸引了二萬餘人前往參觀，並藉由問卷卡中獲知參觀民眾對此次展覽甚表歡迎，並建議舉行巡迴展覽以增進國人對西藏文化的瞭解，本會正積極籌劃之中，並已決定在下（六）月上旬與臺南市文化中心與當地配合端午節活動辦理「蒙藏文物展覽」四天。

二、舉行藏胞反共抗暴三十週年紀念會暨法會：本會為追荐蒙胞反共抗暴罹難英靈，於三月十日特假臺北市僑光堂舉行紀念會與法會，共計國內藏胞、海外蒙胞代表、藏籍學生、邊疆人士暨各界代表近千人參加，海外藏胞代表及藏胞青年均在會中發表談話，一致譴責中共迫害藏胞暴行，聲援藏胞反共抗暴行動。

三、配合藏胞反共抗暴行動，分別於三月七日與三月十二日舉行座談會及講演會，邀請學者專家及海外藏胞代表五十餘人參加，對西藏抗暴的本質、影響及今後藏情發展作深入探討，增進國人對西藏更深一層的了解。

四、與青年日報合辦「藏胞反共抗暴三十週年紀念」徵文比賽，自眾多參賽作品中評選出前三名優良作品，於今年藏胞反共抗暴三十週年紀念會中公開發獎表揚，並將作品刊載於第十三期「蒙藏之友」中，激起國人積極支援藏胞英勇抗暴的行動。

今（七十八）年四月廿六日係中樞致祭成陵大典之期，總統特派化鵬代表主祭，並邀約國民大會、五院、各部會代表、蒙藏在臺政教領導人士及在臺邊疆學術社團負責人等陪祭，全體在臺蒙胞及海外蒙胞代表多人與祭，典禮莊嚴隆重，充分顯示對一代偉人的尊崇。

本會對於在臺蒙藏同胞的聯繫，除着重於蒙藏紀念日的舉行與輔導，並舉辦蒙藏人士座談會與聯誼活動，以增進在臺蒙藏同胞的團結。對於老弱貧苦缺乏謀生能力的蒙藏同胞，按月發給生活補助費；對於疾病傷殘無力就醫者，則另依情況發給特別濟助金。

政府各項蒙藏政策的推行，其實施成效如何，除政策擬訂的完善外，

端賴人才的配合與執行，是故，蒙藏青年幹部的培植是為現階段推展蒙藏工作的重要任務。本會陸續將已建立的各系列輔導措施逐步推動，同時輔導在臺蒙藏青年升學就業，對成績優良的蒙藏學生核發獎學金、助學金，鼓勵其勤學努力，再創佳績；輔導蒙藏大專畢業青年參加公費留學考試、出國進修。以及輔導在臺蒙藏人士所設立的「蒙文進修班」與「藏文進修班」，鼓勵在臺蒙藏青年學習其本族語文；此外，另設立蒙藏語文獎學金，獎勵一般大專學生學習蒙藏語文，本學年度業已頒發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及社會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及國文研究所等學生共計十三名，希望能在學術界廣為培植蒙藏語文人才。

培植海外蒙藏青年幹部方面，在上（八十二）會期，貴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全體委員會時，化鵬已將本會針對海外蒙藏青年特性所採取的短程、中程、長程三種工作目標詳細報告，本會期本會已根據計畫採取訓練與教育同時並進的方式，積極辦理：

一、舉辦海外藏胞青年職技訓練：分梯次接運海外藏胞青年，回國接受為期三至六個月的職業技能訓練，先後舉辦過烹飪、縫紉、美容、理燙髮、汽車駕駛保養、電腦、美工、水電修理等項目，自第十三梯次起按在班訓練與建教合作兩個階段實施，至本會期止，共計一六九人次參加。採取建教合作方式實施在職訓練的構想已在四月中旬約集有關單位舉行座談會，並已獲致協議，正由本會擬定作業計畫辦理中，俾受訓學員既能學得謀生能力，亦可藉工作中所得報酬作為創業資本。

二、接運海外高中畢業蒙藏青年回國升學，現已有十人提出申請，正辦理入境手續中。同時甄選相當程度的十名藏籍青年，回國施以為期一年的國語文及管理一般課程訓練，首屆學員將於六月底完成訓練，並於結訓後立即遣返原僑居地擔任社區聯絡與服務工作。

三、與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合作舉辦「大專青年蒙藏文化研習會」，自二月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為期八天，共計國內各大專院校學生（包括蒙藏學生）四十餘人參加，研習內容以課程研討配合文物展覽、影片欣賞、草原活動與參觀拜會等，增進蒙藏與一般大專學生認識我國蒙藏文化。

四、輔導「西藏兒童之家」藏童的教養工作，協調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自印度、尼泊爾地區接運適齡藏童回國教養。目前就養於「西藏兒童之家」的藏童共九十人（含升入高中十三人），近期內將再接運七位藏童回國，本會計畫經常保持一〇〇名的額度，在國內開始正統之國民教育。除此之外，本會另協調救總成立「蒙藏學苑」，以為自「西藏兒童之家」之學童升入高中以上各校後的課業與生活輔導之處所。

目前並有為數約廿萬的蒙藏同胞僑居海外，加強政策宣導，亦為本會持續辦理的重要工作，除選擇優良刊物如光華雜誌、勝利之光等定期郵寄旅居海外蒙藏同胞閱讀，以增進對祖國的了解，並將「蒙藏之友」雙月刊加強編輯陣容，擴大篇幅，充實內容，深入淺出的介紹蒙藏生活習俗、歷史文化及蒙藏同胞現況，本（十三）期擴編為「西藏抗暴卅週年專輯」，以漢、蒙、藏、英四種文字廣為發行，寄送海外蒙藏同胞與社團，增進聯繫宣導效果。至於對大陸蒙藏地區方面，則約聘專家擔任本會心戰委員，以當前文經政治實況為主題，定期撰寫心戰文稿，譯成蒙藏語文，透過中央廣播電臺，實施以蒙藏語向大陸蒙藏地區播出，並隨時摘譯政府重要文告為蒙藏文，寄發海外蒙藏同胞閱讀。

李總統登輝先生曾經指示：「我們一切努力的目標，在以堅決的反共立場和行動，求取中國的統一富強與全體中國人的自由幸福。為達成此一目標，我們在精神上要有擁抱全中國的胸懷，反對偏狹的地域觀念與任何分離意識。我們必須團結一心，同為反共救國大業而奮鬥。」懷於此一昭示，遵循中央政策與施政方針，結合蒙藏地區現況，配合大陸工作的整體運作與推進，積極聯繫海內外蒙藏同胞，促進國族團結，共同致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

天安門大屠殺的歷史意義

壯懷

馬克斯在共產黨宣言裏曾說：一個共產主義幽靈正在歐洲徘徊。自從二十世紀初期，這個幽靈竄入了亞洲，首當其衝的我們中華民族和國家，遭受了它所帶來的殘酷毒害。它破壞了我們的固有文化、摧殘了我們的倫理道德。它主張階級鬥爭，破壞了我們民族的親和關係。它主張工人——凡是共產黨員皆無祖國，而承認唯有化身為第三國際的蘇俄帝國主義，纔是自己的祖國，真是認賊作父，荒謬絕倫。一般淺見之徒，總以該項思想新奇、趨之若鶩，其實共產主義思想，早經 國父指出，不合中國需要，也不能實行於中國。可是自民國三十八年共產黨倚恃外力，奪取政權以來，橫行霸道，視人命如草芥，一反其在反政府期間，「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甜言蜜語，而竟對廣大農村中的無辜農工商與各界人士，實行清算鬥爭，肆行殺戮，手段之殘忍毒辣，為中外所共知，雖然如此，仍有一部分人士認為是乃一時之過渡時期的手段，而非共產黨之本質。但三、四十年以來，舉凡共黨之所為，無一不與中國文化相背馳，無一不與倫理道德、科學法則相刺繆，舉凡所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土法煉鋼，大躍進，以及慘絕人寰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無一不是對人民敲骨剝髓。

毛匪死後，曾在文革中慘遭清算鬥爭之各幫各派匪酋，在一次大陰謀行動中，逮捕了驀張跋扈的四人幫，大家總以為把這些殺人不眨眼的匪徒們，拘禁起來，便算從此天下太平了。其實他們的一上一下，並不是真正給人民謀幸福，而是為了自己幫派的利益。很明顯地，接替四人幫棒子的華國鋒、鄧小平之輩，上台後各有一套欺騙人民的技巧，然隱藏在其內心深處者，則仍為共黨窮兇極惡肆意殺戮之故技。

中共的教育落後、經濟凋敝，多年以來世人皆知，亦為鄧小平所公開承認。但對於政治建設方面的民主、自由，以及對人權的尊重則一字不提，他們這一夥人對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尊重，不僅毫不關心，而且極力加以蹂躪。關於此點，在去歲和今年西藏同胞多次爭取民主自由的行動，均遭中共的武力鎮壓一事，即可見其端倪。

今年五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經濟學院、中央民族學院、航空航大、電影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院以及南京大學等很多大學院校的學生，首先為了悼念一位對學生處境稍表同情的胡耀邦，在集會中要求鄧小平、李鵬等人，對其生前意見予以重視，從而揭發共黨當前在政治上之貪污腐敗、為圖專制獨裁，拒不實行民主政治。該項請願遊行，為求共黨政權之回響，數千名男女學生，在炎熱氣溫中

，集體絕食達一週以上，因身體不支而昏厥入院者，達數百人之多，其動機之純粹與愛國情緒之高昂，以及集數十萬群眾，心手相連，秩序井然之空前鉅大遊行，實為歷史上所僅見。而鄧小平、李鵬等人對民衆的此項要求竟視若無睹，毫無反應。其間數度派遣大批軍隊，大批坦克，企圖進入天安門廣場，從事鎮壓，但均為學生群眾所阻，未能達逞。

在遊行示威群眾與共黨軍隊長期對峙之際，共黨軍隊忽於六月四日晨，在大隊坦克掩護下，猛烈地用機槍掃射，併用坦克輾過屍體，當之者，逃生無路，悉成肉餅。死傷之多。雖希特勒納粹的恐怖殘暴，亦瞠乎其後，不敢專美於前。中國自昔有文明古國之稱，諸如此種兇暴殘忍勝於野獸之匪類，豈復得以人類視之？

曠觀世界各國，凡稍具國際地位者，無不在其憲法中明訂其人民的固有權利，其個人所應享有之自由，無論何人均不能而剝奪侵犯之。現在中國共黨政權，違悖時代潮流和人民願望，竟妄稱什麼無產階級獨裁，其專制程度之嚴酷，更勝於昔日專制皇帝百倍，如此而尚靦顏自稱為「人民」「共和國」，不知其「人民」在其「國」中，尚有何權利與地位？

六月四日鄧小平等一夥民賊，對於數十萬手無寸鐵的大學生，竟用人類所不敢、不耻的殘酷手段，作出了集體血腥屠殺的暴行，共匪雖嚴密封鎖了一切新聞媒體的報導，但僅就電視上僅存的畫面影像而論，也可說是慘絕人寰的血腥屠殺了。慘案發生之後，共匪雖力圖掩飾，只說「解放軍」死了五千人，而對於學生民衆之慘重傷亡，竟隻字不提，而鄧小平、李鵬等，始終以「反革命動亂」一句話，掩飾其罪行，欺騙天下人的耳目，這種愚蠢的罪惡醜行，實在是欲蓋彌彰，已為全世界主張正義國家和人士所共棄了！

我們試看看各校學生在遊行中所提出的要求，無非是自由、民主、民權，鄧小平、李鵬下台，打倒獨裁貪污等極為簡單的主張，聽他和她們所唱的，乃是共產黨所常唱的國際歌，因此可以藉以瞭解：學生們所愛戴的乃是共黨中較為溫和的一派。男女學生中還有不少共產黨員，以具有共產黨員身分的人，來要求共產黨作體制上的改革，這可以說是非常正確的要求，縱然免不了稍有些派系之爭的痕迹，但民主自由等主張，確是合乎大多數民衆的要求，所以要說這次運動是學運固無不可，但若說這是一場學運兼民運，亦頗為適當，因為從被通緝者的名單中，也有很多竟是工人

領袖。再從示威者的年齡來看，這些學生們絕大多數，均為二十歲上下的熱血青年，思想單純，愛國心切，他或她們忍饑挨餓，餐風露宿，所希冀者，唯有盼望全民皆能在民主自由下生活而已，現在倖得逃免屠殺，但又處於軍警可以格殺勿論的危險境地，試想這會是怎樣一種無法無天的環境。

共產黨還能順應民意改革麼？連方勵之也沒有看清楚！他們夫婦若早已看清，便應早已脫逃國外了！英美等民主國家的政府和所謂專家學者們，對中共的本質也未看清，他們大都是在普通人性的觀點上，來分析研究，但始終沒有把共產黨看做一種特殊人類看待，所以利用來，播弄去，總是無法掌握它的動向氣息，想要利用你時，顯得柔順，要和你反目時，那就是不合他的需要時，便立刻變的瘋狂，其實這並不是它如何善變，而是共產主義的黨，規定他要這樣變。共產黨吸收黨員時，一定告訴他或她們，黨是如何如何正確，不可違反，也會告訴他或她們，敵人是如何如何兇殘，但是却忘記告訴他或她們，黨即傳從根腐爛，也不可加以斧斤。現在就是當黨員發現黨已從根腐爛，須立刻加以砍伐，以免影響環境時，它却極力拒斥，總以為自己是乾淨無疵的，既拒絕砍伐，也拒絕醫藥，祇有等待腐朽死亡了。今日的鄧、李一夥，大致就是這樣。學生民衆與工人，總以為聊加斧斤，總比放任腐爛為宜，不期虎頭蜂與白蟻四散害人，竟釀成了大災。

現在毒汁四溢，蜂蟻亂飛，應該是心存觀望的人們，群起而攻之的時候了。不然群蝗滿天，不獨禾稼將盡，即人類亦將無可賴以生存了。

我們看中共在天安門的這場殺戮，似乎已喚醒了許多在迷途、在夢境中的有為之士，他們已紛紛起義脫離共黨羈絆，群起投奔自由，相信當自由的種子佈滿全世界的時候，當民主自由的歌聲響遍大陸的各角落時，北平、上海、成都、長沙、蘭州等等無數的自由花朵，皆會一起開放。

請看，共產黨的喪鐘已由它自己敲響，讓我們悼念在天安門殉難烈士的英靈不散。

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中共向以學運工運起家，統治大陸四十年後，不但大陸各地學生要求民主自由，就連工廠工人、新聞從業人員甚至武裝軍人，都公開參與，聲援學生要求民主自由。六四血案後世界各國無不同聲譴責，中共的駐外人員也紛紛唾棄中共，投奔自由。可見中共已盡失民心。我們堅信大陸上民主自由的火苗，不會因天安門血案而熄滅；中共的獨裁暴政權，會因天安門血案而提前崩潰。

智慧藏

國父遺教

——簡單的分別，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用中國的政治歷史來證明，中國人說，王道是順乎自然。換一句話說，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團體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團體，便是國家。——

——我們鑑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要提倡民族主義，必要先把這種主義完全了解，然後才能發揚光大，去救國家。——

——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的地位在此時最為危險，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支援大陸民主運動

——暨「蒙藏邊疆社團支援大陸民主運動聲討中共暴行大會」紀實

徐曉寧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全世界為之震驚的日子，也是全中國為之悲憤的日子。在這一天，中共罔顧人性、道義，竟然下令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上和平靜坐、要求民主的學生。原來該是對付敵人的坦克、槍礮，竟然用來對付大陸上這些純潔熱情的學生，而他們要求的僅僅是人類與生該俱有的民主與自由。難以令人相信的是，中共用機槍掃射學生、用坦克輾壓群眾，一幅幅血腥屠殺的畫面透過世界各國大眾傳播媒體傳送到全世界各個角落，激起世界各國領袖譴責，以及全世界中國人的示威抗議，中共不僅我行我素，其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竟然聲稱不怕輿論制裁，還譏諷世界各國領袖目光短淺，並且公開宣稱學生僅死亡廿三人、民眾死傷三百人……，以這種公然的宣傳謊言，試圖抹煞這次血腥鎮壓的真實情況。隨後幾天，更是令人毛骨聳然，中共為了掃蕩民主運動的火種，出動軍警大肆搜捕學生與民眾，聲稱他們是「反革命份子」、「暴亂份子」，這種「白色恐怖」籠罩在全中國，企圖以這種恐怖壓制要求自由民主的人民。四十年的統治、十年的經濟改革，可以在這一次北京大屠殺中拭亮世人的眼，共產黨仍是共產黨，披上經改、開放的外衣，他的骨子裡仍是極權專制，歷史會記載這次的天安門慘變，也會賦予這次鎮壓的主使人——鄧小平、李鵬、楊尚昆應有的審判，這些年青人的鮮血絕不會白流的。

在這次的學生爭民主運動中，有不少邊疆族籍的學生參與，我們在中共公安部發出廿一位學運領袖的「通緝令」中，有兩位即是邊疆學生，中共所發出的通緝資料是：

- (1) 吾爾開希（原名：吳爾凱西）男，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七日生，維吾爾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寧縣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八八級學生。
 - (2) 王正雲 男，苦聰族，一九六八年十月生，家住雲南省紅河州金平縣勐拉區南柯鄉聯防村，中央民族學院學生。
- 中共正出動軍警抓人，我們由衷祈禱這些學生能安全躲過中共的魔爪，保重啊！學生們！

為了聲援這一次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在台灣疆人士亦不落人後，包括中國邊政協會在內的九個邊疆社團於七十八（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一日下午三時，於台北市愛國西路十六號「自由之家」召開

「蒙藏暨邊疆社團支援大陸民主運動聲討中共暴行大會」由蒙古同鄉會、西藏佛節紀念會、新疆同鄉會、中國邊政協會、蒙古各盟旗聯合駐京辦事處、蒙古文化協會、中華漢藏文化協會、蒙藏學術研究基金會、蒙藏學生聯誼會等八個邊疆社團主辦。二百餘位邊疆人士出席，蒙藏委員會吳化鵬委員長及委員兼主任秘書陳孝賢先生以蒙古人的身分列席參加，大會主席為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立法委員許占魁先生首先致詞，他表示，這次我們旅台的蒙藏暨邊疆社團聯合召開大會，除對大陸同胞爭民主、爭自由的運動致以最高的敬意、最深的關切與最大的支援外，更嚴詞譴責中共血腥屠殺的罪行。他強調，中共四十年來一直把中國當成共產主義的試驗場及政治鬥爭的犧牲品，以所謂的「四個堅持」否決人民對自由民主的渴望，以恐怖鎮壓扼止前仆後繼的反共怒潮。二個月以來大陸學生在北平天安門廣場發動的爭民主、爭自由運動，早已形成大陸全面性且不可抗拒的風潮；而中共當局不僅拒絕絕廣大學生和民眾和平理性的訴求，甚且不顧全世界輿論人道的一致呼籲，展開漫無人性的血腥屠殺，造成上萬同胞的慘重傷亡，激起海內外全體中國人的同仇敵愾，我們蒙藏邊疆的鄉親們更應齊心協力，支援大陸同胞繼續爭取自由民主，為建立一個新中國而奮鬥到底。

大會也邀請「六四天安門慘案」的目擊者，台灣電視公司的記者劉忠繼先生蒞臨大會發表演說，劉忠繼先生是台視公司派遣赴天安門採訪學運消息的記者，中共下令軍隊血腥鎮壓時，劉忠繼先生親眼目睹，他以其專業素養、親身經歷與訪問所得，依時間先後在大會中詳述慘案發生的經過，他對中共軍隊不守承諾，未等學生撤離即逕自屠殺學生尤其加以譴責，他還說，中共軍隊曾對廣場學生表示，撤退學生可循環場的東南角離開，包圍軍隊將開一個口讓學生自由離去，豈知，學生經過這個角落時，被預先佈滿的武裝公安警察不分男女老少以鐵棍猛力襲擊下，學生均被擊斃或擊傷，中視記者徐宗慈就是在此受傷的，令與會者聞之氣憤填膺。他還說，這個中共政權事後還企圖封鎖消息，撤下瞞天大謊，他們這群新聞工作人員就是在中共的命令下，離開中國大陸返回台灣的，但是他願以他的親身採訪經歷作為歷史的見證人。

隨後，蒙古同鄉會理事長，立法委員德古來先生代表蒙古同鄉、新疆同鄉會理事長馬恕基先生代表新疆同鄉都先後致詞，以沉痛而哀傷的心情

追悼大陸上為爭取民主自由而流血犧牲的同胞，對於以肉身抵擋槍彈與坦克的同胞，更是令人敬佩而感動，他們也都表示，經歷過中共的六四大屠殺，更讓我們真正體會到，能在復興基地——台灣享受民主的制度與呼吸自由的空氣，更值得我們珍惜，期待共產政權早日覆亡，讓悲慘的中國人脫離苦難。

旅居尼泊爾的西藏活佛噶爾仁波切也到了會場，他用藏語發表了簡短的談話，再由大會工作人員翻譯為漢語，他以一位藏籍宗教人士的身分，為六月四日慘死在中共槍礮下的大陸同胞祈求，願暴政必亡。葛爾仁波切也強調，在天安門民主運動發生之前，西藏同胞也曾多次為爭自由、爭人權而群起抗暴，雖然很不幸地一次次都被中共所鎮壓，但是他相信人類追求自由、民主與幸福的天性，絕不是任何違反人性的制度能長久桎梏的，西藏人民及大陸各地同胞要求民主與自由的呼聲，將形成一股澎湃的怒潮，席捲大陸各地。他呼籲任何一個有良知、有血性的人，都應該放棄對中共政權的最後一線期望，作為大陸同胞爭自由、爭民主、爭生存的后盾，相信這股力量將是推翻共產暴政的原動力。

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所長唐屹教授也在大會上支持大陸學生的民主運動，唐屹所長強調中共開倒車的壓制民主運動，證明共產制度必然會被時代所淘汰。他同時認為學生被屠殺是極其令人痛心，而鎮壓軍隊中的士兵也值得同情，這些軍隊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為服從「軍令」執行屠殺令的，對於報載執行血腥屠殺的中共廿七軍為蒙古兵組成，唐屹所長不以為然，他認為在中共現行體制下，廿七軍不可能完全由蒙古兵組成，而與論界發布未經證實的消息值得商榷，可能會引起不良後果。他特別嚴詞譴責報載少部分大學學生在聲援場合中高唱共黨「國際歌」的行為，認為這一部分學生十分無知，完全不解「國際歌」所代表的意義，他也呼籲輿論界予以公開譴責，制止這種行為。

蒙古籍的女同學金玉瑩則代表蒙藏學生講話，她說，大家都知道，青年學生是國家未來的棟樑，社會的中堅，是民族未來的希望。在海峽彼岸，與我們有相同年紀、相同血液的學生，掀起舉世矚目的和平示威活動，激起許多人的共鳴，不料蠻橫的中共政權竟然罔顧民意，不僅宣布戒嚴，更甚而以軍隊屠殺學生與民衆，使天安門廣場死傷遍野、血流成河，令人不忍卒睹。誠如大陸學生在遭到鎮壓時所說的：「我們會再回來！」我們一定會再回來，讓民主自由的種子遍撒人心，不達目的絕不罷休。

大會最後討論通過「大會宣言」，全文如下：

「中共一手造成的『六四』天安門廣場慘痛事件，喚醒了有良心有血

性的中國人，更令舉世愛好自由和平的人士為之震驚，此一驚天地、泣鬼神悲壯而慘烈的民主運動，實具有千秋萬世永不泯滅的歷史意義。

中共竊據大陸歷四十年，帶給全中國無窮的災難和禍亂，於今特權充斥，官倒橫行，貪污腐敗，民不聊生，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職工群眾，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為了爭取起碼的自由人權，他們訴諸以和平理性的態度，採取絕食、靜坐、示威的抗議行動，期望冥頑執迷的共魯，能夠幡然覺悟，改弦易轍，進行民主改革，詎料中共翻臉無情，竟以坦克大砲，對待血肉之軀，使手無寸鐵的青年，變成冤魂野鬼。他（她）們義無反顧的肝腦塗地，用鮮血建造起新中國的精神長城。由於他（她）們的犧牲，暴露了中共邪惡本質和猙獰面貌，打破了愚昧受騙的人們嚮往「共產主義天堂」的幻覺跟迷夢，更掀起聲勢壯闊沛然莫之能禦的爭民主、爭自由、反共產、反暴政的洪流，把海峽兩岸血濃於水的民族情誼，緊密地滙合在一起，朝向同一目標，勇往邁進！

今天，我蒙藏暨邊疆各社團人士，懷著無比沉痛與憤慨的心情在此集會，除了對那無數為爭取民主自由而殉難的英靈表示哀悼，並嚴正譴責對中共殘暴行徑外，全國各族同胞，應懷於血肉相連，同舟一命之義，攜手並肩，團結一致，誓言為大陸民主運動的后盾，確信祇有在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之下，共同奮鬥，徹底推翻中共偽政權，才能獲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我們要鄭重宣告：

——我們絕不讓捐軀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志士們的鮮血白流，誓以具體的支援行動，踵武前驅，繼續戰鬥，一定血債血還，光復神州。——中共黨徒，詭譎善變，居心叵測，輕諾寡信，我們絕不為其一時的笑臉所愚惑，而放鬆警覺，心存幻想，必須堅定反共必勝的決心和信念，不達目的，絕不止。

——民主自由是時代的潮流，更是我們一貫追求的目標，茲特呼籲全國各族同胞：無分畛域、宗教信仰、職業和政治派別，都應該捐棄成見，公忠體國，珍惜既有的成就，創造美好的未來。我們要以更開闊的胸襟，實現最健全的民主和自由制度，以完美無缺的台灣經驗和模式，推向大陸，讓全中國人民都能重見天日，和我們共享勝利成功的果實。

大會宣言在與會人員熱烈鼓掌中通過，會議圓滿閉幕。

周昆田先生行狀

周昆田先生字彥龍，民前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農曆十一月十二日）生，安徽省合肥縣人。世居邑之南鄉，耕讀相傳。其父海嶽公字步仙，初學舉子業，祠棄之，寧靜澹泊，不求聞達。母丁太夫人，性仁慈，以勤樸教子。

先生之求學也，六歲入塾就讀，旋因病而綴，九歲復學至十七歲。讀畢四書、詩書易、左氏春秋，對史記、唐宋詩、古文辭、綱鑑、王陽明傳習錄等，亦經擇閱，其國學之根柢，蓋值於此時。

迨民國十年秋，乃入縣城第二高等小學，學業成績特優，一年畢業，隨即考進第六師範，六年畢業。十七年秋，先生負笈上海，就讀私立上海法政大學。次年轉胡適之先生為校長之中國公學大學部，繳費較昂，負擔過重。適本黨元老吳稚暉、李石曾先生等創辦國立勞動大學於江灣，完全公費，遂自願降低一學年應考其社會科學院經濟系。惟勞大始則慘淡經營，繼則危機內伏，嗣經教育部整頓平息，方慶安心向學。不意九一八事變之後，滬上突發一二八戰爭，校址毀於兵燹，賃屋上課，教育部即將其僅餘之院系歸併，原勞大經濟系歸併中央大學商學院，二十二夏畢業，獲學士學位。

又自三十一年至五十四年，先生曾先後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班二十六期，黨政高級訓練班二期，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十七期受訓，復參加戰地政務研究會第五期研究，再調國防研究院第七期受訓。在上列受訓期間內，國家面臨各別之情勢，黨政處在各個之階段，而先生以高級人員得親聆總裁訓示及黨國先進之鴻論，對於革命哲學及軍事政治經濟文教等，皆能多有領悟，知識之領域益廣。

先生於二十二年夏大學畢業，暫回本籍在省立第六女子中學執教。二十四年春夏之際，貴州省政府主席吳忠信禮聘先生，徵召鄉邦青年才俊，長於寫作者，分掌幕府事。先生應召，吳主席延攬為機要秘書，由是受知吳氏，隨從左右。翌年，吳主席調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隨之任簡任秘書，甚見信任，緣先生雖研習經濟，而長於文史，現既有機會與邊疆事宜發生直接接觸，因感覺邊疆問題與國家民族關係密切，不僅屬一政治問題，且係一學術問題，於是立下從事邊疆行政之決心，並致力於邊疆問題之探討。

二十八年秋，西藏第十四輩達賴喇嘛轉世坐床，吳委員長奉派赴拉薩

，經由印度前往，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其事。事先成立蒙藏委員長行轅，先生兼秘書暨第三組組長，隨昭入藏，長途跋涉，備歷險阻，簿書鞅掌，不遑啓處。翌年夏，公畢返渝。西藏自民元以還，形同脫羈之馬，英印虎視眈眈於其側，處心積慮，威脅利誘，故使我對藏關係搖搖欲墜。吳氏此行，既主持其政教最高領袖坐床大典，且設立中央駐藏辦事處，恢復對藏主權，改善對藏關係，功在國家。此固係吳氏之光榮，而先生努力以從，亦與有榮也已。

三十一年八月，經發起組織中國邊政學會，發行邊政公論月刊，先生並兼主編，以研究邊疆政策及邊疆問題，其言論頗具權威。同年十月，隨同西北考察團團長吳忠信先生為該團秘書，赴甘肅、寧夏、青海，多方協調，謀求團結、安定，支援抗戰建國。翌年夏，吳委員長為積極推動工作計，昇先生以重任，晉升為蒙藏委員會委員。其秋，總裁偕夫人蒞西北巡視，吳委員長同行，先生亦得從往，遍歷甘青寧陝等省，收穫甚豐，並隨蔣夫人一行至新疆，見多識廣。

三十三年八月，吳忠信先生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先生被任為省府委員兼省黨部委員，就職後並兼新疆日報社長。新疆遙懸塞外，環境特殊，自二十二年盛世才主政，探親蘇政策，俄人侵邊凶鋒，為害全省。迨吳氏抵迪化之初，蘇俄即發動伊犁叛變，以阻撓中央政策之推行。從吳氏而分勞如先生者，其殫精竭慮，可以想見矣。

三十五年夏，因以和平方式解決伊犁變亂，新疆省政府改組，吳主席辭職東還，先生代辦移交後逕回首都，未幾，復任蒙藏委員會委員，至三十七年秋，遞補為副委員長。

三十八年初，政府南遷廣州，同年八月，西北形勢逆轉，岌岌可危，是時，先生奉行政院閣院長之命，赴新疆公幹，達成任務，而歸路已斷絕，乃與中央在新不屈之軍政人員，取道南疆，越帕米爾高原東還，臨危受命，冒險犯難，壯矣哉！先生於十一月二十四日來臺，適值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甫調，中央遂以先生繼任。

三十九年三月，內閣改組，五月十六日，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卸任，改任行政院顧問。至四十年，復被聘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四十三年，轉為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對於邊疆各項方案及其問題之研究，不遺餘力，貢獻良多。

先生於四十九年二月，奉派為中央紀律委員會委員，明年二月，復奉派為紀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六十一年六月，轉任考核紀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迨至六十五年以屆古稀之年，申請退休。但仍繼續寫作，自強不息，退而不休。

再者，先生於六十五年十一月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際，榮膺中央評議委員。復於第十二次及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先後經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及李總統登輝先生提名繼續榮膺中央評議委員。於是，先生除現任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外，並為中央評議委員，復受聘為蒙藏委員會榮譽顧問。

又自四十九年至六十四年，歷任國家建設計劃委員會計劃委員；國防研究院講座兼政治研究所所長，首席講座；中國文化學院民族學與邊疆問題研究所所長，民族與華僑研究所兼任教授。五十八年任國立政治大學邊政研究所兼任教授，代所長等職，共歷十年，至六十八年九月辭卸，所在有聲，卓著成績。

先生之著述甚夥，而以關於邊疆者為多，其主要者有邊務論集、中國邊疆民族簡史、邊疆政策概述、三民主義的邊疆政策、邊政總論等專著。另有論文多篇分載邊政公論、中國邊政季刊、中外雜誌及東方雜誌之中，對邊疆政策的闡述，尤為先生在邊疆研究上創始之作。

先生體質雖弱並有高血压，但平日賴夫人悉心調理飲食，照顧起居，再加上本人之珍攝，健康情況尚可。但近四年來，先生體力日益衰退，並跌斷腿骨，先時以為骨骼鬆軟，輾轉求醫，勤做復健。直至七十六年十一月，經仁愛醫院診斷為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為醫界罕見之病例，初則四肢無力，終至言語、吞嚥困難。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病情突轉惡化，呼吸困難，雖經醫護人員全力急救，奈何年歲已高，心肺衰竭，醫藥罔效，於三月二十五日（農曆二月十八日）下午四時四十三分與世長辭，享年八十有四，噩耗傳出，聞者莫不痛悼。

夫人安曙雲女士，天津市人，於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與先生在廬化成婚，勤儉持家，相夫教子，鄰里稱道，育有一子二女，長子祖康，媳溫文慧旅居美國，長女智林，隨夫婿魯烏里定居德國。次女慧林任職臺北市議會，夫婿任德厚係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後起有人，先生可以無憾，謹述素行，以伸哀悼。

周昆田先生治喪委員會 謹述

國父遺教

余之從事革命，建主義以為標的，定方略以為歷程，集畢生之精力以赴之，百折不撓。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憲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黨；求此主義之實現，必先破壞而後有建設，於是有起義黨。

——僅此次解職，即願為一人民事業之發起人。蓋吾人為自由民，而自由民之事業甚多。且吾國困頓於專制政體之下，人格之喪失已久，從而規復之，需力絕鉅，為時亦必多。僕不敏，請担任之。同時有一語奉告諸君，則諸君如欲得完全自由，非退為人民不可。當求退為人民，而在職為軍人或官吏時，則非犧牲自由，絕對服從紀律不可。在盡力革命諸君，必且致問曰：「吾輩以血淚購得之自由，軍人胡乃不得享受之？」須知軍人之數少，人民之數多；吾輩服務之時短，為普通人民之時長。朝作總統，夕可解職；朝為軍長，夕可歸田。完全自由，吾輩自可隨時享之。故人民之自由，即不當軍人之自由，此語最須牢記；惟在服務期間，則不可與普通人民一律，此其異點耳。——

佛教在蒙古社會的傳播與影響

哈勘楚倫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專任教授)

壹、前言

元太祖成吉思汗(一二〇六—一二二七)深沈大略，用兵如神，攻城略地，勢如破竹，曾滅四十國(註一)，自興起於北亞不久即建立了蒙古帝國，由於國土過於龐大，且古代交通只以驛站不甚方便，因而立四大汗國分別治理北亞，以便繼續發展。大可汗崩殂之際，破例指定第三位太子窩闊台(一二一九—一二四一)繼承汗位，此即太宗。太宗崩殂後，依往例由大庫利爾台會議選舉太宗之太子貴由(一二四六—一二四八)為可汗繼承人，此即定宗，定宗即位僅三年崩殂，憲宗蒙哥繼位。後來自憲宗蒙哥(一二五〇—一二五九)開始可汗繼承人由成吉思汗第四公子睿宗拖雪之後裔來繼承汗位，例如憲宗崩殂後，由御弟忽必烈(一二六〇—一二九四)繼承為可汗即元世祖。他於一二七一年入境隨俗改國號為「元亨利貞」的「元」，中國二十五史即有元史。此外四大汗國之一，伊兒汗國(今之伊朗及伊拉克)創始人，旭烈兀汗也為睿宗拖雷之子。可見蒙古因受中原天子傳承影響，元朝諸可汗為繼承制而原民主形式的選舉可汗之大庫里爾台(YEH HÜRÜLTEI)遂成為一個普通的諮詢單位。

前面所述的諸可汗中，太祖成吉思汗信奉年代上最為古老的薩滿教(Shamanism)。此教係以西伯利亞為中心，向外發展的原始宗教，在成吉思汗時代的教主名窩闊出、帖卜騰格里(HÖHECHÜ-TEB TENGRI)(註四)。邇後太宗窩闊台汗亦信奉之，他征金朝時曾患疾，有請「BOÖ」(巫師)治病之記載(註五)。

自太祖成吉思汗到元世祖忽必烈汗，完全統一了中國本部及其周邊各國與今之雲南省(大理國)、朝鮮。至於今天的台灣及澎湖等島嶼，也在元世祖至正十八年間劃入了中國版圖(註二)，結束自唐朝中末年以來數百年間，各王朝林立、民族紛爭與血戰連年的局勢，使中國版圖上的各民族與人民得以安居樂業，發展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在宗教方面，大元蒙古採行正如成吉思汗大雅薩法典(Ononai Yasa-jasag)第十一條所規定的：「各宗教一視同仁，一律平等，執政者對宗教不得有厚此薄彼之偏袒行為與態度(註三)」。

自從蒙古帝國初期到元朝末年，起源於東方的三大宗教——佛教、(猶言釋教)、基督教、(猶言耶教)、伊斯蘭教、(猶言穆教)，以其為首的各種宗教，登峰造極地發展於蒙元版圖上，未受任何限制，可稱之為宗教信仰極為自由的一個朝代。「例如：羅馬教皇，伊諾仙蒂第四(Innocent IV)之特使卡皮尼(Piano Carpini)於一二四六年東來蒙古帝國首都喀喇和林(Hara Heren)，恰好遇到可汗選舉，及定宗貴由汗即位盛典。又在憲宗蒙哥汗時期法蘭西國王，路易第九(Louis IX)，亦曾於一二五三年派特使威廉姆(William of Rubruck)東來喀喇和林，有謁見憲宗等記載，今見於這兩位特使赴蒙任務(The Mongol Mission)一書的引言裡言：「喀喇和林，是人種的集聚地方，也是宗教的集合之地，唯蒙古可汗多信奉薩滿教」(註六)。又言：「睿宗拖雷之皇后蘇爾哈克塔尼(Surtagan)伯吉，憲宗、世祖及旭烈兀(於伊兒汗國之可汗)之生母，信奉耶教之一支系景教(Nestorian)。旭烈兀之皇后，桃格斯(Togos)可敦，阿爾米尼亞的學者所著之傳記中，將她記如第二位聖母海倫娜(St. Helena)(註七)。」值得一提的是聖職人員不得參與政治活動，因此，時至今日，依雅薩大法典精神，蒙古各地佛教寺廟中，沒有「少林寺」之類的「喇嘛廟」，更沒有僧徒多精武藝之「少林派」文化，此係政教不合的一大特色。

貳、忽必烈汗皈依佛教之主要原由暨邇後王室信奉之狀況

元世祖忽必烈汗在位時即希望有個比薩滿教教義較精深的宗教，以代替原有的薩滿教信仰而自各種宗教中即前面所述的三大宗教中選擇信奉了創始於十一世紀的土番薩迦派(Sag-Kya-Pa)的佛教，並奉土番高僧八思巴(意為聖童)為國師，於至元六年(西元一二六九年)更晉升八思巴(Pags-Pa)為大寶法王(註八)。

國內外學術界的蒙古學學者對元世祖之信奉佛教並將八思巴奉為國師之事，各依歷史的、文化的等面向分析與論述，屢見不鮮。筆者生長於佛教家庭，謹依蒙古民間所聞，提出以下三種管見，撮述如后：

(A)薩迦派佛教的「薩迦」為寺名，意為「白土」，因在白色土地上建

廟而得名。邇後，由於宗喀巴大師之宗教改革，而此教派方被稱之謂「舊教」，或稱「紅教」。蒙古族「尚白」，對白色有特殊的好感，且因八思巴極有學問，自小即為一位「神童」，對元世祖所詢有關宗教之事，他都有令世祖甚為滿意的回答，在此雙重好感促使之下世祖信奉了佛教，此為主要原因之一。

(B)自太祖到世祖，各可汗大都信奉泛靈崇拜的薩滿教（如前所述），此教與薩迦派有甚多相似之點，如薩迦派的「GURJUM」（固爾都姆），神付人身（喇嘛），於信徒所祈求之事，有問必答，與薩滿教的「ON-GOD」（救恩固特）神，付身於薩滿巫師之方式，極為相似，此為信奉佛教薩迦派原因之二。

(C)蒙古民族，自古敬祖尊先之俗甚為濃厚，且有根深蒂固的忠孝一致之觀念。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對那些出賣自己的諸額（長官），捕送成吉思汗，以邀功祈得高官的文臣武將。均以不忠又不孝之敗類的罪名，處以極刑，反而對那些盡忠職守為其諸額奮戰不懈，達數晝夜而被捕者，大可汗則以其為「忠孝」之士賜予高官而任用，此事在蒙古史中層出不鮮。有此尊先敬祖之觀念，故傾向不排斥祖先崇拜，且在祭祠之日，蒙古喇嘛誦經，為亡魂超度到西天淨土的佛教，此為大可汗信奉佛教原因之三。

元朝自世祖邇後諸可汗皆奉傳統的佛教薩迦派，但對於其他各教亦視如手掌之五指，採兼容並蓄的宗教政策。在這種政策之下，蒙元一代在中國版圖上，各種宗教文化相容且爭其花果，充實了人民的精神生活。自世祖到惠宗妥懽帖睦爾（一二六〇—一三六八）可汗為止，各可汗及可敦，大都信奉佛教，賜建廟土地及奉獻佛事用品數目相當可觀，由此可知其虔誠信奉的情況，在此謹列舉二例如後：

(A)元世祖中統二年（一二六一）八月建「OLJI BELEGT HEIDJ」（慶壽寺），賞賜陸地五百頃（註九）。（舊制一頃等於一百畝，現制一百公畝為一公頃）。

(B)元仁宗即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官海山汗之弟，至大四年（一三一五），十月建「NEIGEM BELEGT HEIDJ」（大普慶寺），賞賜金千兩、銀五千兩，鈔萬錠、西錦、絲緞、紗羅、布帛萬端、田地萬畝，邸舍四百間（註十）。

元朝歷代可汗與可敦對寺廟之賞賜及奉獻，據元史記載粗略的統計有三十座之多。可是此僅限於宮廷裡的上流階層之信奉，而民間信仰却留在仍以薩滿教為主的其他宗教。今據日文蒙古大觀一書：「在十五世紀中葉，在蒙古民間看不到一位喇嘛，也沒有一位蒙古牧農民能誦或能說出六字

真言『唵嘛呢叭嚩吽』（註十一）。

叁、佛教在蒙古興盛之研究

佛教在蒙古普及往下紮根到民間各角落的年代應自北元（一三六八—一六三四），成吉思汗的第十九代世孫拉布嘎爾丹（LAB GALDAN），他於一五六九年即位，當時的察哈爾（中樞）在今之東蒙，拉氏於東蒙的阿布嘎哈拉（ABGA HARA）地面令興建宮殿，復欲知經典文內容，召集天下蒙古文士們，翻譯佛教經典（註十二）。

在西蒙今之呼和浩特（藍色之城），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代世孫達延汗之孫俺答汗（ALTAN HAN）統治時期，也先鴻台吉，於一五六六年請一位喇嘛為軍使。西元一五七三年俺答汗由一位名叫阿哩克（ALIG）的喇嘛處，學會六字真言，此時他已年邁厭戰，又在一五七〇年與明朝通好互市的原因之下，雖已毫無顧忌地帶領蒙古軍西進到青海（HÖH NUUR），復有也先鴻台吉的再三勸言，可汗遂決定信奉佛教，並就地興建一座喇嘛廟，後來此廟被明軍燒毀，蒙古文名稱未見於史冊，今見於史書者，僅存於明史有：「俺答老，佞佛，於海南建寺，詔賜額仰華寺」之記載（註十三）。

西元一五七八年土番活佛，索諾木札木蘇（意為福海）來青海，俺答汗等在仰華寺灌頂。可汗並賜達賴喇嘛（海洋般的偉大喇嘛）尊號，其為喇嘛教（佛教）黃帽派始祖宗喀巴（一三三七—一四一九）大師之高徒格敦多巴之化身，即達賴第三世，故在蒙古再度興盛之佛教為宗喀巴改革後的新教，又稱黃帽派，大乘佛教，而非元世祖時期信奉的舊教，又稱紅帽派的佛教（註十四）此為佛教興盛於蒙古的始，也是因。第三代達賴喇嘛圓寂後，俺答汗之孫，松木爾（SUNG MUR）之子，名胡圖克（HUTUG）者被指定為第三世達賴之化身，而成為達賴第四，此為佛教精神領袖出自蒙古本土，而形成為蒙古本土宗教之果。蒙古民族，自信奉佛教以來，前期即蒙元時期所建的寺廟，在與明軍兩百零二年（一三六八—一五七〇）之間的攻守戰役中，均被付之一炬，成為名存實亡的廢墟。而自俺答汗降，即北元至清朝，各處興建的富麗堂皇的喇嘛廟亦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中共的紅衛兵搗毀得殆盡！

「廟」或「城」為任何時代的象徵，也是都市或文化的起點，人生的延續，它產生歷史、傳統、文化，而世界各地之廟或城，雖其形體不同，其華麗、神秘、藝術流傳於人間，為人所津津樂道，且贊美其鴻偉、壯觀

、莊嚴則是相同的。

在此謹再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地方，欲建寺廟之居士（OBSAI），往往先選定風景優美，風水得當之處，再報請理藩院（※理藩院後來改為蒙藏院，即蒙藏委員會前身，清朝理藩院時期皇帝會賜滿蒙漢藏四種文字合璧的匾額（如附圖一））同意。比如普會寺（HOTOLA NEILE-GÜL-EGCHI SÖME）即循此方式建廟，此名稱爲官定，民間知者少之又少，而民間另有名稱（請參閱附件三）。

肆、蒙古喇嘛廟的建造形式及經典文

（一）建造形式

內地和尚說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阿彌陀佛（意爲無量壽佛），爲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蒙古喇嘛及信徒們掛在嘴上的口頭禪爲「LAMA GURBAN ERDENI」（意爲佛、法及喇嘛三寶）。這三寶容身之地，即供奉佛神的殿堂、誦經的大會堂、存放經典的經庫以及喇嘛們棲居的房舍等硬體之建築其材料因彼時沒有近代文明產物——洋灰，除石頭或磚瓦及木材之外，以石灰跟糯米爲主。這些寺廟在建築形式上有中國宮廷式和印度平頂式兩種，前者約佔蒙古所有寺廟數的三分之二許，後者約佔三分之一（請參閱附圖二、三）。以上除了喇嘛們居住的房舍，其餘均爲兩層或三層。

（二）喇嘛教的經典文

軟體方面喇嘛廟的經典文分蒙古文和藏文的兩種，前面所述的兩種形式的寺廟中，宮殿式的廟多誦讀蒙文經典，平頂式的廟誦讀藏文原文經典。

伍、譯經的過程及特色

自從蒙古各地信奉佛教以來，即有零星的翻譯經典，而大量翻譯是到北元時期方始，如前所述。茲將經典翻譯之過程及特色列舉一二如下：

（一）甘珠爾經與丹珠爾經

佛教文學之源泉甘珠爾經（即大藏經）蒙古文譯本與佛教念珠（ER-HE）的數字相等共有二百零八卷。十七世紀察哈爾之林丹汗（LIGDAN HAN），由西元一六〇四年至一六三四年間統治北元，在位期間西元一六二四年甘珠爾經除論說部均翻譯完竣。在蒙元武宗即世祖之孫海山（HAISAN HÜLÜG）汗（一三〇八—一三一）時期，甘珠爾和丹珠爾

（GANJUR·DANJUR）之論說部，也可以說序論，皆已譯爲蒙古文稿（註十五）。

清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時期，蒙古譯成之甘珠爾經曾再加以校對並以木版印行之（如附圖四）。乾隆年間，西元一七四二年，復將兩百二十五卷的丹珠爾經由藏文譯爲蒙古文（註十六）。

此一極爲繁重的譯經工作，多數由兼通蒙藏文及印度梵文的蒙古學人參與，以集體力量進行，始有較迅速及良好的成果。又經典文的首頁開端及末頁結尾，均有極爲虔誠的禱告詞，與彼時同一時代的一般作品也都有禱告詞，這是當時的文獻特色之一。翻譯梵藏文咒文等音韻較特殊的詞，爲顧及音韻的完整無缺，而彼等即另造與梵文及藏文發音完全相同的字母。此字母蒙古文字史裡叫作嘎利格字母（GALIG ÜSÜG）。這種字母，在形態上和蒙古文字母相似，但發音（讀音）則與梵文和藏文字母完全不同，普通一般的蒙古文士或學子無法勝任，因此要讀經典者，必須提前下工夫學此特殊字母始能如願以償。此亦爲特色之一。

由於翻譯文要「信达雅」，受此重責大任之蒙古文士，製定了術語及統一作業之名詞等，無意中也使蒙古語的詞彙更爲豐富化、優美化，此外蒙古文法及修詞學等書也相繼產生，對蒙古教育也提供了不可忽視的偉大貢獻。這的確是蒙古文化史上的一大創舉，歐美學者，往往以「佛教的復興」（Renaissance of Buddhism）之時代來形容，此非空穴來風，而確有其因也。

經典之翻譯工作，由蒙元到北元，由零星到大量，如前所述，集佛教經典之大成，除了甘珠爾經及丹珠爾經，是以木版刊印外，其他大多數的經典爲手抄本，這些手抄本，都是一筆一劃以敬體字（JINGÜLEME）書寫的，並用竹筆（JÜG）刻寫的珍貴善本。這些善本，無論木版刊印的抑或敬體字書寫的都不裝訂成冊，均爲活頁，兩面有文，但爲分明卷冊之別，兩面用精製的木版經夾，以免經文損蝕不清，並以土黃色布包好後依卷別存放於經架保管。

陸、經名號卡

每一包經典上附有註明經名及冊別之卡，這蒙古話叫做「SACHUGA」（經名號卡）。這些手抄經典中，以金粉書寫的「金字甘珠爾經」（ALTAN GANJUR）爲最著名且最珍貴之作品，其次是用絲線繡成的小部經典。無論金粉的抑或木版刊印的甘珠爾經，其卷數均分爲一百零八部，由

善男信女們奉獻淡黃色的經衣 (NOMUN DEEL)，習俗上不能因有了新的經衣而將舊有的經衣換掉，因此經衣也多達四、五層或七、八層。除了邇後加增的經衣算起來每卷經厚約六寸，長約二尺五寸，今在美國印地安那大學，阿爾泰語文學系存有的蒙古文甘珠爾經，第一卷長十四、五吋，寬十一吋，厚二、五吋。此外經名號卡有許多是信女所奉獻以五色花線繡製者，往往經頭（第一卷）(TERIGUN BODI)，經名號卡，多達百個，其他則最少也有三、五個之多，可稱為集女紅大成之展覽了！

在陰曆六月廟會當天蒙古善男信女們，將掛有美麗經名號卡的甘珠爾經，每人一卷肩負繞行正堂，五十回、百回……後，小心翼翼地放回原處。已婚女性依傳統，不登二、三樓默拜，這是蒙古敬佛之習俗。

柒、蒙古喇嘛廟的五個學院與其對蒙古文化之貢獻

(一) 五個學院之名稱

自俺答汗以降，興起的佛教黃帽派，雖屬大乘，但與中原的大乘佛教，在組織上有別，茲將五個拉桑（學院）分述於後：

- (A) MAMBA RASANG (馬木巴拉桑即醫學院)
- (B) DOINHIR RASANG (頂胡爾拉桑即時輪學院)
- (C) CHOIRIN RASANG (却里拉桑即法相學院或辯論學院)
- (D) LAIMRIN RASANG (賴木仁拉桑即道階學院)
- (E) AGFA (JUDBA) RASANG (阿格發或珠都巴拉桑即密咒學院)

在蒙古，一個廟，最少有一個學院，始稱其為一座廟，最大的廟，也不超過上面的五個學院，據各廟學院之多寡，可知所供奉的佛神數及喇嘛的大概人數。在蒙古佛神像書有兩種：一為「GURBAN JUTTA」(三百尊佛神冊子)；一為「TABUN JUTTA」(五百尊佛神冊子)。這些佛神，不分人種及國籍，以佛祖釋迦牟尼為主佛，供於本堂正位，其他佛神像或塑像，依其神位居於次。其中各廟幾乎都供有三國時代的關公，因關公重「忠勇信義」，合於蒙古民族的尚武精神及忠孝一致的觀念。故蒙古喇嘛廟，是合古代所謂好人好心之士神靈的集會處，也是各人種神靈的聚集之地矣！

(二) 喇嘛教（佛教）對蒙古文化之貢獻

蒙古民族上自可汗，下至牧農民信奉佛教的人數，幾乎高達百分之百的程度，佛教對蒙古民族而言，信奉者除了得到精神上的支持，也有於其生活上不可忽視的貢獻，茲撮述兩項如下：

(A) 「曆」之為用，係以判別節候，記載時日，規定計算時之標準。古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無曆之需要，惟人類逐漸進化而有了所謂的陰曆與陽曆。在內蒙每歲歲尾之前，在前面所述的時輪學院中學習了至少十六年天文學的資深喇嘛，將仔細算好的月曆分發給各地施主。此「曆」與中原農曆相同，照傳統習慣，一般人民皆依此陰曆，亦稱農民曆。以筆者，家鄉而言，一直到民國二十年許始用陽曆，但仍重陰曆，民間過陰曆年，機關學校則以陽曆新年為界限，此現象就如今之台灣。以上由喇嘛們算好的黃曆，美國哈佛大學蒙古語文教授柯立夫斯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先生，曾將其英譯，並於一九六九年以蒙英合璧出書，書名叫做「Manual of Mongolian Astrology and Divination」(蒙古文手抄天文學與占卜術) (註十七) 請參閱附件一、二。

此佛教喇嘛所訂之曆影響蒙古民間生活、作習既深且巨，連帶的暈眩效果更不用說了。

(B) 在五個學院之一的馬木巴拉桑醫學院，男童自十幾歲出家即開始在喇嘛廟上學習醫學，隨師採集草藥及製藥等數年，復傳統的在師長領導與傳授下實習或見習，角色行為養成教育前後後至少十六年，始能獨立行醫，吾人可以說蒙古有「喇嘛醫生」而無「蒙古大夫」。此外喇嘛醫生行醫是到病人家裡診病施藥，而罕有病人到廟上醫生住處求治者。又病人若係貧戶則免費，富人奉獻方取之，且購買藥品醫病，絕不放入私囊這是蒙古喇嘛醫生的一大特色。

在此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廟上的喇嘛醫生多私人養有馬騎，若有人去請他看病則不分晝夜，不關嚴寒酷熱，即刻取藥袋上馬到病人家診治，喇嘛醫生必須有高尚的醫德，有濟世救人之菩薩心腸，此現象其他地方難得一見，此即為筆者家鄉之實際情形。筆者親眼所見也是第一手資料。

捌、結 論

所謂一個宗教，必須要具備至少六種條件，始能成為一個夠格的教，在蒙古被稱為一個廟，亦要具備至少一個學院，始成為一個夠格的廟。佛教具備了成為宗教的六種條件例如：一、教主，釋迦牟尼係普世佛教始祖，而宗喀巴為本土喇嘛教之始主。二、教義，釋教以明心見性，得無上正覺，普度眾生為宗旨。三、經典，釋教經典特多，本文裡談及的甘珠爾經及丹珠爾經即其中之一。四、喇嘛。五、寺廟，前文裡有談及蒙古喇嘛廟的大致情形。六、信徒，以蒙古民族而言，佛教徒幾乎高達百分之百。原發祥於西伯力

亞的薩滿教，則因缺乏經費，僅以讚美其神的頌詩代之，更無固定的寺廟。此為忽必烈汗改奉佛教的原因之一。蒙古的正式教育泰皆在喇嘛廟，青年正式社會化也在此，它扮演極重之社會教育功能。

一位守戒的喇嘛，要受二百五十一條戒律，其中最主要有四：一為勿殺生；二為勿蓄財；三為勿性慾；四為勿修飾。喇嘛醫生只取奉獻，而治病不索醫藥費者，即能是受戒律之影響。有些戒律有其彈性的一面，例如同為大乘佛教，台灣的和尚，在禪堂裡雖盡吃些素雞、素魚及素肉，吃素而不吃葷，在蒙藏的喇嘛有吃全葷，此係其不同之特色。

無論古人為虔誠信奉或生活中的雅趣，而建廟立佛，現今其被膜拜頂禮的功能雖因時移境遷而偏離，唯那些佛像、畫像、雕像、塑像以及建造、書寫的硬軟體，都是當代的藝術傑作；這些遺留下來的民族文化遺產、古董，藝術價值甚高，均不可偏廢其應有的價值，吾人當妥善保存，且要珍視之。即我們除了吸收新文明外，同時必須保持自己優美傳統的文化特色。

本文後半部僅以筆者記憶所及，描述了蒙古喇嘛廟外在的建造形式及內設經典文部分情形，譯經過程及特色、經名號卡、學院概況等，至於各廟的特質及其他如雕像等藻飾的華麗與內部陳設的豪華，更無法以筆墨加以形容得盡。最後，合十禱言佛神保佑蒙古之文化。（本文選自政大社會學報二十三期）

註 解

- 註一：元史第一冊，本紀一，太祖、中華大典合作印行。
 註二：台灣史話，台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民國五十三年。
 註三：成吉思汗大雅薩法典，青木富太郎日譯本，蒙古法的基本原理頁三十八，第十一條及第十六條，生活社刊。
 註四：元朝秘史三種，卷十，頁二五〇，中文出版社印行。
 註五：同上註四，頁七六二。
 註六：The Mongol Mission by John of Plano Carpini and William of Rubruck, Introduction P. XXIII New York, 1955, P. XXVI
 註七：同上註六。
 註八：同上註一，釋老傳。
 註九：同上註一，本紀卷四，世祖一，頁十八。

註十：同上註九，本紀卷二十四，仁宗一，頁十五。
 註十一：日文蒙古大觀頁五十一、五十一，昭和十三年，善鄰協會印行。
 註十二：Mongol Reader by W.M. Austin, G. Hangin, U. Onon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Washington, D.C. 1956, P. 187.

註十三：明史第五冊，列傳二百十五，外國八，頁三七六七國防研究院印行。

註十四：同上註十一，頁五十。

註十五：同上註十一，頁一三八—一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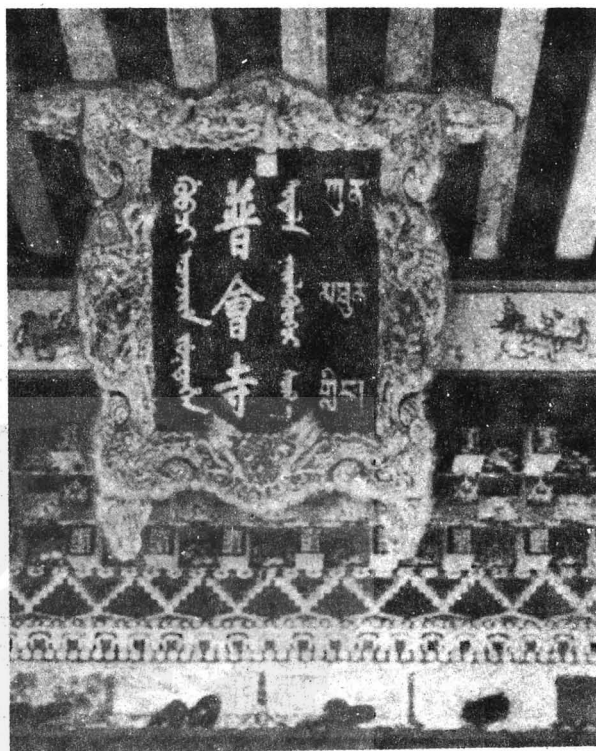
註十六：同上註十一，頁一三九。

註十七：Manual of Mongolian Astrology and Divination by Francis W. Cleaves.

附件三 清朝皇帝賜匾額之廟名表

奏定名稱	蒙古名稱	所在地	備註
佑順寺	SOBORGAN LAMIN SÖM	土默特右翼旗	據烏尼吾爾塔鄉長言
瑞應寺	MÖNGOLJIN GEGEN SÖM	土默特左翼旗	據烏尼吾爾塔鄉長言
興源寺	HÜREEN SÖM	庫倫旗	據日文蒙古大觀一書
廣覺寺	UTAIN SÖM	西 蒙	據蒙藏風光一書
延壽寺	SHIREET JUU	西 蒙	據蒙古大觀一書
壽寧寺	GANJUR SÖM	新巴爾虎左翼旗	據蒙古大觀一書
戴恩寺	HAN SÖM	阿魯科爾沁旗	具有五個學院之大廟

附圖一 清朝皇帝所賜錫拉姆倫廟之寺額，由左第一行為滿洲文，第二行為中文，第三行為蒙古文，第四行為藏文。取自日文蒙古大觀。



附圖二 宮殿式的喇嘛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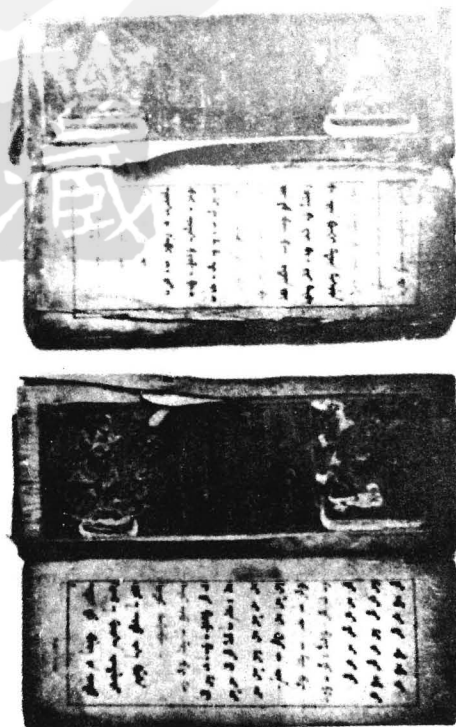


附圖三 平頂式的喇嘛廟



— 錫拉姆倫廟之一角 —

附圖四 十七世紀木刻版
大藏經首頁圖，
今珍藏於日本京
都大學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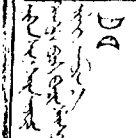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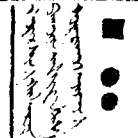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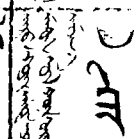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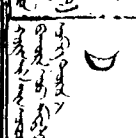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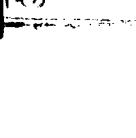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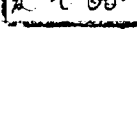
— 蒙古文甘珠爾經 —

附件二 未月行施曆文及圖



卐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calendar or liturgical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Handwritten text

十三世紀蒙古人之祭祀及其有關問題

袁冀

一、祭天之時間地點及其儀禮

蒙古最敬天地，不唯每飲酒，必先醉之，且凡事必稱天。其所常談：「必曰托長生天的氣力，可汗的福蔭。彼所欲爲之事，則曰天教怎地。人所已爲之事，則曰天識者。無一事不歸之天，自韃主至其民無不然。」蓋彼等深信，宇宙之萬象萬物，悉由天所主宰（註一）。然草原部族，逐水草而居，故其祭天既無特定之時間，亦無特定之地點。

定宗三年四月九日，宗王忽必烈，祭天於帳殿所在地之和林河一帶（註二）。據姚從吾先生謂：「和林川，即元史地理志的喀喇和林河。張星娘先生總合布瑞提施奈德等的研究，認爲即是現在的鄂爾渾河，甚是。」然張穆石洲則謂：「元人指述和林，未有如圭齋之明哲者……其經和林城西而北流者，正今哈綏河，當爲元時和林河。」（註三）憲宗二年八月八日，祭天於日月山。蒙語曰納刺赤刺溫山，或譯爲阿刺溫山，在和林的北。金史亦有日月山，太定二十年，更名林白山，在昌州寶山縣北五百餘里。二者同名異地，實非一山。十二月，復以父祖爲配，祭昊天于土。自是，始作神主製禮樂（註四）。四年十一月，大會諸王於額爾腦兒之西，遂復祭天於日月山。額爾腦兒，義爲青海子，在和林之北，日月山之附近（註五）。七年秋，灑馬漣祭天於駐蹕之軍腦兒之地。軍腦兒，義爲深水泊。即今庫倫東南，土拉河曲以南數十里之衰泊（註六）。

逮中統二年二月，世祖巡幸開平。四月八日，灑馬漣，祭天於舊桓州之西北郊（註七）。桓州，在開平西南，蒙人呼爲庫爾魯巴爾哈遜城，距今獨石口東北一百八十六里。南三十里爲新桓州，去開平四十五里（註八）。據元史卷七十三「祭祀志郊祭」：「元興漢北，代有祭天之禮。帝后親之，宗親助祭。」復據秋潤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一「中堂紀事」：「四月……八日……上祭天於舊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預禮也。」（註九）祭時，用牛羊未切開之心肺肝，懸掛於所立神竿之上以爲獻，灑馬漣以爲奠。且免冠托手於中，解腰帶掛於頸上，對日向天九跪拜。蓋成吉思汗因蔑兒乞人之奇襲，幸賴不見罕山之庇護，得以解危，嘗以此最崇敬之儀禮祭天。故後世祭天之儀，亦當如此。凡所用器，皆樺木所製。蓋蒙人早期缺少金銀銅鐵之器皿，故仍遵其舊俗，祭器悉爲木製。樺木

爲落葉喬木，高三四丈，遼東、西北多產之，而蒙古則爲尤多。樹皮柔韌，木質細密，可以製作各種器具（註十一）。

因祭天乃全氏族之大典，故不得預祭者，即爲氏族所除名。沼兀烈歹爲孛端察兒之庶子，孛端察兒生時，雖曾參加神竿懸肉祭天之禮，然孛端察兒既卒，因其嫡子把林失亦刺禿合必赤，疑沼兀烈歹爲阿當合兀良合歹氏所出，非乃父血胤。故將之逐出氏族，不得預祭，即爲此項原則之史例（註十二）。

每歲除夕，復有鍛鐵祭天之儀。帝與宗親，次第爲之。蓋相傳蒙人先世，爲他族所破，僅遺男女各二人，遁入四面環山、中爲沃野，名額兒格捏坤之山崖中。後因人口繁衍，遂謀出山。乃就原採鐵礦之處，積木穴中，煽火熔鐵。鐵熔路通，得以出焉。故成吉思汗之後人，爲隆札以謝天恩，紀念此事，遂有鍛鐵祭天之典。此事雖元史無徵，然西方史家多言之。蒙兀兒史記亦謂：旭烈兀後王猶行之（註十三）。

迨至元十二年十二月，世祖以受尊號，乃遣使預告天地。因於燕京之陽麗正門東南七里，築台祭昊天于地祇，是爲定鼎中原，漢化後首次郊祭之典（註十四）。

二、祭祖之時間、地點及其儀禮

蒙人早期，祭祖於先人之墓地，由氏族長主之（註十五）。供以牲饌，奠以馬漣。割牲以爲禮，燒飯以爲祭。燒飯，乃焚燒祭品供品之儀，本烏桓遼金故俗，蒙人因之。祭畢，胙肉供酒，分享宗親，舉族大筵。蒙兀兒史記卷二「成吉思汗」亦謂：「蒙兀俗，凡大祭，無親疏，至者皆受胙，必壓之以爲禮。」（註十六）因祭祖爲蒙人重要之信仰與典禮，兼以對維持氏族血統之純潔，又極爲重視。故凡血統令人懷疑者，雖父在時，得以參加祭祖之大典，然父亡，則必被逐出氏族，不得與祭。札只刺歹因係孛端察兒，納所虞懷孕婦女，所生之子。故孛端察兒既卒，遂被逐出氏族，另立門戶，後爲札答刺氏之始祖（註十七）。

逮世祖定鼎中原，初祭祖於中書省署，繼祭於聖安寺。及中統四年，詔建大廟，遂祭祖於斯。祭時，以蒙古巫祝一人爲司禮監官，先省視供牲，然後升殿詣室戶告牘。（按：牘爲祭祀用豚之專稱，蒙人祭祖原不用豕

。所以如此，當因已雜漢制，有以致之。及還牲所，即以蒙語呼累朝帝后名諱而告之。明且，三獻禮畢，御史太常博士諸獻官，復升殿，分詣諸室。蒙古博爾赤跪割牲，太僕卿奉馬酒酌奠，巫祝以蒙語告神。於是，太常奉祝常詣燎位，獻官以下復位，載拜禮畢。至於割奠之餘，則拋撒於南極星門外，謂之拋撒茶飯，尤為蒙人所重（註十八）。

此外，每歲九月以內，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後，於燒飯院中，復燒飯祭祖兩次。祭時，用馬一羊三，馬酒酒醴，紅織金幣，及裏綴各三疋，以為供品。命蒙古顯官一人，偕蒙古巫祝，掘地為坎以燎肉，並以酒醴馬酒雜燒之，巫祝以蒙語呼累朝御名而祭之。設宮車晏駕，日三次用羊奠祭。既葬，選葬官三員，居五里外，日一次燒飯致祭，三年然後返。如為帝后，既葬，則每日用羊，二次燒飯以祭之，至四十九日而後已（註十九）。

又因開平為世祖龍興之地，每歲例一巡幸。故輒於南返燕京以前，八月二十四日，素服遙祭陵園，謂之灑馬奶子。祭時，用馬一，羯羊八，彩緞練絹各九疋，黑白羊毛纏若穗者九，貂鼠皮三，命蒙古巫祝，及蒙漢顯宦四人領其事。（按：蒙人早期祭祖，非族人不得與祭，世祖以後，參用漢員領其事，當因漢化，或視久降漢人若族人，有以致之。）再拜告天，並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告之曰：「托天皇帝福蔭，年年祭賽者。掌祭官四員，各以祭幣表裏一與之，餘幣與祭物，則與祭者共分之。唯新元史謂在八月二十五日，馬哥字羅謂在八月二十八日。泊乎中葉以降，則於七月七日或九日。近光集卷二「立秋書事」註謂：「國朝歲以七月七日或九日，天子與后，素服望祭北方陵園，奠馬酒。執事者皆世臣子弟，是日擇日南行。」廬從集「後序」亦謂：「七月九日，望祭陵園竣事，屬車輶皆南向，彝典也。」（註二十）。

三、其他祭祀

四月十六日，為古代蒙人重要之祭典日期，由元朝秘史紀事而具月日者，唯此而已，且再三言及，可以概見。唯此一祭祀之日期，究為祭天、祭祖、新正、清明，或其他重要之節日，業已失傳（註廿一）。九月九日重陽，有修時祀之儀，蓋祭其所奉祀之神靈也（註廿二）。

十二月十六日以後，選日用黑白羊毛為線，帝后與太子，坐於寢殿，自頂至手足，皆以毛線纏裹之。蒙古巫祝誦咒，奉銀槽貯火，置米糠於其中，沃以酥油，以其煙薰帝后太子之身。斷所繫毛線，並納於槽內。又以紅帛長數寸，帝手裂之，唾之者再三，投入火中。並以所服之衣帽，付於巫祝。謂之脫舊災，迎新福。復於下旬擇日，於西鎮國寺牆內，灑掃平地

，太府監供練幣，中尚監供細氈絨線，武備寺供弓箭環刀。束棹草為人形一，狗一，剪雜色絲絛為之腸胃，選顯達世家之貴重者交射之。非別速、札刺台、乃蠻、忙古台、列班塔達、珊竹、雪泥等氏族，不得與其列。及射至糜爛，即以羊酒祭之。祭畢，帝后太子嬪妃併射之。然後，各解所服之衣帽，俾蒙古巫祝讀之，衣亦與之。名之曰脫災，蒙古謂之射草狗。當襲自遠人「射鬼箭」之俗，蓋遼史卷一六「國語解」射鬼箭一謂：「凡帝親征，服介冑，祭諸先帝，出則取死囚一人，置諸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曰射鬼箭，以祓除不祥，及班師，則射所獲俘虜。」皆所以祈福禳災，祓除不祥之儀（註廿三）。

此外，尚祭「那梯該」，即其地祇。每家皆以木或氈，製作此神及妻與子之像，置諸供案。每餐之前，必先以油脂，塗抹此神之口，並灑湯帳外，以祭天地神鬼，然後始敢進食。因彼等認為，祭祀此神，可保家人平安，資畜興旺。祭不兒罕山，蓋成吉思汗嘗遭饑饉乞人之奇襲，賴不兒罕山之庇護，得以解危。故椎胸告天，子孫孫，永祭此山。兼以成吉思汗卒葬於斯，故累世祭之，不僅祭山，兼亦祭祖。按不兒罕山，即今汗山，在土謝圖汗中旗，札薩克固山貝子牧地，土喇河南岸。山北，即外蒙首府之庫倫。復據岷峨山人「譯語」稱：「胡俗畏鬼神，信占卜。段成式曰：突厥事妖神，無祠廟，刻氈為形……或繫於竿上，四時祭之，至今尚然。」故十三世紀之蒙人，亦當祭祀此神（註廿四）。

每月大征伐，則必祭其纛旗，猶漢出師之「禡牙」。元朝秘史曾謂：「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蠻。」聖武親征錄亦謂：「望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蠻。」即降至明代，蒙人尚有此俗。岷峨山人「譯語」曾謂：「每大舉事，必僭祭，率以漢人為犧牲，唐段成式曰：突厥以人祭纛，嘗取阿爾部落用之。至今當祭，則擇男子少好者，令其裸體，取水灌濯，雖流漸滲淚，洄凍凝滯，不廢也。既乃縛之原野，虜中趨健者，馳馬揮刀斷其頭，復剖其腹，布腸於地，以為敬。」夷俗記卷下一戰陣一亦謂：「其虜王之纛，列之於中，諸酋之纛，則橫列如雁行，大會群夷於纛下。是日殺牲致祭，俱南面叩首，祈神之佑，祭畢，大享群夷，誓師啓行。」又謂：「及虜既歸，仍以纛豎之如前，將所獲之人，生束之，斬於纛下，然後會衆論功。」唯十三世紀蒙人之祭纛，其制是否如此，則無法考知（註廿五）。

四、因祭祀所導發之重大事件

成吉思汗幼年，眾叛親離，致其母氏與諸弟妹，賴採摘野生菓菜，據

取草根地鼠爲生。此固因乃父也速該，爲塔塔兒人所毒死，無法再領導氏族，從事游獵作戰以謀生，形成「深水乾了，明石碎了」之局面，有以致之。然與昔日氏族領導人俺巴孩之遺孀，因祭祀起隙，致斃兒伯、莎合台，煽動其諸子與族人：「論來呵，可將這母子撇下在營盤裏，休將他行。第二日起行時……，果將他母子每（按：們）撇下了。」亦爲最大之肇因（註廿六）。

其後，俺巴孩之二子，爲恐成吉思汗日後報復，遂乘其羽翼未豐，決心率衆除之。成吉思汗聞驚，雖奔匿於帖兒古捏山之密林，泰亦赤兀人無法搜獲。然歷時九日，飢渴難耐，終而被執。且令成吉思汗負枷，徇行諸部，行將不測。幸四月十六日，因舉族祭祀大宴，僅留一青年人加以看管，遂乘機「將那年少弱小的人，用枷梢於頭上打倒走了。走到幹難河邊林內臥著。恐怕人見，又入幹難河水的溜道裏仰臥著。身在水裡，但露出面來。」得以脫遁（註廿七）。

凡此，皆因祭祀導發之重大事件。蓋前者，正所謂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以啓千古之英雄。至於後者，設非如此，則席捲歐亞，震鑠百代之蒙古武功，以及歐亞之歷史，亦將改寫。所以其影響之深遠，於此可以概見。

五、結論

十三世紀蒙人之祭祀，自憲宗之製禮樂，以及世祖之創制垂統，其祭祀之儀禮，除用蒙古巫祝，以馬酒灑奠，拋撒茶飯，呼累朝御名外，固皆屬漢制。即其「國俗舊禮」，如祭大廟時，獻官參用漢人。遙祭陵園時，以蒙漢顯臣四人領其事，亦已不復悉爲舊觀矣！

註釋

- 註一：蒙韃備錄箋證「祭祀」，黑韃事略箋證十二頁，多桑蒙古史三十三頁。
- 註二：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註「十一節註二」，「七節註六」。
- 註三：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註「六節註八」，蒙古游牧記一九四頁。
- 註四：蒙兀兒史記卷六「蒙格可汗本紀」，二十二史考異卷八十六「憲宗紀」。
- 註五：元史卷三「憲宗」，蒙兀兒史記卷六「蒙格可汗本紀」。
- 註六：新元史卷六「憲宗」，蒙兀兒史記卷六「蒙格可汗本紀」。

註七：元史卷四「世祖」，新元史卷七「世祖」。

註八：口北三廳志卷「古蹟、桓州故城」，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八「萬全指揮使司，桓州故城」，秋潤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十一「中堂記事」。

註九：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四十三節註七」，元史卷七十四「祭祀志，宗廟」。

註十：（原稿缺）

註十一：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註「九節，註三」，元史卷七十二「祭祀志，郊祀」。

註十二：蒙古與俄羅斯十一頁，蒙古秘史新譯並註「四十三節，註七」，「四十三節」，「四十四節」。

註十三：多桑蒙古三十五頁，蒙兀兒史記卷一「世紀」。

註十四：元史卷七十二「祭祀志，郊祀」。

註十五：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本節，註一」，蒙古與俄羅斯十一頁。

註十六：元史卷七十四「祭祀志，宗廟」，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七十節，註一，註二」。

註十七：蒙古社會制度史一章二節「早期蒙古社會的氏族制度」，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四十節，註一」。

註十八：元史卷七十四「祭祀志，宗廟」，卷七十七「國俗舊禮」。

註十九：元史卷七十七「國俗舊禮」，新元史卷八十一「郊祭」，張譯馬哥字羅遊記一二七頁。

註廿一：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八十一節」，「一一八節」，「一九三節」，「八十一節，註三」。

註廿二：張德輝嶺北紀行足本校註「九節」。

註廿三：元史卷七十七「國俗舊禮」。

註廿四：多桑蒙古史一五三頁。蒙古游牧記一五五頁，國朝紀錄彙編卷一六「譯語」。

註廿五：馬哥字羅遊記一一頁，元朝秘史一一三頁，國朝紀錄彙編卷一六「譯語」，聖武親征錄注六十七頁。

註廿六：元朝秘史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三、十七、二十四、二十五頁。

註廿七：元朝秘史二十八、二十九、三十頁。

蒙古及蒙古人(二)

米內山庸夫 原著
恩和塞汗 譯

第四節 在蒙古的各種族

一如前節所述，現在的蒙古人大部分都是成吉思汗一族及其部族的後裔，其他的部族或種族至為稀少。就是，成吉思汗系蒙古族的喀爾喀族之外，尚有成為蒙古部族的額魯特族。另外，還有成為現在蒙古的，在蒙古地之所謂西方系種族的烏梁海族、唐古特族、突厥族等。

喀爾喀族是成吉思汗系的部族，就是所謂蒙古人中佔有大部分，而現在居住內外蒙古的大部分蒙古人，據說其數佔蒙古各種族全數的三分之二左右。一般身長不怎麼高，身體強健，皮膚色為黃帶赤，臉型扁平鼻子低是他們的特徵。清朝時代的外蒙古之喀爾喀四部中除額爾特、輝特二旗外，其他全部都是喀爾喀族，全部內蒙古二十四部，內屬蒙古察哈爾八旗，土默特兩旗，都是屬於這個部族。中國東北蒙古人的大部分（除在興安北省一部分地區不是屬於喀爾喀族的有少數厄魯特族）以及「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區域內的全部蒙古人，「外蒙古共和國」內的大部分蒙古人都是屬於此族。

厄魯特族與喀爾喀族相同，其皮膚顏色同為黃色，一般頭大鼻子小，眼睛也小而耳朵很大，被歐洲人所稱之卡爾瑪斯庫族者就是此族。其容貌風俗大體上與喀爾喀族同，在種族上也和喀爾喀族同屬於蒙古族。據說該族，原來係成吉思汗一族的牧奴，換言之就是奴隸。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的初期，曾在其國都和林之西設置牧場，位於其最西部者就是現在的厄魯特地方，厄魯特族以牧奴身份被差遣使用於牧場的部族。然其後大元帝國滅亡，以至成吉思汗一族勢力漸次衰頹，最後厄魯特族叛離成吉思汗部族而自立，漸次強大，至清朝初年在蒙古西北一帶擴充其勢力，組織成了準噶爾、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四個部，稱為所謂之四衛拉特部，終於噶爾丹把它統一稱為汗，漸漸強大，接著向外蒙古侵略。這就是有名的清朝初年之噶爾丹叛亂。然而噶爾丹之亂也由清朝討平，將外蒙古也照舊歸還與喀爾喀族之手，厄魯特族之大半被殲滅，其勢力衰竭，致其種族也由清朝開始予以分散。所以直到現在，厄魯特族沒有集居在一起的封地，分散於各地過著他的遊牧生活。現在屬於此一種族者，如同前述有一部分居住於中國東北「興安北省」者外，其他有一部分零零落落的散居於青

海、西套、科布多，以及外蒙古地區。這就是青海蒙古的青海和碩特部，青海綽羅斯部、青海土爾扈特部、青海輝特部等的蒙古人，又西套蒙古的阿拉善厄魯特、額爾納土爾扈特、科布多的杜爾伯特部、新土爾扈特部、厄魯特部，並喀爾喀三音諾顏部的厄魯特旗以及札薩克圖汗部的輝特旗蒙古人，上述各地的蒙古人，不問是那一個地方都是厄魯特族。

烏梁海族其容貌稍似土耳其人。現在有很多居住於烏梁海與科布圖地方。在唐努山地方的是唐努烏梁海族，在科布圖地方的是被稱為阿爾泰烏梁海族。

唐古特族一般身體都很健康肩幅廣闊，皮膚稍呈淡黑色，臉稍長鼻子高、黑毛髮、眼睛黑而大、嘴唇既厚又大。這個族據說是屬於西藏族。居於青海蒙古的西南部，就是柴達木河及黃河上游附近。

回族屬於所謂土耳其種，在中國又被稱之為突厥族或東干人等。一般身體肥大皮膚白，耳朵小臉呈圓形，臉與額均長，髮、眼睛也都呈黑色，鬍鬚多眉毛濃厚，其眼稍有下望之傾向。居於西套蒙古西邊的甘肅和新疆連接之邊界一帶。據說該族為唐代回鶻族後裔。

以上，把在蒙古各地的蒙古族以及蒙古族以外的民族，猶如烏梁海族、唐古特族、回族等的有關事宜大體上有所說明，還有蒙古族以外的民族，在中國東北蒙古地方「興安北省」所居住的索倫族、達呼爾族、通古斯族、鄂勒春族等存在之事一如前述，更於東北和中國接連的邊界各地有很多漢族在居住之事實不用說大家也都知道。

以上所敘述之事，把在蒙古的各種族並將蒙古人的概念稍加明朗化之感。簡言之，就是在蒙古有喀爾喀族、厄魯特族、烏梁海族、唐古特族、回族、漢族等，喀爾喀族、厄魯特族係屬於蒙古族，其他之烏梁海族、回族係屬於土耳其系種族，唐古特族係屬於西藏族。這些種族中，除漢族外蒙古族佔大多數，其中除漢族喀爾喀族佔蒙古人口的約三分之二以上，並且喀爾喀族都是成吉思汗一族及其部族的後裔。

猶如以上，蒙古就是到了現在，在其種族關係上，仍與成吉思汗建國當時相同，保持着成吉思汗部族的蒙古固有形態。然而，在其民族的性格以及其生活上，稍微與成吉思汗當時的情況，在其內容上已有所不同。現在於下面就現在的蒙古人，在其民族的性格方面有所敘述。

一如前項所述，蒙古人之大部分，係成吉思汗部族的後裔，其種族系統很明白的在顯現着，然而現在的蒙古人，在種族上雖是同一系統，在性格上很明顯的分作二種。就是一種為純正的蒙古人，另一種是已漢化的蒙古人。

純正蒙古人，多數游牧於草原，保持蒙古固有的風習，說着蒙古語言。這些個是外蒙古大部分區域、中國東北的蒙古及「蒙古聯合自治政府」領域內之草原地帶從事於游牧的蒙古人，以及西套蒙古、青海蒙古等西部所住之蒙古人。已漢化的蒙古人在其種種生活狀態上可以看得出來。猶如已捨棄游牧與漢民族相同，僅飼養少數家畜從事於定居農耕者，這種人蒙古人多數除蒙古語外還會說漢話。然後又有一種全部捨棄牧畜事業，進入漢民族之中，過着與漢民族一般無二之生活者，這種蒙古人多數丟棄了蒙古固有的風俗習慣、衣食住都效漢族的習俗，差不多把蒙古語忘掉，專門說漢語者也有之。這種蒙古人所住區域是中國東北一部分蒙古及「蒙古聯合自治政府」領域內之多為漢人所聚居區及其接壤一帶。並且用不着隱避也可覺察得到，勿庸待言純正蒙古人在種族上多為純血種，而與這個相反的漢化蒙古人中有不少是和漢民族混血。

猶如上述，純正蒙古人，以牧畜為本業，同時多數游牧於草原，其風俗習慣多以保持成吉思汗時代以來的古老傳統，一般的性格樸實正直而單純。與這個相反的漢化蒙古人，多數捨棄了成吉思汗時代以來的蒙古固有風俗習慣，進入漢民族相似的生活，其性格也變為複雜，一般生活和漢人農夫並無二致，以農為業，據說在其性格上已染有漢人一切惡習。然而觀察現在的情勢，這種漢化蒙古人，僅和漢民族居住的接壤地帶雖居有相當多數，但在蒙古全體的數目上看起來也不一定是多數，大多數的蒙古人仍以牧畜為業，而保持着蒙古原有性格。

第三章 蒙古人的生活

第一節 概說

一、蒙古人的生計

我國（指日本）在古代雖曾有土農工商之稱，但於國民皆兵的今天應當沒有武士之稱的階級，我國民生活可分作農工商。另外雖有牧畜、漁業，那個多與農業兼而作之，或當副業經營。從古以來有農為國本之說，近

代產業工商業雖有驚人的發展，但其以農業立國之基礎沒有什麼多大變化。在中國其人口被稱為約四億多，據說其百分之八十是農民。中國多數農民仍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老農村生活，從古代的堯舜以至於現在仍沒有多少變化，中國依然是古老農業國。然而蒙古是怎麼樣呢？

去蒙古觀察蒙古當地，進入蒙古人當中詳細的看蒙古人全部生活，蒙古不是農業國，並且感覺不到它有農業國的氣息。蒙古不是農業國之事係現實的問題，研究其不能成為農業國的原因，主要是以其土地、氣象、灌溉等關係上而來。由此也可以想像得到蒙古不會有像中國或「滿洲」相同的農業之理由。

蒙古係畜牧國，蒙古人之生活以游牧為主。一般說法蒙古是不毛的沙漠地，然而其不毛的沙漠周邊有一望無涯的廣闊草原之事已如前編所述。那個草原雖說是不毛地帶，可是會長很好的牧草，到處放牧着家畜，一旦春季來臨百花燦爛盛開，蒙古人在這種花季的原野與家畜共同過着世間罕有的悠然的快樂生活。漫步於蒙古草原眺望着蒙古家畜和蒙古人生活一斑，方能想得到蒙古是真正的畜牧王國也。

二、狩獵及農耕

在蒙古高原，其對征服自然意義上，可以看到有三種生活方式。就是牧畜、狩獵及農耕。將牧畜改在稍後再述在此暫略，期先以狩獵及農耕有所敘述。

第一是狩獵，在古代，蒙古人可能是狩獵民族，雖然被想到至少狩獵與牧畜同時併行，可是到了今天蒙古人之間已大部份停止狩獵。據說外蒙古森林地帶及青海蒙古等的一部份地區，就是到了現在，蒙古人之間仍有人在狩獵，但是其說起來也不過是於牧畜之外的副業而已，並且，也可被看成為蒙古人生活方式中至為稀少的例外。到了蒙古人不可以狩獵為生活是，因為第一，蒙古民族隨着其民族的發展離開森林地帶而進入於草原為主的地方，然後到了近代尊崇佛教忌諱殺生所致。蒙古人曾進出於森林，以弓箭或使用老鷹狩獵過。此類事情多散見於舊有文獻，又依允朝建國後歷代皇帝，由皇帝親自所主持的狩獵大會等觀之，可以想像得元確曾推行過狩獵活動。

在西藏所實施的西藏佛教所謂喇嘛教，傳入蒙古之事，可以追溯到很遠的元代蒙古建國當時，可是其最盛時期，反而到了由清朝時代開始，從此一時期開始，蒙古人更加深入的信奉喇嘛教，人人都喜歡當喇嘛，隨之蒙古人到了全面的忌諱殺生地步。蒙古人雖說是宰羊而食，但就宰羊之事

，喇嘛已經說明予蒙古人自慰之道，這就是羊之爲羊即爲人類食用而生。又如前面所說的「興安北省」有奇卜欽巴爾虎族。這是純粹的蒙古族，其宗教是信奉喇嘛教，但這一部族沒有喇嘛。那是在清朝時代，對這一部族與達呼爾族一樣禁止其當喇嘛。其遺風一直流傳到現在，這部族雖說是蒙古族何以沒有喇嘛。並且，清朝對這個部族禁止當喇嘛的理由爲何？據說這個部族由於始終未曾停止狩獵生活所致。這個部族原來居住於齊齊哈爾地方。之後，於清朝初年的時候，從齊齊哈爾地方移居到現在所住的呼倫貝爾之海拉爾河流域。該地是從大興安嶺的森林地帶轉移爲草原的接壤地區。大興安嶺出產如貂、栗鼠、老虎等等的貴重皮毛。這些貴重皮毛被定爲奇卜欽巴爾虎族向清廷進獻的貢品。爲了不能斷絕這種貢品，清朝對這個部族禁止當喇嘛的原因之一說。又有什麼原因呢？因爲當喇嘛的人多，歸附喇嘛教信仰漸深，忌諱殺生厭惡狩獵，以致貴重皮毛的貢品勢將有斷絕之虞。據此事例觀之，可以想到蒙古人由於信仰喇嘛教之深切，忌諱殺生，所以才有捨棄狩獵之舉。

蒙古高原中央爲沙漠，其周圍是草原，並且其周邊由山嶽所圍繞而成。在其山嶽地帶，有的地方有黝黑的森林。其中最著名的是蒙古高原東部和東北交界之處，蜿蜒綿亘南北的大興安嶺森林。它以白樺、落葉松、赤松等爲主。在這森林之中有鄂勒春族。那個鄂勒春族就是到了現在仍爲純粹的狩獵民族。住於森林之中，只以狩獵爲生。

鄂勒春族中有南北二部族，南部的部族以馬爲家畜，乘馬旅行於森林之間。普通，呼之爲馬鄂勒春的就是此族。北部的部族以馴鹿爲家畜，乘馴鹿穿行於森林之中，此族稱之爲馴鹿鄂勒春。

研究馴鹿鄂勒春與蒙古人相互比較看起來，其生活方式完全有相反之感。就是，蒙古人住在草原上以羊毛製的毛氈家屋裏，信奉着喇嘛教，與這個相對的，鄂勒春住在森林中以樹皮爲屋，信仰着薩滿教，蒙古人主要是以羊、馬、牛、駱駝爲家畜，騎着馬身穿羊皮衣服，吃的是羊肉，飲用牛、羊及馬乳，使用牛及駱駝牽引車輛而搬運貨物。而鄂勒春人則乘馴鹿並喝馴鹿乳，更吃其肉同時策使馴鹿努力工作。總之，馴鹿鄂勒春生活一切賴依馴鹿而生活。蒙古人一旦離開羊不能過蒙古方式生活，同樣，馴鹿鄂勒春若離開馴鹿只有放棄過森林生活一途別無他法。其故何在？因爲離開馴鹿不能行止自如的超越那在茂密原始森林中的險峻山區。羊吃草原的草，相對的馴鹿日常食物爲森林中之蘚苔。所以，馴鹿若離開森林很難棲息，隨之以馴鹿爲家畜的鄂勒春族也無法離開森林。此即被稱爲森林民族的所以然者也。

馴鹿鄂勒春寄居於森林之中，以馴鹿爲家畜，牽著狗狩獵於森林。飲用馴鹿乳並吃其肉之同時，在森林之中射殺野生鹿吃其肉而着其皮。並且獵取棲於森林之中的虎、山豬、狐狸、栗鼠、貂等野獸，將其出售或交換日用必需品。此類狩獵生活，蒙古人在古代乘馬奔馳於草原之上，獵狼或狐，實施於草原或其鄰近地帶的狩獵生活稍有不同，這是僅在純粹森林之中所實施的狩獵生活。若將狩獵生活說是完全爲蒙古人的過去生活方式是不對的，與這個相對的，鄂勒春族現在仍過着狩獵生活。蒙古高原的邊區一帶也有此種單純之狩獵生活者。然而，這不是蒙古人的生活。

續之再講農耕生活，這個以中國東北蒙古地方之大興安嶺東南地區以及所謂「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區域與中國接壤地帶爲主之生活方式。並且這些個地方所住之農民以漢人爲主，也有一部份達呼爾人及蒙古人。

蒙古農耕地帶的住民以漢人爲主。土地係蒙古的土地，過去雖曾是蒙古人的遊牧地，但現在大致上已成爲漢人的土地。由漢人耕種此地，而在該地方形成了村莊街道，或在支配着該處的土地。雖說是，就是在「興安北省」的農耕地帶，仍爲蒙古人地區在推行着特別行政，但是在「滿洲國」成立以前，完全受制於以漢人爲中心的行政區域，猶如熱河、奉天、吉林、黑龍江各省，並屬於這個所謂東北四省，而各個皆被漢人長官所支配或受其管轄。又現在形成着爲「蒙古聯合自治政府」的管轄地，就是與長城接壤地帶，也在偽蒙疆政府成立以前，屬於察哈爾、綏遠及山西省，曾完全在漢人支配之下。

這些個地方，原來根本就是蒙古人的土地，曾是蒙古人遊牧地。漢人進入這些個地方係屬於極爲近代之事。萬里長城東起爲滿洲和中國邊界之山海關，蜿蜒奔向西方，其西邊到成爲甘肅省和蒙古邊界之嘉峪關爲止。這個萬里長城更爲防止北方民族侵入漢土而製造的牆壁之同時，也是爲了漢人土地和北方民族的土地分界而設的境界線。歷代漢人勢力時有盛衰，或有時候也曾有超越長城而進出於所謂塞外朔北，與這個同樣北方民族也越過長城侵入中國本土而支配其地之事更不在少數，雖說是沒有一定的完全遵守所定之長城界線，然而漢人移居長城外，開拓草原而至於農耕之事，並不是那麼久遠之事。就是到了明代，明仍在增強八達嶺的萬里長城中，以防備蒙古人的南侵。萬里長城再不持有中國和蒙古或滿洲的境界性質，是從清朝進入中國本土建立大清帝國以後的事。原爲長城外北方民族的滿洲族興起，征服中國全部領土，建立了國家，與前代明朝由漢人所創立的國家其性質自當有所不同，這不是漢人之國而已成爲滿洲人的國家，隨之，滿洲族發祥地的滿洲以及與其有密切關係同爲北方民族的蒙古人，對在蒙

古有自己土地居住的蒙古人，已沒有特別設置牆壁的必要，乃屬當然之事也。所以清朝在某種程度撤除了此項牆壁的防務，許可漢人之進出，或者爲了防止北方俄帝勢力的南下，在政策上也有默許漢人移住屯田之事。由這些原因，漢人往長城外去者日益增多，最後在滿洲族發祥地的滿洲到處住滿了漢人，又耕種蒙古人遊牧地的草原，蒙古人已無法抵制，漸次退避到他的裏面地方去，以致得到如此的結果。此時清朝覺悟到弊病很多，又禁止漢人移居滿洲及蒙地，雖然作出了很多限制的辦法，但對大勢已經沒有多大幫助，其後漢人之移居越趨增加，最後到了如今的地步，僞「滿洲國」約四千萬，「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境域內之七百萬人中，據說其九成都是漢人，已完全壓倒當地的原始住民滿洲人，蒙古人驚人的多數程度。

就像這樣，滿洲置於一旁暫時不談，先就蒙古來看，所有農耕地帶，漢人係以壓倒性多數，已大部份化爲漢人土地的狀況。蒙古人混雜於漢人中間從事於耕作的人雖也有，但蒙古人耕作方法非常笨拙，當然無法趕上從古以來就從事於農耕生活幾千年，並有農耕民族之稱的漢人，其生活與漢人百姓比較起來，極爲淒慘狀態。因此想到蒙古人的特徵還是牧畜爲宜。蒙古人自身也不大喜歡農耕，反而蔑視漢人的農耕工作，漢人沒有家畜故從事於農耕，蒙古人因持有家畜沒有必要降爲百姓之說，其成爲牧畜民族之事自認爲一種榮耀。蒙古本來就是全部皆爲牧畜業者，蒙古人追逐家畜於草原，乘馬馳騁於大草原時，才能被感覺到在發揮真正像蒙古人的本領。然而蒙古的牧畜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莫被「大陸熱」沖昏了頭

據報載，日前立委林聯輝在立法院質詢時表示：「政府應摒除『恐共』與『拒共』心態，勿存有『地攤式』的政治想法，同時要做徹底廢除『三不』政策，建立兩岸人民間之交流。」相信凡稍具理智者，必不同意這種說法。

今日世局詭譎，赤禍橫流，我自由寶島所以能够以一塊資源匱乏的彈丸之地，一躍而成爲舉世矚目的經濟重鎮，主要原因除了政府的領導有方、全民的戮力合作外，更重要的乃是我們能堅守立場、貫徹「三不」政策，方能一步一步朝著民主憲政的大道邁進，而不讓彼岸的中共有任何可乘之機。然在敵人虎視眈眈、謀我日亟之際，竟有人公然倡言廢除掉國人賴以爲屏障的「三不」政策，其動機與用心堪慮。

今天我們和中共並非黨派之爭，不是意氣之爭，而是意識型態、生活方式之爭，亦即善與惡、自由與奴役、民主與極權之爭。若我們與大陸直接通商、直接往來，勢必造成意識型態的混亂及敵我意識的模糊，屆時敵人必將趁虛而入，重演三十八年大陸淪陷的情景，這豈是十億中國人所願見的？

所以，我們務必知道，政府開放大陸探親乃是體恤民意，對於體育活動、科學會議等的適度開放，亦是視實際所需，絕不意味著我「三不」立場有所動搖，國人切莫被一窩蜂的「大陸熱」沖昏了頭，同時更要深刻體認：「三不」政策絕非逃避現實的「鴛鴦」政策，而是政府高瞻遠矚、用心良苦的不變原則，是萬萬不可輕言放棄的。（青年日報）

元代之斡脫官錢與羊羔兒利

• 江宗禮

古今中外，貸款取息，乃理所當然。即高利貸款，亦恒多見。然若多見。然若元代之羊羔兒利，誠亘古所未有也。至其爲患之烈，範圍之廣，爲時之久，亦史所罕觀。爰就史料所及，論其始末如後。

一、資金之來源及其利率

蒙元自太祖以降，兵力所向，輒大事抄掠。

黑韃事略：「城陷，則縱其虜掠女子玉帛。虜掠之前，視其功之等差，前者銜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

收庵集「中書右丞姚文獻公神道碑」：「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兵南伐……而淮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賊加兵蜀淮，將軍唯利剽剽，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盡榛莽。」

迨澄平後，復沿其抄掠分財之故俗，更賚賜至豐。

蒙韃備錄：「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按：份）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爲成吉思汗獻。餘物則數俵有差，宰相等在朔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焉。」

新元史食貨志：「元中葉以後，課稅所入，視世祖時增二十餘倍……而國用日患其不足。蓋際於……諸玉貴戚之賜賚，無歲無之……仁宗即位，中書平章政事李孟言，每歲應支六百萬餘錠……內降旨掌賜復用三百萬餘錠。」

故權貴之家，擁金既多，兼又不善經營。

黑韃事略：「寔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買賣。」按「撒花」一詞，尙見於汪元量（大有）之「水雲集」；北兵要討撒花銀，官府行移逼市民。（元典章：「凡事撒花等物，無非承接投民……」（續通典「食貨志」）：「十三年……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令按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及黑韃事略：「雖至細交訟，亦用撒花，直造韃主之前，然後無所予決而去。」又云：「燕京市學，多數回回字及韃人譯語。才通譯語，便做通事，便隨韃人行打，討得撒花，討得事物吃。」據彭大雅云：「其（按：韃人）見物則欲，曰撒花……撒花，漢語也。」王國維「蒙古史札記」云：「秘史蒙文卷三，有掃花一語，旁譯與文譯，並云人事。按掃花，元人亦云撒花……，人事云人情也。」然據趙尺子先生言：「撒花分名詞動詞二義，名詞（*hihamai*）義爲訛詐。」故彭、王、趙、三解，當所得之財物。動詞（*hihamai*）義爲訛詐。」故彭、王、趙、三解，當

以後者爲是，蓋前者不足通釋以上諸「撒花」也。

乃貸之回人，以愆其息。

黑韃事略：「自韃主至僞諸王、僞太子、僞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貸之民，而愆其息。」

蓋胡賈長袖善舞，又爲降人，唯受命而已。

蒙韃備錄：「其俗既朴，則有回鶻爲鄰，每於兩河博易販賣於其國。」

又云：「回鶻有田姓者，饒於財，商販鉅萬，往來於山東河北，具知民物繁庶。」

新元史「氏族表」：畏吾氏本回鶻之裔，音轉爲畏吾。本在和林之地，唐末衰亂，徙居火州，古高昌國也。太祖初興，其王……舉國人覲。」

至其利息，則年息一倍，次年並子母又倍之，號羊羔兒利。

元朝文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並息又倍之，謂羊羔利。」

亦即世祖以降之斡脫官錢。

新元史「食貨志」：「斡脫官錢者，諸王妃主，以錢借人，如期並子母徵之，元初謂爲羊羔兒息。」按「斡脫」，即元史之「斡兒朵」，黑韃事略之「窩裏陀」，西遊記之「兀里朵」，遼史之「斡魯朵」，史記匈奴傳之「闐脫也。蒙文爲（*ortog*）義爲宮殿，實即蒙古包。遼史國語解曰：「斡魯朵，宮也。」黑韃事略曰：「窩裏陀，猶漢移蹕之所。」乃以之代表權貴之家。「官錢」者，以出自權貴之家，故稱也。是以，「斡脫官錢」，即所謂「豪門資本」，此爲本錢，羊羔利爲利息，一體兩面，不盡相同。唯屠氏蒙兀史記謂：「斡脫，今譯作猶太。」似不盡妥。

今日所謂：年息複利，百分之百是也。故一錠之息，展轉十年，竟至一千二十四錠之鉅。

黑韃事略：「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蓋自第一年而第十年，其本息以次爲：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二八、二五六、五一二、一〇二四錠。

收庵集「譚公神道碑」：「稱貸於胡賈，因不能償，迫改立約，以子爲母，譬以悖生悖子，十年千頭。」

二、胡賈經營之方法

蒙人既重利盤剝如此，故胡賈狡滑之尤者，恒詐稱遇盜，責償于民。黑韃事略：「或詐稱劫，而責償於州縣民戶。」又云：「或託夜偷，而責償于民。」

蓋元代盜賊充斥，凡遇盜竊，而過歲不獲正賊者，每令所在人民賠償也。

元史耶律楚材傳：「國初盜賊充斥，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民戶償其失物。」

元史刑志：「諸失盜，捕盜官不立限捕盜，却令他戶賠償事主財物者，罰俸兩月，仍立限追捕。」是昔日失盜令民賠償，始有此令也。復以蒙俗，拾遺者死。

黑韃事略：「其國……遺火熟草者誅其家；拾遺者……誅其身。」

輒又故遺錢物，遇拾之者，手方及物，即乘機脅迫，詐索于民。

黑韃事略：「韃俗真是道不拾遺；然不免有盜。只諸亡國人爲之。回回又以物置無人地，欲遠遠卓望才有人觸著，急來昏賴。回回之狡，心最可畏。」按：亡國人爲盜，即淪陷區之反元游擊也。

至其良善者，雖有多方販買，用獲巨息。然每依蒙人利率，轉貸于民。黑韃事略：「自韃主以下，只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賣取以納息。回回或自轉貸與民，或自多方買販。」

三、吏民舉債之原因

考斯時，方當殺掠浩劫之餘，大河以北蕩無完成，河南一帶千里蕭條。元朝文類「廣威將軍郭君墓誌」：「貞祐初，天下被兵……自北兵

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

烏臺筆補「乞權免大名等路今秋滯納中都遠腳倉錢糧事狀」：「兼以河南，千里蕭條，人煙斷絕。」

少壯死鋒鏑，老弱葬溝塹。

靜修集「孝子白君墓表」：「貞祐元年十二月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爲嬉……後兩日，令再下，無幼老盡殺。」

牧庵集「湖廣行省右丞神道碑」：「國家爲制，城拔必屠。」

生齒耗亡，幸存無幾。

收庵集「故從仕郎眞定路總管府經歷呂君神道碑」：「河朔干戈弗靖者，皆二十年，生齒耗亡十七。」元朝名臣事略「太保劉文正公」：「邢

州古名郡也，國初爲某官食邑，州舊萬餘戶，兵興以來，不五七百。」

兼又用兵江淮，軍輸千里。

牧庵集「有元故少中大夫淮安路總管兼府尹兼管內勸農事高公神道碑」：「又以用兵襄陽，賦河北諸路之民轉漕，人畜勞斃，而粟至者，亦絕續不時。」

失物賠償，所在累積逾萬。

元朝文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國初，盜賊充斥，商賈不行，則下令：凡有失盜處，周歲不獲正賊，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累積，動以萬計。」

而官吏復以無產僑戶入籍，用示其庶。

收庵集「譚公神道碑」：「初，乙未科民，州縣率以無產僑客入籍，用示其庶。及賦下，悉避逃徙。」

因緣作弊，科徵無度。

元朝名臣事略「宣撫使張公」：「河東賦役，素無適從，官吏囊橐爲姦，賦一徵十，民不勝其困苦，故多流亡。」

新元史陳祐傳：「中統元年，眞除祐爲總管，時州縣未給俸，多貧暴，祐獨以清慎見稱。」

遂致人民逃亡幾半，而役賦不減，悉行科民包當。

元朝名臣事略「中書令耶律文正王」：「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而賦仍舊，天下病之。」

烏臺筆補「讓郵民」：「又軍戶逃亡，閔下差發，復洒見戶納割，剝民肌未見如此之甚也。」

故黎民起於榛莽瓦礫之中，生理本極單弱，上貢之賦，自無所從出。而州縣官吏，亦懼威輸逾限，別發罪誣。

新元史食貨志：「輸納之期，分三限……違限；初限答四十，再犯杖八十，其失限或稅石不足，各處之達魯花赤，管民官、部民官、糧官，不分首從，一同科罪。」

遂相與舉債胡買，用充貢賦。

牧庵集「磁州潞陽高氏墳道碑」：「王子（按：憲宗二年），天下大科民戶，歲入銀四兩。民已無所予得，州縣迫徵不休，回鶻利之，爲盡出母錢代輸，歲責倍償。」

元朝文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借銀。」元朝名臣事略「丞相史忠武王」：「自乙未版籍後，政繁賦重，急於星火，以民猝不能辦，有司貸買監子錢代輸。」

四、爲患之烈，天下騷然

比至期，故賈偕諸王侍衛，按卷來徵。

新元史食貨志：「中統三年，定：諸王投下取索債負人，勿得……攬擾不安，違著罪之。」

小民舉債，固自壽償還。而官吏爲賈賦以舉債胡賈者，亦分科于民。元朝文類「宣撫使張公」：「板蕩後，民耗弱，不任差徭；官從賈豎子貸子錢，以充貢賦，謂之羊羔利。歲久來責，所負例配民伍。」

唯斯時，人民既無所得，自然無力償還，故徵債之侍衛、胡賈，遂強取其生畜，折沒其財物。

新元史食貨志：「中統三年，定：諸王投下取索債負人，勿得將欠債官民人等，強行拖取索債負人，勿得將欠債官民人等，強行拖拽人口，頭匹，准折財產。」按：既有此禁，故知令下之先，必有強沒人口生畜之強暴情形也。

逼索之暴，至如夏以火迫，冬置冰室，天下爲之騷然。元朝名臣事略「平章廉文正王」：「富民貸款民間，至本息相當，責入其本，又以息爲卷，歲月責償，號羊羔利。徵取之暴，如夏以火迫，冬置冰室，民不勝其毒。」

故負債之民，輒多舉家遠竄逃匿。

新元史食貨志：「元貞元年詔：貸輅脫錢逃匿者，罪之。」按：既有此詔，足證逃債者衆多也。

而歲月稍久者，更是鬻田舍，沒妻子而不能償。

元朝文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羊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爲質，然終不能償。」

元朝名臣事略「丞相史忠武王」：「羊羔利歲月稍積，操籍來徵，民至賣田地，鬻妻子，有不能給者。」

官吏亦田園郡負債盈百萬，多委印逃去。

牧庵集「磁州潞陽高氏墳道碑」：「回鶻人……盡出母錢代輸……不能十年，闔郡委積，數盈百萬，令長逃債，多委印去。」

極其所至，竟一無憑藉——無償卷、無數目，而強索於民。此誠名爲索債，實則豪取霸奪也。

新元史食貨志：「六年（按：大德），札忽真妃子、念木烈大王位下遣使燕只哥夕等，追徵輅脫錢物，不由中書省，亦無元借輅脫錢數目，止云借輅脫錢人不魯罕丁等三人，展轉相攀，牽累一百四十餘戶。」

五、累詔禁止，收效甚少

羊羔利爲患既烈，所在官吏，知之又深，故其賢者，多挺身而出，爲民請命。始則太宗八年，交城令譚澄，言于中書令耶律楚材。

牧庵集「譚公神道碑」：「……入覲，因中書耶律公面陳：初乙未料民……賦下，悉避逃徙……官無所取，稱貸胡賈……，譬以惇牛，十年千頭，滋息日增。帝爲哀之。」

楚材遂因而請于朝，制許賈其通懸，無鉤現民，公私之負，官爲代償。且令今後舉債，不論歲月久遠，至本利相稱爲止，永爲定制。

元文類「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丙申（按：大德八年），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是歲始定天下賦……，所在官吏，取借回鶻債銀……謂羊羔利，積而不已……，公爲請于上，悉以官銀還，凡七萬六千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母相侔，更不加息，遂爲定制。」

明年，提領眞定府事張德輝，亦言于史天澤。

元朝名臣事略「宣撫使張公」：「公名德輝，字耀卿，冀寧交城人……乙未，從開府（按：史天澤）南征……。光州下……，師還，兼提領眞定府事。板蕩後，民耗弱……官從賈豎子貸子錢……，謂羊羔利。歲久來責，有破產不能償者。公言于開府，請於朝。」按：德輝請于史天澤，事繫南征克光州之後，年紀不載。然據新元史史天澤傳：「九年（按：太宗）從口溫不花攻光州。」

故此事當在九年。

天澤遂復請於太宗，制如前令，佈告諸路，永爲定制。

秋潤集「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忠武史公家傳」：「金亡，公還趙視師。自乙未版籍後，政繁賦重，急于星火，以民蕭條……，有司貸賈胡子錢代輸……，謂之羊羔利……。公愾焉，詣闕併奏其事。民債官爲代償，一本息而止……上皆從之。布告諸路，永爲定制。」

迨憲宗四年，廉希憲宣撫關中，更痛懲高利貸款，且令本利對償，餘卷悉焚。

元朝名臣事略「平章廉文正王」：「上（按：世祖）初以分地，置宣撫司。歲甲寅（按：憲宗四年），還自雲南，即命令爲宣撫使。京兆諸郡，臂連龍蜀，諸王貴藩，環擁周布，戶難羌戎，尤號難治。公推摘奸強，扶植貧弱……，富民貸錢間……，號羊羔利……。徵取之暴……，民不勝其毒。公正其罪。雖歲月踰久，勿過本息對償，餘皆取卷焚之，後者爲令。」

世祖即位，亦詔禁諸王高利貸款。

元史本紀：「定諸王不許擅招民戶，不得以銀與非投下人爲幹脫。」按：此處「幹脫」爲幹脫官錢之省文。

中統三年，復詔令追索債負，勿得沒人妻孥。

新元史食貨志：「中統三年，定：諸王投下，取索債負人，勿得將欠債官民人等，強行拖拽人口、頭匹……違者罪之。」

至元八年，以債主分行追索，天下騷然，遂立幹脫所，以掌其事。

新元史食貨志：「至元八年，立幹脫所，以掌其追徵之事。」按幹脫所，即負責追徵脫官錢及羊羔利，亦即管理高利貸款本息之衙門。

二十年，罷幹脫所，並免未徵之高利貸款。蓋官爲追索，亦不易也。新元史食貨志：「二十年，蠲昔刺幹脫所負官錢，是年，詔未收之幹

脫錢，悉免之。」按昔刺，即元秘史之失刺，遼史之寶喇，義爲黃。秋澗集「元嘉議大夫簽書宣徽院事賈氏世德之碑」謂：「甚稱上意，顧而愛之。以髻疎色黃，因賜名曰昔刺。」李文田元秘史註亦謂：「失刺……遼史曰寶喇，黃色也。」復按昔刺幹脫所。「蠲昔刺幹脫所，負官錢。」義爲蠲免幹脫所追徵之工作也。

二十九年，復詔負債之中戶，徵還借款，而免其息。窮苦者，本息皆免之。

新元史食貨志：「二十九年，復詔窮民無力者，本利免其追徵。中戶，則徵其本，免其息。」

逮元貞元年，以逃債者衆，詔令逃匿者罪之，首告者受賞。

新元史食貨志：「元貞元年詔：貨幹脫錢而逃匿者罪；仍以錢賞首告者。」

大德元年，更詔禁權豪世家，高利貸款。

新元史食貨志：「大德元年，諸王阿只吉，索幹脫錢，命江西行省，籍負債者之子婦。省臣以江南平定以後，人爲貸，久行禁止，移中書省罷其事。」

六年，詔令放款徵索，悉會中書。非以理追索，籍詞豪奪者禁之。

新元史食貨志：「六年，札忽其妃子，念木烈位下遣使燕只哥夕等，追徵幹脫錢物，不由中書省，亦無元借幹脫錢數目……中書省議准；凡徵幹脫官錢者，開坐債負人戶，計人名、數目，呈中書省，轉咨行省官，同爲徵理，照驗元坐取幹脫官錢姓名，依理追徵，勿致勾擾違錯，著爲令。」

及延祐六年，又詔徵幹脫錢者，祭乘鋪馬，違者杖一〇七。

元典章：「延祐六年，宣政院官人每，差往西番地面，招捕牌面，徵收幹脫等錢，多用鋪馬，斷一百七，除名不敘。」

六、結論

總之，自太宗八年以降，歷定宗、憲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等七世，對「豪門資本」之高利貸款，累禁無效。而東至青齊，西及關中，南逾江淮，天下爲之騷然者，幾與有元一代相始終，長達七十五年之久。此固元代苛政之一；然元廷多方禁止，改善，亦元代愛民之一大德政也。尤有進者，此制雖始見於黑韃事略，成書約在太宗七八年，然爲時久遠，乃北疆草原民族故俗，當無疑問。又據趙尺子先生函告：「民元以前，蒙人以羊羔易漢商貨物爲『存羊羔（母羊）一頭』，其羊仍歸蒙人代牧，漢人於下半年起，每半年向蒙人取大羊一頭，一年兩頭。」以此類推，存羊一頭，一年後收取兩頭，兩年四頭，正羊羔利也。又云：「外蒙古王公欠商人之羊羔利，累世不得清還，謂之『子孫債』。最後只有勾結帝俄，宣佈『獨立』，實爲對羊羔利的一種報復行動。」是羊羔利之影響，又不僅蒙元一代而已焉。

六十名西藏學生

在北平舉行示威

約六十名西藏學生今天在北平市中心舉行示威，抗議中共殺戮反中共的西藏示威者及在西藏蹂躪人權。八天前，中共警察在拉薩對三十名爭取人權的西藏學生開槍，至少有兩人喪生，另有十三人受傷。

一位目擊者說，約六十名西藏學生，其中大多數是「北京民族學院」學生，今天上午從他們的學校走到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抗議中共殺害示威藏人。

那些學生告訴一名目擊者說，他們進行到天安門北邊的中南海「政府」所在地抗議中共「侵入」西藏，殺害藏人。

給他魚不如給張網

吳化鵬推動蒙藏事務的理想

高宗仁

促成社會的進步繁榮，新聞報導及媒體傳播，不僅要確實，且須具以正義公平原則，導予讀者以是非的明辨，不可人云亦云，積非成是，以致混淆視聽。

筆者認識吳委員長近四十年，往日以忙於帶兵，或從事教育工作，對於這位仁慈的鄉長，未得常親聲致。四年前解甲退伍，有機迫隨左右，時聆教誨，深深瞭解他的為人及蒙藏工作的實際情形。爰以公平負責的態度，明確嚴正的立場，寫這篇文章，藉報刊披露，以饗讀者，以正視聽。

三月二十七日某報第十二版「新聞後窗」，主題以「外面砲聲隆隆，內心靜如止水」副題為「吳化鵬以不變應萬變之心處理蒙藏事務」。讀後引起心湖中片片漣漪，有無限的感觸。認為那篇報導沒能全部了解吳先生之工作，自難敘述翔實，不免有斷章取義之處，茲以拙文補充澄清，以免傳訛。

平易近人，不端架子

按，吳化鵬先生蒙名博林（BARIN 完整的意思），係昭烏達盟敖漢旗人，於民國三十八年國勢大變，赤燄滔天之際，以蒙古青年之身，毅然擁戴中央，追隨政府來臺，之後以國立政治大學學士，負笈美國奧勒岡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並在華盛頓大學研究，回國後歷任中央多種要職。茲位居部會首長，雖具有顯赫的地位，但從不巖岸自高，而平易近人，不僅與海內外蒙藏同胞為朋為友，且與一般人們都可成為朋友，有人拜會他，或偶爾邂逅，呼一聲吳委員長，或老吳，他都是笑臉迎人，從無架子。像他這樣和睦易處的風範，批評他的人實在是對於他的工作和為人的不了解，至於寫黑信毀謗中傷者，却是別具用心，而絕大多數蒙藏同胞對吳委員長的領導，其擁護和支持是肯定的，沒有絲毫疑問的。

默默耕耘作風平實

吳委員長認為，工作重在實踐力行，不在言論，所以默默的耕耘為其從政數十餘年的一貫作風。譬如：他曾任駐美大使館參事及蒙藏委員四十多年，大半時間待在美歐地區，但他不是在那裏旅遊或享受，而是確確實實地到處奔波，做國民外交，並宣揚國策文化，聯絡蒙藏同胞，促進國族

團結。由於吳先生的努力，使海外蒙胞——歐洲地區五千人，南北美三千餘人，東南亞兩千餘人，都納入組織，與蒙藏委員會密切地保持聯絡，每年，他們都派代表返回復興基地台灣，參加雙十國慶或祭祀成吉思汗大典，在海外也經常有計劃地參加反共抗暴的示威遊行，及擁護中央政府的活動。

據立法委員朱高正先生說：他在德國結識了一位蒙古朋友道爾吉（DORJI）博士，道氏對台灣富庶繁榮知之詳悉，而他就是吳先生聯絡爭取到的，這也證明了蒙藏會的工作效果。現今，散在全球各地之蒙胞已有了一個組織——世界蒙胞台北俱樂部，除在新澤西州設有總部外，另在費城、洛杉磯、舊金山、紐約、法國、比利時，都設有分部，而加拿大的分部刻正準備成立。總部與分部形成網絡，將散居在世界的蒙胞團結起來，使其成為擁護政府的反共復國力量。而居住以上地區的蒙胞多為喀爾穆克族人。

關於喀爾穆克（Kalmyks or Kalmyk），確屬蒙古別支厄魯特之一部，即土爾扈特之別種。原牧居於新疆北部，後至裏海北岸俄國東部霍爾迦河流域生活，其後因故部分未遷返原址，至於喀爾穆克蒙胞歷史源流，及反共本質等，筆者於四月十四日中央日報言論要聞第三版刊有專文報導，在此不多贅述。

致力融合民族感情

所謂蒙古，不管是內蒙或外蒙、東蒙或西蒙，居住於海內或海外，都與我中華民族及中華民國有密切的關係。蒙藏委員會吳委員長基於國族團結，民族平等的原則，輔導聯絡，所冀望者，便是全球蒙藏同胞一心一德支持政府復興，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這，也就是吳委員長領導下的蒙藏委員會，全體工作同仁的一致願望。

吳委員長於出長蒙藏委員會之前，在前述駐美期間，除了聯絡蒙胞外，更和藏胞結下了不解之緣。其實，蒙胞與藏胞不論在地緣或史緣上，都有特殊的親密關係。早在元朝之時，蒙古的大汗對西藏的活佛喇嘛們更是崇敬有加，甚至第四輩達賴喇嘛轉世於俺答汗家族，是個道道地地的蒙古人。因為蒙藏同胞長久以來的互相關懷，所以吳委員長在駐美期間，很自

然的便與當地的藏胞有了密切的來往。例如，達賴喇嘛的大哥——圖丹、吉美、諾布，便是吳委員長的老友，又如，西藏佛教四大派之一的薩迦派，其教主達欽佛爺，就是由於吳委員長與他長年的關係及影響，才有今天他們對我們中央的擁護。吳委員長並曾於美國兩度會見達賴喇嘛本人，在促進漢、蒙、藏三個民族的感情上有相當大的貢獻。

改善生活鼓勵興學

由於吳委員長對藏胞存有一份深切的感情，因此，自從接掌蒙藏委員會之後，對於藏事工作也特別注重。而自民國四十八年，西藏抗暴發生後，旅居印度、尼泊爾等國家的西藏難胞，已高達十三萬人之多，由於他們繼續保持難民身份，因此，地主國對他們來說，也只是暫棲之地。也就因此，西藏難胞在生活及教育各方面的遭遇，都被世人所疏忽。吳委員長認為，對海外藏胞的工作，唯有無條件地幫助及服務，才是最實際的辦法。所以蒙藏委員會目前費心最多的，就是在滿足藏胞需要的工作上。例如，除了難民營居住環境的改善，生活品質的提高，農耕機具及公共造產設備之提供，以及輔導就業等等之外，更重要的是吳委員長的一個理念，認為「給他一條魚，不如給他一張打魚的網」，這張網，就是提供下一代藏胞受教育的機會。在這樣的一個目標下，除了正規教育，必須提供的獎學金外，蒙藏委員會並在海外藏胞的聚集區，鼓勵並幫助建立學校，希望大部份的藏胞兒童，都能接受學校教育；同時並辦有職業技術訓練的教育，以便使工作意願較高的年輕人，獲得一技之長。雙管齊下的結果，於是，藏胞的下一代獲得了那張永屬自己的網。

規模粗具收效至宏

於是流亡世界各地的反共藏胞已近二十萬人，除寄居於印度、不丹、尼泊爾者外，其餘多在歐美地區。這所有地方，計約有五十個社區、七十二個學校，吳委員長為服務藏胞，宣揚文化及國策，特責成蒙藏委員會，設置組織，密切地支援連絡。所以在印度、尼泊爾、美國、加拿大、瑞士、法國等地設以特派員，或另設連絡服務中心以爲據點，此外，並於適當地區加設連絡員，如在美、加及歐洲地區有：駐巴黎、蘇黎世、溫哥華、西雅圖等處連絡員；在印度及尼泊爾地區設有：駐加爾各達、德拉敦、穆塔彭、噶倫堡、德拉克林墨特、孟古哲、巴洛庫比、德里、覺巴浙、波克拉、錫金、加德滿都、地蘇林、龍本尼等處連絡員。

吳委員長用心良苦，如此星羅棋布，分散各處之連絡處所，雖然規模

粗具，收效至宏，但因經費受限，故仍在努力，以求達到更理想的支援與服務。總之，對於蒙藏工作，應以遠程目標來衡量，蒙藏委員會的同仁，固不能以目前的成就爲滿足，而外界人士，更不能戴著近視眼鏡來看它，因爲它是國家千秋萬世、淑世利民的工作，務必放眼國際團結，爲整體利益著想，而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政能實行於全國，作爲蒙藏工作最理想的依歸。（本文作者爲蒙藏委員會專門委員）選自 78.5.6 青年日報

中共評毛不敢除毛

中共和俄共都因其社會主義制度弊端嚴重，而在進行改革。中共的經濟改革固然受到世人矚目，但其政治改革却不如俄共。

最近俄共舉行了全國代表大會，總書記戈巴契夫在會上建議設置一個紀念碑，以紀念被前俄共頭子史達林殺害的人，藉此提醒今後的當權派不要再施行史達林式的暴政。此一建議獲得大會通過。

而儘管史達林殺人如麻，仍遠不及毛澤東的殘酷。鄧小平即曾透露，毛的「文革」導致八百萬人死亡，而億人受到株連。對於這樣一個暴君屠夫，中共迄今還把他三七開，稱他七分有功，三分是過；還鼓吹「堅持毛澤東思想」（「四個堅持」之一）；而在那三分過錯中，中共還要強調他雖有這些過錯，仍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

俄共早在一九五六年全國大會，就由黑魯雪夫發表「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徹底批判了史達林的錯誤。中共於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問題的決議」，就稱評價毛澤東，相對毛褒遠多於貶。

以致大陸老作家巴金曾呼籲建立一座「文革」紀念館，以列舉毛澤東所帶來的災難，但遭當權派拒絕。這和俄共要設置紀念碑的做法相比，相差何其遙遠。

今年四月，北京大學圖書館（毛某年輕時，曾在此當管理員）前一座巨大的毛塑像被移走，却是在深夜無人發現的情況下，偷偷摸摸的進行。這種不敢公開「倒毛」的心態，限制了中共政治改革的範圍，大陸知識分子的思想將因而繼續受到壓抑並積累憤懣。（青年日報）

元朝諸帝季節性的遊獵生活

陳子雲

根據若干近代學者的研究，蒙古人屬於東胡民族，與通古斯族中的女真不很相類，而與同為東胡族的契丹則頗近似，因此，蒙古人所建立的元朝與契丹人所建立的遼朝有若干相近之處，皇帝的遊獵生活便可以列為其中之一。

從元人自己的記載——元朝秘史——中，我們知道蒙古人也有飛放和射獵的傳統，他們的皇帝也的確受到了這種傳統的影響，僅元朝秘史一書，敘述到元太祖行獵的事就有許多條，元史中當然也有不少。由於記載的不夠詳細，元代初期（太宗以前）季節性遊獵生活的詳情還不敢十分確定，但是，元史（一〇六）后妃表明白地說明太祖時代已經有四大幹耳朵，同書（八十九）百官志內史府下更有專門掌管各幹耳朵下「四季行營」的職務，這可以證明元太祖時已經有了四季分明的狩獵制度。

太祖春蒐的事實還有看到有的記載中描述過，但元史中六年正月有一帝居怯綠連河一，十一年正月有「還鷹胸河行宮」，二十年正月：「還行宮（應當還是鷹胸河行宮）」，都說明在河的附近，當與飛放有關，所以以下所述的春獵飛放情形，應當包括太祖在內。

日下舊聞（四）引經世大典序錄：

國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皆寶赤，蓋鷹人也。及一天下（這無異說世祖，以前即有其制），又設捕獵戶，俾致鮮食以薦宗廟，供天庖……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捕擊，以為游豫之度，曰飛放①（按元史（一〇一）兵志鷹房捕獵條下記載與此相同，必係根據經世大典者）。

輟耕錄（一）：

昔寶赤，鷹房之執役者。每歲以所養海（脫一青字）有獲頭鵞者，賞黃金一錠。頭鵞，天鵞也。以首得之又重過三十餘斤，且以進御膳，故曰頭。

草木子（四）雜俎篇：

海東青，鵞之至俊者也，出於女真。在遼國已極重之，因是起變而契丹以亡，其物善禽天鵞，飛放時旋風羊角而止，直入雲際，能得頭鵞者，元朝宮裏賞鈔五十錠。永樂大典一九四二五驛站一。

鷹鵞內例：至元八年八月，中書省定到合喂鷹食，海青兔鵞早食二兩，後响三兩，鷹並牙鵞早食一兩，後响二兩。自雁北海青等斟酌稍多，應付食用新肉。如無鮮牛肉，交殺與雞豬。

由以上所引數事可知元代不但有春季飛放的習慣，而且得頭鵞後賞鈔的規

定也與遼代類似。到了世祖以後，對於飛放時所用的鷹鵞更有細密的管理方法，這可以看出元帝對飛放的重視了。

元人稱春季的飛放為何者，世祖以前無考，在耶律楚材，李志常等人的著作中，我們都找不到這類記述，以稱春獵始得現在尚不可確知，但太宗時已用「秋山」的名辭（見後），「春水」似乎也應當同時並用，世祖時確已稱春獵為春水，從以下諸例中可以看出。秋澗文集（二十一）朝謁柳林行宮詩序：

至元癸巳二月四日，臣膺、憚、呂文海、儼、居信、朝謁春水行宮於瀘曲之柳林。優蒙睿眷，詔錄斗名以聞。

同書（八十四）為春水時預期告諭事狀：

……海青飛舉動輒千里，切恐遠方之人不知是車駕飛放禽羽。以憚愚見，今後御見鷹隼海青，合無懸帶記驗，如前朝牙牌之制。由這些記載我們可以知道世祖時仍沿用遼人的名辭，稱春季飛放為春水，實際上，忽必烈在金蓮川灘（在和林附近）潛邸時便已稱春獵為春水，②張德輝寒北紀行，耶律鑄雙溪醉飲集（四）中都曰春水以代春蒐（引見傅樂煥先生捺鉢考頁二八一），按道理，太祖和太宗時的耶律楚材既稱秋獵作秋山（見下），則春水一名的沿用也應自蒙古建國之初便已開始，不過由於那時記載太少，現在已經不能找到證據了。

馬可波羅遊記中有世祖春獵情形的敘述，可以作為舉例，現在譯在下面：

皇帝（即世祖）自己坐在一個木板作成的轎子中，由四匹象馱着，轎子的內部飾有打擊而成的金片，外邊蒙着獅子皮（因為他患有風溼症，他在飛放的途中總是這樣的），他總是在他身邊帶着一打最優秀的鷹（Gerraldons），他的護衛騎馬隨在左右。他們在旅程中時，皇帝與護衛們談著話。有時，護衛之一便叫着說：「陛下，看那些老鵞（Crane）！」於是，皇帝將象轎的頂打開，把一個鷹放出去。這些獵物，大都落在皇帝的視線所及範圍內。……他一直走到一個叫作 Cachar Modun 的地方才停止前進。在那裏，他和他的嬪妃、皇子和護衛的帳幕都已經支起來了，大約有一萬個左右……皇帝春季住在那兒不作別的事，只是在那些充滿了雉和野鵞的河、湖及平原上飛放……到了五月中旬，他才和隨從們回到汗巴里克去，但在途中仍以行獵和飛放為娛樂（見 Yule 英譯本第一冊

頁四〇四至四〇六)。

其中所說的尚沒有誇大的地方，尤其是關於象轎的事，有中國記載可資參證。元史(七十八)輿服志：

象轎，駕以象，凡巡幸則御之。

同書(一六七)劉好禮傳：

上往還兩都，乘象象駕。

同書(一七九)駕勝傳：

帝(世祖)一旦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叟作獅子舞以迎駕，與象駕，奔逸不可制。

這些都是世祖乘象的記載，世祖以後諸帝，在行獵時仍然有乘象的習慣，於英宗及文宗時代來中國的教士奧多立克(Friar Odoric of Porsle no re)，便曾經見到元帝乘象游獵^③(見H. 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第二冊頁二三六)。他們當然只是以乘象作為娛樂，而與風溼無關了。

按照時代和地理環境來說，象決非蒙古或中國北部的產物，一定來自南方，元史(一七八)梁曾傳中提到安南使入覲，「詔陳其方物象，鸚鵡於庭」的事，可以證明象為貢品。姚燧牧庵集中更有一條記載，說明「乘象駕」始自世祖，牧庵集(十九)資德大夫……李公神道碑文中說：

至元五年，詔諸侯王和克齊開府雲南，俾對衛士以從。至則責治軍旅，全齒弗率。纔將射士五百人殄其衆數千，獲馴象七，致貢京師，勤用以駕輿，自是蒐田征伐，無不乘之，實前古未有者。

這正說明象的來自南方，非北方所有。馬可波羅遊記(英人玉爾譯第二卷頁一〇四)中曾說自世祖征緬甸以後，元人才有象，但這並不正確。因為據元史(二一〇)緬甸列傳，征緬之事在至元十四年，俘獲緬人的象群當然也是在那時，而根據牧庵集，早在九年之前元帝便以象駕輿了。所以，世祖開始乘象的年代是至元五年而不是至元十四年。

元帝春獵的情形略如上述，以下約言其秋冬行獵的大概。

秋獵在元初即已仍遺代故名，稱為秋山。這由耶律楚材的著作中可以知道，湛然居士集(十四)：

去歲秋獵，余謁龍崗，因彈秋水，龍崗出山羊一對為贈。渠笑曰：「已過價矣，余愛客多，設鹿尾漿。」今年上獵於秋山，龍崗記以鹿尾可入藥，得數十枚，悉以遺余……」

同書(十)扈從羽獵詩最後幾句說：「吾儒六藝聞吾書，男兒可廢射御乎？明年準備秋山底，試一如臯學射雉。」凡此都正表示元初稱秋獵為秋山

。(案傅樂煥先生曾引耶律鑄及王惲的著作以證明元世祖時秋山一名之沿用，見史語所集刊十本頁二八一，現在既有較早的材料，故不具錄。)

宋人彭大雅及徐霆(均見黑韃事略)記載元帝秋冬之交時打圍的情形說：

其俗射獵。凡其主打圍，必大會衆挑土以為坑，插木以為表，維以纜索，繫以氈羽，猶漢兔置之制。綿亘一二百里間。風颺羽飛則獸皆驚駭而不敢奔逸，然後盛圍繫焉。

霆見其行下轎戶，取毛索及氈亦頗以為苦。霆沿路所乘鋪馬大半剪去其鬣，叩之，則曰：以之為索，納之窩裏陀，為打獵用(此數句一本作「以為索網之用，窩裏陀為打獵圍場，此從王氏箋證本」)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獵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多桑蒙古史引世界侵略者傳云：

蒙古人之圍獵有類出兵，先遣人往偵野物是否繫衆，得報後即命周圍一月程地內駐屯之部落，於每十中簽發若干人，設圍驅獸，進向所指之地。……其始也獵圍甚廣，嗣後士卒肩摩而進，獵圍逐漸縮小。至所指之地，止於周圍二三程之獵圍，以繩懸氈結圍以限之。……汗(太祖)先偕其妻妾從者入圍，射取不可以數計之種種禽獸為樂，及其倦也，則止於圍中之一丘上，觀宗王那顏統將等射獵。其後尋常將校繼之，最後獵者為士卒(馮承鈞氏譯本上冊頁一六〇)。

同書又記元太宗圍獵的情形說：

冬日則駐冬，汪吉之地，是為圍獵之時，窩闊台在其地用木椿及土築圍，名曰撒善克(Tchechik)。周圍廣工程，闢數門，附近一月程之駐軍，驅野獸至圍中，皇帝先獵，諸王次之……(馮氏中譯本頁二二二)。

耶律鑄雙溪醉飲集(六)大獵詩注：

禁地圍場自和林南越沙地，皆凌以氈，上羅以繩，名曰「札什」。如果我們將上述諸條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他們之間有許多不謀而合的地方，例如圍場的大小，以繩及氈限定圍場範圍，用木椿及土築圍等。尤其是耶律鑄所謂的「札實」，無疑地與世界侵略者傳所謂的Tchechik都是蒙古文的譯音，幾種不相涉的史料能如合符節，而且又都是同時人的記載，可信程度自極高。因為難得，所以錄其大略如上。

除此之外，馬可波羅遊記中有世祖時圍獵的記載，西洋教士奧多力克行記(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第二冊頁二三五至二三六)中也有英宗和泰定帝時打獵概況，但都不很詳細，不能對上述材料有所補充，不再轉錄。

元帝秋冬行獵的對象不像遼金二代一樣僅爲鹿或虎，還有很多其他的動物，如黃羊、野牛、狼、熊等。而且在獵獸時，除鷹犬外，較之遼金皇帝，還多用了「馴豹」。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十）扈從冬狩詩注：

御閑有馴豹，縱之以搏野獸。

周伯琦近光集九月一日還自上京途中即事：

行宮臨白海，金碧出微茫，錮豹仍分署，輔鷹亦有房。……

馬可波羅遊記（Yule 譯本第一冊頁三九七）也說：

可汗有若干受過訓練的豹子，以爲捕獸之用。

永樂大典（一九四二五）驛站一豹子肉例：

大德六年，戶部據大都運司申，舊例豹子每一個日支羊肉七斤，大

土豹淨羊肉四斤，小土豹淨羊肉三斤。自來過夜不曾應付肉貨及折支鈔兩。

參詳今後如遇豹子沿路食肉，准大都運司所申應付相應。

由以上所引諸條，可知通元一代都會以馴豹來獵獸，而且有專司其事的人和方法。

元代不僅皇帝有馴豹，而且常以之賞賜給有功的臣下。元史（一二四

）連哥傳：

賜（連哥）馴豹名鷹，使得縱獵禁地。

同書（一三六）乃蠻台傳：

賜珠絡半臂，並海東名鷹，西域文豹。

可見應用馴豹行獵在元代是相當普遍的。

太祖鐵木真游獵的固定地點，史籍中並沒明白的記載。但元史（八十九）百官志中有一個「管領諸路色民臣打捕鷹房等戶總管府」的機構，其職務是「掌太祖幹耳朵四季行營一切事」。這個機構是成宗大德二年才設置的，但我們可以從這個機構的職務知道太祖時幹耳朵與四季行營有關。黑韃事略也說：「凡韃主獵帳所在皆曰窩裏陀。」所以，只要能將太祖時四個幹耳朵的所在找到，則游獵等的地點也可以大致獲悉。

成吉思汗大幹耳朵的位置比較容易確定。元史泰定帝紀：「癸巳，即皇帝位於龍居河，即位詔中說：「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幹耳朵裏大位次裏坐了。」按陳垣氏二十史劄記表，癸巳正是九月四日。即位詔中說九月四日在成吉思的大幹耳朵裏坐了，本紀中說癸巳即位龍居河，可見大幹耳朵便在龍居河岸。龍居河一名鷹胸河，元朝秘史中作客魯連河，也就是現在的克魯倫河（見清人齊召南氏道提綱卷二十五）。

成吉思汗的大幹耳朵，應當在克魯倫河上河。元朝秘史（續集卷二）稱「也客思，幹耳朵思」（即大幹耳朵思）爲老營，西人魯勃洛克行記中

也說「他們（蒙古人）最初住的地方，稱爲鄂南克魯勒（Onankrule），那仍有成吉思汗的幹耳朵」（見Rockhill 英譯本頁一一五至一一六），可知這個幹耳朵是在他們的發祥地——三河源頭。說得正確一點，就是在龍居河或克魯倫河的發源地附近。

大幹兒朵一帶，便是成吉思汗春獵之處，元史太祖紀六年：「春，帝居怯綠連河」（聖武親征錄同），十一年，「春，還鷹胸河行宮。」多桑蒙古史引拉施特書也說鼠兒年春（即十一年丙子）成吉思汗還怯綠連河幹耳朵。其中怯綠連河、鷹胸河，都是克魯倫河的異譯，這表示太祖春居大幹兒朵是一個習慣。元史中沒有說獵於怯綠連河，但太祖曾說：「我蒙古人騎射所習，未能遽已。」（見西遊記卷下）那麼，春天住在大幹兒朵的時候恐怕是免不了要射獵的。

成吉思汗另一個幹兒朵是在王罕故居，土兀刺河的黑林。元朝秘史（續一）：「第七年雞兒年秋，回到秃剌河黑林的舊營內。」「舊營」的蒙文譯音爲「幹兒朵思」，可見成吉思汗有一個幹兒朵在黑林。張穆氏蒙古游牧記（七）曾考黑林故址何在：「土喇河東，喀魯倫河西有東庫倫，其地曰昭莫多，譯言「有林木」也，蓋即元秘史所云土兀刺河邊黑林子。」其說似可從；但土兀刺河黑林是幾個幹兒朵，現在已無法確定了。

根據元史后妃表，太祖應該有四個幹兒朵，除去以上兩個之外，還有兩個何在，現在也不能找到正確的答案。日本學者箭内互氏以爲一個是太祖紀中的一薩里川哈老徒之行宮，一個是長春真人西遊記上並沒有甚麼根據。關於前者，元秘史（四）中並沒有說撒河哩客額列有幹兒朵，如果說行宮便是幹兒朵，則太祖征時的行宮不知凡一，因爲太祖十四年夏駐蹕於是並不是平常的避暑，而是準備西征花剌子模。西遊錄說：「明年（按即十四年己卯），大舉西伐，道過金山，時方盛夏，冰凝雪積。」可見乃滿國兀里朵在西征途中金山（阿文泰山）附近，並不是太祖經常駐蹕之處。

窩闊台汗及蒙哥汗（由汗在位期間太短，不能討論）季節性游獵活動地點比成吉思汗時要明顯些，但它們的位置仍無法完全確定。多桑蒙古史引志費尼書及拉施特書（見馮氏中譯本二一二頁）的記載說：

窩闊台則居客兒察罕（Kerichagan）地方之離宮中。地距哈刺和林一日程，宮爲波斯工師所築……妙春，復返哈刺和林。居數日，然後至幹兒滅克禿（Ormektau）之地駐夏。設中國帳幕，外施白氈，內飾金錦。帳內可容千人，名曰失刺幹兒朵。秋日則駐渴舍（Keusche）湖附

近之地，約四十日，冬則駐於汪吉（*Org-ki*）之地，是為圍獵之始（按冬日圍獵之說與事實不盡相符。湛然居士集明言太宗有「秋山」之舉，引見第二節。黑韃事略中亦謂圍獵之期始自九月。凡此均可證波斯人記載有誤。）

關於春獵的地點，元史太宗紀有四次太宗春畋於揭察哈之澤，憲宗記載憲宗獵於炫蹇又罕的事有兩次。以上兩名無疑是志費尼等書中的 *Kerichaban* 異譯，元秘史（七）中所謂「王罕父子二人嚮身走至的克撒合勒地面涅坤水處」，也是同一個地方。

揭察哈應在和林的北方，據元史（五十八）地理志和寧路：「（太宗）丁酉治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的話可知，張德輝塞北紀行說：「過大澤泊，周迴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誤竭腦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今案吾誤竭腦兒在塔米爾河與鄂爾渾河合流點的東南，去和林不到一百里，似乎便是太宗時的揭察哈。

關於駐夏的地點，月兒滅怯土一名僅見於憲宗紀，太宗紀中不載，但元史太宗紀中的達藍達葩可能是月兒滅怯土的異名。現在將有關記載先抄錄於下。元史太宗紀六年：

五月，帝在達藍達葩之地大會諸王臣僚……是秋，帝在八里聖武親征錄：

是年（即太宗六年）五月，於答藍答八思始建行宮大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

元史太宗紀：

會諸王於答藍答八思之地，遂議立帝。

拉施特書及志費尼書：

招集（宗親）大會之所，定在 *Guenda* 湖畔，窩闊台駐夏之所也。……開會之地曰昔刺幹耳朵。（引見多桑蒙古史，馮氏中譯本上冊頁二四七）

迦兒賓（*Pain Carpine*）行記：

我有一個他們正在那兒開會的印象，雖然它並沒有被宣佈。由於下面的原因，大家都相信貴由是被選了，當他自穹帳中出來的時候，他們紛紛對着他歌唱，並將他們的尾端附有一簇紅羊毛的手杖在他面前傾斜。這種儀式是不會對其他酋長施行的（意即只能對皇帝才可以行）。他們稱這個穹帳為失刺幹耳朵（*Sira Orda*）。（見 *W.W. Rockhill* 氏英譯本頁二一）

綜合以上條，我們可以斷定答藍答八便是月兒滅怯土。因為：

(1) 元史中說選舉定宗的會議舉行於答藍答八思，而拉施特、迦兒賓等則說此會舉行於失刺幹耳朵中，可見失利幹耳朵在答藍答八思。

(2) 拉施特等書記載會議之處原為太宗避暑的地方，元史也記載太宗五月曾幸達藍達葩，聖武親征錄更說太宗曾建行宮於是，可知太宗必定常往避暑。以上三種說法不但不衝突，而且可以互相補充。

(3) 既然答藍答八是太宗駐夏之所，又有失利幹耳朵，那麼根據前引失利幹耳朵在月兒滅怯土的说法，可以知道答藍答八便是月兒滅怯土。

月兒滅怯土的位置也不易絕對指出。迦兒賓行記中曾說：「他們沒有村莊或城市，除去一個稱作哈利和林（*Gaurin*）的地方，那裏據說是一個正式的城鎮，我們沒有看到過這個城鎮，但當我們停留在失利幹耳朵的時候，距離那裏只有半天的旅程。」（見 *R. Beasley* 氏英譯頁一〇八，*Rockhill* 氏譯本不載，僅見於二十一頁注中）從這一段話，我們只能知道失利幹耳朵（或月兒滅怯土）距離和林很近，但仍不能看出它和林的那一方。

志費尼等所說太宗秋日居住地 *Keusche* 湖，在元史太宗紀中找不到相類的地方，憲宗紀（三年及七年）曾記秋幸軍腦兒的事，馮承鈞氏以為可能 *Keusche* 湖便是軍腦兒（見多桑蒙古史二二二頁注），屠敬山先生在蒙兀兒史記（六）中說軍腦兒就是現在「庫倫南偏東，圖拉河曲之南數十里」的「衰泊」。因為史料缺乏，對於他們的說法只有存而不論。

關於住冬的處所汪吉，太宗紀中也不載，憲宗紀三年十二月「駐蹕汪吉地」，可證確有其地。對於汪吉的位置，我們也不能找到直接的材料。箭內互及馮承鈞二氏都根據對昔，以為汪吉便是翁金河，但並沒有證據。今案定宗紀有「秋七月，即位於汪吉宿滅秃里之地」的敘述，而迦兒賓行記則說：「從穹帳（即失利幹耳朵）中出來，我們騎行了三至四程的距離，然後到了一個附近有條河的大平原，那裏已經架起了另一個穹帳。他們稱他作金幹兒朵（*Golden Orda*）。貴由本來準備於八月十五日（陽曆）在此即位的，但是由於下雪的關係，即位日期受到了延展。」（見 *Rockhill* 英譯本頁二二三）根據以上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汪吉宿滅秃里之地距失利幹耳朵三至四程（約三十四里），失利幹耳朵則距和林半日程。那麼汪吉宿滅秃里距和林當然也不遠。屠敬山先生蒙兀兒史記（五）認為汪吉宿滅秃里就是汪吉，宿滅秃里是蒙文蘇默圖的異文，意為藏經僧寺。如果屠先生的意見不錯，我們就可以說汪吉距和林不遠，而箭內互氏以汪吉為翁金的看法便不能被接受。因為翁金全和林（今厄爾特尼招）間在三百里以上，與迦兒賓所說的距離不合。

由上面的研討，雖然尚不能看出太宗和憲宗時四季行宮的詳細位置，但可以說當時的季節性遊獵活動，是在以和林為中心的一個不太大的區域之內進行的。這專就地理環境上而言，也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而與世祖以後的情形不同。

元世祖於中統元年即位，四年陞即位所在地的開平爲上節。至元元年改金中都（燕京）爲大都，自此以後，元帝的遊獵和避暑便換了一個新的地理環境。

根據元史，世祖以後諸帝春獵的主要地點是柳林。由秋潤文集（二十一）朝謁柳林行宮詩序中「臣膺憚……朝謁春水行宮於瀟曲之柳林」的話，可知當時也沿襲契丹以來的習慣，稱柳林爲春水。

元史本紀中記世祖幸柳林的事只有三次（即至元十八、十九及二十二年），但事實上並不止三次。葉李傳：「二十四年……一日從至柳林。」和尚傳：「二十六年，千奴乘間入朝，見帝於柳林。」不忽木傳：「二十八年春，帝獵柳林。」王惲傳：「二十九年春，王惲見帝於柳林行宮。」以上數次行幸柳林之舉均爲本紀中所不載，這一方面證明世祖春獵柳林次數的頻繁，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元史中疏漏之多。

以前學者們都以爲春獵柳林自世祖，其實蒙哥汗已在柳林行過獵。清容居士集（二十八）奉訓大夫……劉公墓誌銘中說：

壬子春，憲宗獵柳州（按柳縣至元十三年始陞州，此處當係追述），柳林尹日廬從治供頓。一日，上問尹近郊歲入州戶籍多寡，尹愕謝莫對。（劉伯敏）輒從旁具對甚習。

壬子是憲宗二年，元史憲宗紀二年：「春正月，幸失灰之地」，失灰之地或許便是蒙文柳林的譯音。

由清容居士集「憲宗獵柳州，柳林尹日廬從」，元史文宗紀（至順元年七月）「調諸軍築柳州柳林海子堤堰」等敘述，可看出柳林在柳州附近。元史（一三〇）不忽木傳：

（至元）二十八年春，帝獵柳林。

同書（二〇五）桑哥傳：

二十八年春，帝獵柳北。

兩者合觀，得以知道柳林在柳州之北，按讀史方輿紀要（十一）直隸二，元代的柳州就是清初的柳縣，到順治十五年始併入通州（今縣）。通州距北平不到一百里，與草木子（三）克謹篇所謂「國朝常國公遇春等統兵至柳林，去元京甚近」的說法相合。通州志（一）封域志：

柳縣有柳林，距（通）州城十三里，（元）行宮遺址無考。實際上，

據馬可波羅遊記，世祖春獵多居於游牧式的穹帳中，並沒有永久性的行宮，當然不會有甚麼遺址。

春蒐柳州或柳林不限於世祖時代，他以後的諸帝也都常到那裏去行獵。自泰定帝紀：「二年正月乙未，以畿甸不登，罷春畋。」及文宗紀天曆二年正月：「癸酉，勅罷今歲柳林田狩」等記載來看，春獵柳林在世祖以後殆已成爲定制。直到順帝至正五年以後，才不見有「車駕幸柳林」之事。

世祖以後，元帝有一個固定的夏都，即上都開平社。元史地理志：

上都路……金平契丹，置桓州。元初爲札剌兒部兀魯郡王營幕地。

憲宗五年命世祖居其地，爲巨鎮。明年，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爲開平府。五年（按本紀，應爲四年五月戊子）以闕庭所在，加號上都，歲一幸焉。

根據元史本紀，世祖時代大約總是在每年二月往上都避暑（也有三月始赴上都的，但次數遠不及二月爲多），八月、九月或十月回大都。成宗時情形和世祖時相似。武宗時往上都的日期固定在三月，回大都的日期則因定在九月內。仁宗於每年三或四月赴上都，八月返回大都。英宗和泰定帝大致都是三月或四月至上都，八月或九月回大都。文宗則於每年五月始往上都，七月或八月回大都，所以在上都的時間比其他諸帝爲短。到順帝時，多於四月間往上都，八月回到大都，但也有若干次是九月才回大都的。由以上所述各日期看來，元帝的赴上都避暑，並沒有十分固定的日期。

上都之所以被選爲避暑地點，一方面固然由於它的位置適中，皇帝除了避暑外，還可以在那裏行傳統的祀天禮儀和兼理蒙古部族的各項事務，但上都是一個涼爽的地方，恐怕也是它被選的一個重要原因。薩都刺雁門集上京雜詠：

上京六月涼如水，人渴天瓢更賜冰。

王魯公詩抄上京次李學士韻：

晝漏渾爭一刻遲，玉京六月似秋時。……

由此可知上都確實是十分涼爽的。

在上都附近，有名爲涼亭地方三處，也是元經常游幸的地方。近光集紀行詩注：

上京之東五十里有東涼亭，西百五十里有西涼亭……巡狩至此，歲必校獵焉。

元史趙世延傳：

先是，帝（英宗）獵北涼亭，顧謂侍臣曰……

這都說明了東、西、北三個涼亭，是避暑游獵的地點。此外，拉施特書中也說到涼亭的事：

在開平府的東面，造了一個叫作涼亭（Langtin）的宮殿。那是模仿可汗在某次夢中所見的形式而造成的（見Yule: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第三冊頁一一七。多桑蒙古史也引這段記載，但將涼亭誤爲Lengten）。據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東西二涼亭在上都之南，而北涼亭則在上都的北方。

蚩尤的子孫——苗胞文化雜談

• 趙繼康

浙江蕭山縣的蔡東藩先生，在辛亥革命後，開始寫「中國歷代通俗演義」，至民國十五年全書告成出版，約五百餘萬字。其清史部份，寫到清雍正王朝，雲貴總督鄂爾泰，獻改土歸流策，開闢苗疆二千里，受封伯爵事，又追溯及恒古苗胞的起源。他認為中國西南區苗族，原主中原，軒轅黃帝所敗蚩尤，即苗民領袖。此說亟待歷史學家查正史，如確，則海外一向通用的「炎黃子孫」說，報刊雜誌編輯似應給予校正。

另蔡東藩先生文中，又指明蚩尤部族在戰敗後，退出中原竄入南方，在四川的叫作棘；在兩廣的叫作壯；在雲貴的叫作佬；在雲南的叫作倮。此說則筆者經實地考察，已發現略有誤。

蓋兩廣雖多壯族，現已漸漢化雖不錯，但棘族却並不在四川，而是在滇緬邊境，滇南的紅河以下，滇西的保山以下，各有十數萬人口。其風俗接近曼谷泰國，信仰小乘佛教，語言亦可通，但和兩廣壯族，亦為同一語系，會話有少量語詞相同。棘族舊俗稱「擺彝」，近寫為「倮族」。蔡東藩先生可能因「擺彝」俗稱二字中有一「彝」字，而與四川彝族相混淆，誤以為棘人在四川。

但四川並無倮（棘）族，跨川滇兩省的大小凉山彝族，為西南少數民族中人口最衆多者，舊俗稱倮倮。其支系又散布各地，據民族問題專家考證，凡碧約族、布都族、阿細族、撒尼族等等，名稱不一，但均為彝族，故人口近百萬。

至於佬族，也不在湖南貴州，而在兩廣和雲南。廣東和雲南都有大佬山，其民族圖騰為狗，又與浙閩之間的畬族同。佬畬風俗近而服裝異。畬族已大部漢化，佬族却以婦女服飾頭巾的不同，分別有藍靛佬、紅頭佬、和平頂佬之分。至於苗族，最大的集居區在貴州，但湘西以及雲南邊陲，亦有散居部份。

清乾隆帝即位時，恰貴州苗疆叛亂未平，初次用兵，格外要求威嚴。封鄂爾泰部下的張廣泗為七省經略，節制各路人馬，選七省精兵萬餘人，分八路進攻苗區。暫撫熟苗分化生苗，苗民不敵，躲入一方圓五百里牛皮大菁。此牛皮大菁北通丹江，南達古州，西拒都勻八寨，東至清江台拱，皆叢山峻嶺森林茂密，張廣泗兵守各路通道，斷其給養，逐漸進逼，餓傷了叛苗後，又縱火焚林，滿山遍野，一片濃烟，燒死者不計其數。

破牛皮大菁後，計算下來，共毀苗民一千二百多村寨，陣斬苗民一萬七千餘人。這一場浩劫，使苗民四處逃散，雲南中越邊境和中緬邊境的苗族，均自稱倮倮代以前，舉家攜寨逃難而來。大約都是這一場平叛亂後的移民。而由於血洗苗寨的記憶猶新，苗民都不敢在平壩或半山腰墾荒建寨，集居區大都在高寒山區。村寨也都建立在地勢險要的高山峽谷，取水極為困難的地方。刀耕火種，以長竹筒取泉水飲用和灌溉，生活極為艱難困苦。

漢族常以黃帝的子孫自居而稱苗族為苗子，以為其民族野蠻。但其實苗胞非常聰明黠慧，也有相當的文化素養。不論是刺繡的美麗圖案藝術，或是詩歌傳說的民間口頭文學，均極為豐富多彩。

音樂方面，在天賦上可能比漢人更普及。他們長短笛和蘆笙的音樂，旋律優美，和聲複雜。尤其是普遍都會吹奏的短笛，富裝飾音而曲調變化莫測。筆者在中越邊境一苗山小寨，曾盤桓數日。自問一向欣賞西歐古典音樂，崇拜貝多芬、莫扎特等樂聖。但夜聽苗笛，竟入迷無寐，如入另一神仙境界。同行作曲家記譜通宵，也為其裝飾音難於捉摸，且夜奏數十曲，竟無一重複曲調，大為驚奇。

苗胞又善釀酒，自造各種器具，以馬尾扣捕山珍待客，醉後極健談，漢語流暢講開天闢地山海經，故事極吸引人。但其民族由於避居高山叢嶺，桀驁不馴，平時却極少與其它民族往來。

婦女種麻，男子開荒種山地，開一塊，種三年拋荒另闢新地，主食為玉米。男耕女織，只在集市的日子，往返百餘里下山一轉，以柴禾、蜂蜜、蜂蛹或狩獵物，換取食鹽針線。其短裙上衣均以麻製作，故雖跋山涉水，婦女皆邊行邊以銅線鍍續麻不息。女孩子列隊而行時，短裙的擺動極規律而有風致。每年農曆年後至清明前，趕一次花街，又稱姑娘街，大都選山腰開闊空地，人人打傘來聚會。是為青年男女擇侶的蘆笙舞會。

蘆笙普遍置有銅簧片，長短不一，巨大者重數十斤，最長的竹管可與人身等長。舞蹈時勾脚曲腿，姿態頗優美。四架蘆笙團團齊舞時，忽而灑灑忽而分開，整齊劃一，而蘆笙的高低抑揚，也都和諧共鳴。婦女們圍集，都投以讚美崇敬的眼光。漢人擺設的剃頭攤子旁，常設有長鏡，偷情的苗族少男少女，又會在鏡中交換挑逗的微笑，其狡黠的戀情，也大不符於

漢人所以爲野蠻的性格。

只是，由於長期受到種族歧視，其男子都帶刀自衛，長短刀繫在腰間，上過蠟的黑短衫故意露出了肚臍眼，下紮紅褲腰帶大腳褲，往往給人以孔武有力的印象。

筆者在苗族趕花街時，收集到許多苗族的民間傳說。關於雷神的傳說特別多。大約因爲他們居住在高山上，常見雷火燒山或電擊古樹，所以傳說雷神有一面戰鼓。又說雷神是一個矮小肥胖的老頭兒，喜歡惡作劇，但最怕滑溜溜的青苔。苗民在屋頂上鋪設青苔，雷神就會從屋頂上，一咕嚕滑下來，摔倒在地上。於是，苗民的祖先把雷神老頭兒用網捉住了，不許他再敲擊戰鼓。雷神老頭兒求饒說，只要放走他，他可以派兒子——火神來給人間服務。放走了雷神之後，苗民果然得到了他的兒子火神，這就是人類由生食獵肉到熟食瓜果菜餚的來源。

這個故事和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盜火給人間不同。普羅米修斯爲盜火被神王宙斯囚於高加索山，每天被大鷹啄食心肝，夜晚再癒合，有一種淒苦的悲劇意味，而且，畢竟火是神的恩賜。但苗族的雷神故事，却另有一種喜劇色彩，頗有人類征服自然的豪邁和樂觀精神。

苗族的其它神話，也大都把神看成凡人，並常常被人類降服的叛逆因素。至於反映人間的悲歡離合戀愛故事，他們又由於受到大漢族的壓迫，所以，即使偶有波折，也習慣以漢族的商人爲攻擊對象。

有一則名字叫長生和長命的故事，就是敘述兩個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男孩和女孩。男的叫長生，女的叫長命，青梅竹馬，少小相愛。只是，還沒有到趕花街的年齡，漢人趕着馬幫來做生意，一個雞蛋才換給一根針。有錢的商人看中了小姑娘長命，請媒人來說親，要把長命討去做妾。小姑娘長命不願意，向阿爹阿媽說：「剛升起的太陽，怎能被烏雲遮住呢？剛露土的嫩芽，怎能讓土蠶吃掉呢？小雞還不會找食，就被鷄鷹叨去了；小魚還沒有長大，就被老貓啣去了！」

阿爹阿媽却回答她說：「秧大了不栽不行，女兒大了不嫁不成，你中意的小伙子是棵沒有葉子的樹，漢人糧倉的老鼠却有九斤重！壓著要你嫁過去，爹媽不給也是不行的了！」

於是，小伙子長生打好了短刀，要出門去找大錢。長命把長生送到隔壁的山樑子上，哭着不捨得分開。長生向長命說：「嫩草壓在石板底下，是再也抬不起頭來的了；漢人來到苗家寨子，沒出齊尾巴毛的山雀，被關進籠子是命定的了！」

長命却向長生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一定也要在同年同月同日一

起死。山上的大樹，大風吹來一邊倒。求阿爹是沒有用的了，求阿媽也是沒有用的了，你出門去，我跟你一起逃吧！逃到甜密的地方，再也別回來了！」

於是，長生和長命在隔壁的山樑子上，計畫逃到那裏去，又計畫怎麼對付路上的豹子老熊和強盜。

最有趣的是：長詩敘述到這裏，他倆想到逃去甜密的地方，一定會經過一條河，擺渡的船夫，說不定會討要一個大價錢。長命想了想向長生說：「他要向我們討要四吊八時，長生哥啊！你可千萬不能照他的價！」長生回答說：「那是當然的啦，他要四吊八時，我們只給三吊六；他要三吊六時，我們給他兩吊八……」

這一對戀人逃還沒有逃呢，就把一路上可能的遭遇全想像到，而且很好笑地預先討價還價一番，這也體現了少數民族的幽默，如全文譯出決不比漢族民間文學遜色。

中越邊境地區，漫山遍野生長着一種菊科的野菜，味道有點像蓬蒿菜。當地的傣族把它叫成「帕格苗」，意思就是苗家的菜。據老人說，是前清苗反那年，突然地大批生長出來的。由此看來，清乾隆之後，雲南邊陲的苗民曾再次造反。苗民不服異民族的統治，偶有積蓄，就集購買槍置械，休養生息時，也隨時準備造反，並經民主選舉自己的軍事領袖，平時治理民事，排解糾紛。一向又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小腳落地，大腳翻起」之說。

小腳係指滿清時，漢人婦女普遍纏腳，而苗民以大腳自稱，認爲必有翻身之日。又傳說每六十年一個甲子，苗族一定會出一個皇帝，皇帝一出苗民就可翻身，打到京都坐朝廷。這大約也是清雍正乾隆年間，貴州苗民反清的根本原因吧。這是否是幾千年前，黃帝滅蚩尤後，蚩尤的子孫世代不忘復仇，深刻的種族隔閡，歷千百年猶存，很難揣測了。

不過，近代的乾隆年間，貴州五百里牛皮大菁的殘酷屠殺，在苗胞子孫中，一代傳一代，播下了仇恨的種子，一旦遇到不如意境況，就很容易爆發反抗，却是眼見的事實。

毛澤東推行大躍進那幾年，中越邊境的少數民族地區也受到波及，爲土法上馬大鍊鋼鐵，拔盡雞毛做風箱，鍊鋼不成，雞豬宰盡。

一九六二年，苗僑村寨紛紛跳神跳鬼鬧皇帝，也傳說六十年甲子氣數已到，使中共的情治部門大爲警覺，後計畫叛亂未成。

跳神跳鬼鬧皇帝的行徑，與印安人跳鬼舞，呼喚先人的鬼魂參與本民族的文化振興活動很相近。實際上，也是利用宗教的儀式和超自然的方

法，要求恢復其本民族的尊嚴，反抗種族歧視。

筆者曾在傜寨，見過一次跳神，當時是藍靛傜人爲本寨一個老人治病。巫師披頭散髮，運用精神感應有如演員。跨一竹枝表演騎馬翻山越嶺，在室內團團轉圈；又以竹枝作槳，表演划船涉水渡江。最後表示到達了天庭。

最有趣的是：巫師向空叩拜神之王後向神王乞討給予十年二十年糧票，把現代化中共政權採用的人口定量糧票，應用於冥壽。然後，以草紙代糧票焚化，表示已乞得神允陽壽。不過，此或與漢族的道教張天師祈年祝壽同吧。可笑處僅在於運用「糧票」詞彙，大有現代化含義的新內容了。至於苗傜民族跳皇帝事，據說全村寨男女老少，盡與巫師同，披頭散髮運用精神感應，甚至砍傷自己的手脚，如癡如醉如狂。但各寨跳皇帝時，均關閉寨門，並在路口橫插樹枝，謝絕來客。所以，筆者也未能一睹跳皇帝情形，僅風聞一二。

當時曾以爲，如科學和文化的教育，能普及深入，迷信的活動肯定會相對減少。但人類學家說得很有道理，一個民族不應認爲自己的文化是最好的，其它民族的文化是落後的。應該跳出自己文化的圍籠，從客觀的立場來看他民族的文化。

人類學家在作「跨越文化」的比較研究時又指出：「今日世界的紛爭不息原因，多半源於種族和文化的偏見，用自己的想法去批評他一文化他一社會的行爲，不僅不公平，而且危險。」

筆者在美國讀到這些書籍後，爲此也曾作了反思。當年中越邊境的苗傜民族跳神跳鬼跳皇帝，其實既是歷史的民族矛盾的延續，又是政治上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對抗。毛澤東的「大躍進」，強迫全民苦戰，超英趕美，甚至強迫畝產萬斤糧的荒謬，禍延全國，連高寒山區苗傜村寨也不例外，其本身恰是反科學的。

而由於白天黑夜中共的工作組都要求農民下田苦戰，既違反了民主和民權，其農田密植的措施，又造成顆粒無收的後果，嚴重影響了民生。於是，才會產生跳皇帝的集體性反抗，其實質是對中共黨的領導不滿，但很容易以民族的矛盾形式表現。由此而產生籠統混淆的觀念：「一切都是漢人不好！」當年如果苗民叛亂成功，肯定會不僅殺盡當地愚忠共幹，難居的漢民農商百姓也會盡受其害，豈不冤哉枉也！

中共的民族問題專家常認爲：「民族矛盾的實質是階級矛盾！」筆者無知，過去也曾奉爲經典。但反思當年苗傜民族跳皇帝事，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根本無法成立，也無法解釋。因滇邊苗民的軍事領袖，略同於

湘西的「家天」，均由民衆推選的義務職，事實上賠老本的多，同樣以赤貧的自耕農爲多數，是爲中共階級依靠對象的貧下中農所謂基本群眾，故民族矛盾的實質，也許應該說，實質仍在於民生、民主和民權。這是一個很清楚的例證。

（本文選自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年刊——七十六年）

智慧藏

布農族傳統文化之祭

• 李淑芳

布農族山胞各村落最近均忙於布署各部落的茅草住屋，一位操著布農族口音的孫先生表示，不要小看這茅草屋所搭建出來的東西，茅草屋、樹上掛的茶杯、葫蘆、動物的骨頭，甚至茅草屋邊的一花一草它都能為你述說出一段深遠的故事。

為了延續布農山胞的傳統文化，位於花蓮縣卓溪鄉的布農、泰雅山胞在鄉長高金土的努力策畫下，四月四日首次集合了六個村落的布農、泰雅族人於卓溪鄉綜合體育場中舉辦了山胞民俗活動表演，在倡導尋根的呼聲中，無疑地，這次舉辦的民俗活動表演中，能夠激發出山地山胞對自己文化的重視，跨出尋根的第一步，但如何鼓勵年輕一輩的山胞們對自己文化的重視，仍值得深思。

卓溪鄉位於花蓮縣的南端，由於地緣分布的廣潤，包括了卓溪、崙山、立山、太平、卓清、古風六個村落，村民皆以農、林、畜牧為生，由於位處山區，農村化的習俗仍略為可見，山胞中百分之七十為布農族山胞，其餘為泰雅族。日趨現代化的生活形態，使得山胞在現代文明的侵蝕下，逐漸地遺忘自己的山胞文化。為了挽救山地山胞對自己文化的重視，新任的鄉長高金土以身為布農族的一分子，集合了六個部落，辦了山胞民俗活動表演。當日活動，首先呈現的是布農族、泰雅族住屋的生活型態，各村落皆有不同的生活習慣，茅草屋的設置，裏頭呈現出早期布農族如何生火、穀倉的設置以及屋前掛著的戰利品，代表著他們英勇無比的神氣，還有早期的獵槍，利用樟樹當火種驅蟲、趕蚊子。布農族有所謂的輪杯制，相傳雙方男女結婚時，岳父敬酒若不喝，認為瞧不起他。在住屋構造上，泰雅族顯得較活潑，布農族較為樸實。

會場上還看見罕見的石板屋；而在音樂、舞蹈的方面上，表現過去傳統民俗的十二個月的節令：撒種祭、祈禱祭、祛毒祭、除草祭、打耳祭、豐收祭、換季祭、祛耳疾祭、採柴祭等。有些布農族的文化資產遺失的相當嚴重，尤其樂曲方面。在太平村從事展覽會工作的黃清芬就談到，沒有這次的民俗活動表演，我們這一輩年輕人還不懂得布農文化還有那麼多的風俗習慣，這是值得鼓勵倡導的。在這次會場中還有數位的外國人拿著相機在捕捉可貴的鏡頭哩！

由於布農族在推展民俗活動中不似阿美族人來得積極，所以阿美族人每年舉辦的豐年祭中都能引起大批觀眾及族人的歸來，這是因為阿美族人

有計畫的發揚阿美族的文化。而布農族也應有計畫的實施，讓老年、年輕人共同參與，重視自己文化資源。卓溪鄉首次舉辦的布農族民俗活動表演是值得鼓勵與重視的。（本文選自中華民國宗親譜系學會年刊—76年）

智慧藏

唐代邊塞詩與流行歌曲

葉有仁

「邊塞詩」一詞，對稍諳中國文學的人而言，是不陌生的。而一般人也都知道，唐代的流行歌曲，主要的就是唱絕句。但邊塞詩與流行歌曲之間，頗有密切的關係——這一層面，或許並不為大家所熟知。

歌曲的成為流行，必然有它相當的理由；而詩篇的唱為流行歌曲，也就有它的特殊的意義。倘若我們檢閱現今可見之唱為流行歌曲的唐詩，便可發現邊塞詩所佔的比重相當大。

以下則就筆者所知的唱為流行歌曲之詩篇，逐一錄列，以為比勘：（由於有關唐詩唱為流行歌曲之記載，向極散漫，其中明錄其詞，可資為證者，又僅部份；故此處所列，自不敢謂為全豹。但當其嚮可知鼎味，依此所做之推論，至少亦大體不錯。）

（一）薛用弱集異記載梨園伶官唱王昌齡、王之渙、高適三人詩，分別為：塞雨進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二首之一）

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王昌齡長信秋詞三首之二）

開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高適哭單父梁九少府）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之渙涼州詞）

（二）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三十載李益受降城聞笛一詩，教坊樂人取為聲樂度曲，天下唱為歌曲。新、舊唐書本傳亦載此事。詩云：

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李益受降城聞笛）

（三）楊慎升菴詩話卷九云，盛小叢突厥三臺一詩甚佳，樂府歌之：雁門山上雁初飛，馬邑關中馬正肥。昨夜陰山逢驛使，殷勤南北寄征衣。（盛小叢突厥三臺）

（四）尤袤全唐詩話卷一王維條云，維之相思、伊州歌，皆梨園所唱：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王維相思）

秋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餘載。征人去日慙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王維伊州歌）

（五）陳陶西川座上聽金五雲唱歌云：「歌是伊州第三遍，唱著右丞征戍詞。」

「可見維之伊州歌至晚唐猶流唱不衰。」

（六）升菴詩話卷十三載錦城妓女唱杜甫贈花卿一首：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杜甫贈花卿）

（七）劉禹錫與歌者何載詩云：「舊人唯有何載在，更與殷勤唱渭城。」白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此可見王維渭城曲（又名送元二使安西）一詩頗入歌唱：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王維渭城曲）

（八）唐宣宗中白居易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此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二詩唱為歌曲之證。詩長從略。

以上計舉出十二詩例，其中王之渙涼州詞、王維伊州歌、渭城曲、李益受降城聞笛、盛小叢突厥三臺等五詩為邊塞詩（邊塞詩一詞向無界說，筆者認為凡內容與邊塞有關者，即當視為邊塞詩；而不應受其他原有觀念之影響。鄭師因百曾提出「聞怨邊塞詩」之名——見書目季刊七卷二期永嘉札記——突厥三臺可當之；而渭城曲則可名為送別邊塞詩。要之，此皆為邊塞詩也。）約佔總數之一半。

邊塞詩被唱為流行歌曲的特殊意義，應即是用來反映民心。傅樂成先生中國民族與外來文化一文（收入常春樹書坊中國通史集論）說：

由於接觸的頻繁（按，指唐代與外族）——邊塞詩的題材乃代表整個時代的心聲，它之成為詩的主流也是必然的。

任中敏氏則以為教坊記中所錄曲調，若歎疆場、怨黃沙、怨胡天、羞心怨、征步郎、送征衣之類，皆反映人民對戰爭之情緒，屬於人民之呼聲（詳見任氏教坊記箋訂一書弁言及附錄三之分類）；又斷定歎疆場、征步郎及大曲之涼州、伊州、突厥三臺等，皆為聲詩（詳見任書曲名及大曲名表）。

今按，歎疆場、征步郎、涼州歌、伊州歌、突厥三臺等詩，即是邊塞詩，詩云：

聞道行人至，妝梳對鏡臺。淚痕猶尚在，笑靨自然開。（歎疆場，見樂府詩集卷八十近代曲辭）

塞外虜塵飛，頻年度磧西。死生隨玉劍，辛苦向金微。（征步郎——見樂府詩集卷八十近代曲辭）

朔風吹葉雁門秋，萬里煙塵昏戍樓。征馬長思青海北，胡笳夜聽隴山頭。（樂府詩集卷七九近代曲辭涼州歌第二）

秋風明月獨離居，蕩子從戎十餘載。征人去日慙勸囑，歸雁來時數寄書。（樂府詩集卷七九近代曲辭伊州歌第一）

聞道黃花成，頻年不解兵。可憐閨裏月，偏照漢家營。（樂府詩集卷七九伊州歌第三）

雁門山上雁初飛，馬邑欄中馬正肥。日暉山西逢驛使，慙慙南北送征衣。（樂府詩集卷七五雜曲歌辭突厥三臺）

照傅氏的說法，邊塞詩代表時代的心聲；照任氏的說法，邊塞詩的被譜為曲調，是反映人民的心理。那麼，邊塞詩的又唱為流行歌曲，無疑的，更是用來反映民心。

在最能代表廣大群眾之心理的流行歌曲中，邊塞詩所佔的比例如此之大——這就是尤可見出它在唐代詩壇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何況，在前舉十二詩例中，不屬邊塞詩的七首，其唱為流行歌曲，或也皆有其內在因素。杜甫贈花卿一詩，據升菴詩話云：「杜子美七言絕近百，錦城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疑詩中言錦城絲管，故錦城妓女歌之。並且，是否廣為流行，還很可疑。白居易長恨歌寫先朝故實，人民心理上本即易對此類題材傳頌，其屬特例，自當別論。餘若王昌齡二詩，王維相思詩、高適一詩，及白居易琵琶行等，自內而言，則或為別離之感，或為女子之怨；雖非邊塞詩，然其所以披入管弦，卻極可能與邊塞有微妙的因果關係。蓋唐代由於對外戰爭之頻繁，生離、死別、閨怨、相思，乃成為唐代子民普遍之情感。除了藉部份邊塞詩歌用以吐露衷曲，發洩哀怨以外，同類題材之詩篇，遂也易於韻入歌唱，共用來反映整個時代之心聲。而此等詩篇之成為流行歌曲，正可間接證明出邊塞詩在唐代詩壇所扮演的那種特殊角色。

在這裏，高適的哭單父梁九少府一詩，值得提出一談。樂府詩集卷七九近代曲辭涼州歌第三載此詩，唯不著作者姓名。末句（猶是子雲居）作「猶見紫雲車」，全詩遂翻變成閨怨之作。而涼州歌第二即是邊塞詩（見前引）。這不能不使人懷疑高適此詩韻入歌唱時，即已經過樂人改動，唱為邊塞詩中的閨怨作品。而此種改動之心理及用意，也是顯然可見的。

此外，唐才子傳中所載詩出傳誦者，如高適、岑參、王之渙、李益、李賀、劉禹錫、秦韜玉等，此中亦多邊塞作家。又，升菴詩話卷十三云：「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為多。」按，李白絕句不乏邊塞作品，王昌齡則尤多。凡此，雖非明確證據；要亦可佐證邊塞詩確然代

表時代心聲，反映民衆心理。

唐人取邊塞詩播為歌唱，固一以發洩，實亦以之聲訴。事實上，此種聲訴亦未嘗沒有效果。全唐文二九，玄宗量助長征家口營糧詔云：「乘塞守邊，義不可輟；遠征久戍，人亦苦勞。朕身處九重，心在四遠，因時遇物，無日不思。亭障有行役之勤，家室無杼軸之用。不少優恤，何以爲安！」明星雜錄且載玄宗嘗自歌盧思道詞：「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按：此盧思道從軍行）我們只須看白居易城鹽州新樂府云：

誰能將此鹽州曲，翻作歌辭聞至尊？

貫休古塞下曲云：

誰爲天子前，唱此邊城曲？

自可明白邊塞詩是怎麼樣代表了人民的呼聲！

附註：邊塞詩反映民心的特殊地位，自唱為流行歌曲之層面去看，更真切。故文內舉十二詩例逐一析之。今須說明的是，像任氏所斷定教坊記中曲調始辭為詩者，雖不乏邊塞作品，但由於其縱為聲詩，卻無其他證據可斷其普遍唱為流行歌曲，故皆不取為資料。此外，若元、白之遣商玲瓏唱其詩（元稹重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詞。」白居易醉歌云：「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李賀之因人謂其徒能長調而不能作五字歌乃撰申胡子蟬歌（見該詩之序）之類，皆屬個人唱詩，而非代表廣大群眾心理之流行歌曲，故亦不取。

智慧

國內外大事記

民國七十八年二至四月

二月

- 一 日△七十九會計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教科文支出將超過百分之十五，是四十年來首次超過此一憲法規定比例。
△調查局肅貪處於二月一日正式成立。
△執政黨中央常會二月一日通過增加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名額。
△南韓一日與匈牙利建立外交關係，北韓惱怒召回大使，并降低外交關係。
- 二 日△巴拉圭共和國二日發生政變，執政卅年的史托斯納爾總統被推翻，羅德瑞蓋茲就任總統。
△蘇聯外長謝瓦納茲訪問北平，中蘇共高峯會議定今年五月舉行。
- 三 日△李總統三日公布施行「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職條例」條文，五日起生效。
△台北市警局三日破獲印製偽鈔集團，起出二億元偽鈔。
- 五 日△李總統五日發表除夕談話，期許國人特別注意崇法守紀的習慣，和對社會的關懷與愛心兩種修養。
△我政府於五日正式承認巴拉圭政府。
△巴拉圭前總統史托斯納爾五日獲巴西政治庇護；巴國新總統羅德瑞蓋茲六日宣佈，訂五月一日舉行大選。
- 八 日△美國務院八日發表一九八八年世界各國人權報告，我民主政治及人權發展受肯定，被譽為世界範例。
△一架美波音七〇七客機八日在大西洋葡屬亞速群島撞山墜毀，機上一四四名人員全部罹難。
- 九 日△行政院長俞國華九日在政院春節茶會中強調今年是我國發展過程中關鍵性的一年，轉型期「陣痛」與脫序事件必須消失并恢復正常的法律秩序。
△國民黨中央九日通過「黨籍管理辦法修正草案」，將新黨員向小組報到時間放寬為一個月，黨籍移轉可以通訊方式辦理，回復黨籍的黨員，縮短考訓時間。
- 十 日△美總統布希十日在國會聯席會議發表演說，闡述國防政策，在一九九〇年預算中，計畫凍結國防支出一年，強調以實力維護和平。
- 十一日△空軍一架F—5E戰機，因油料用盡，十一日在廣東墜毀，駕駛員林賢順跳傘獲救。稍後證實係叛逃事件。
△美國務卿貝克十一日展開對北約十四盟國訪問，說明布希總統外交政策。
- 十三日△日本自民黨十三日在福岡縣參議院補選中敗給社會黨，由於受瑞克魯特股票交易醜聞牽累，首相竹下登聲望因之受損；日檢方十四日實地蒐證調查涉案黨政要員。
- 十四日△內政部長許水德十四日頒發第一張政黨證書給中國國民黨。
- 十五日△國民黨中常會十五日提名現任立法院代院長劉瀾才、中央政策會秘書長梁肅戎為立法院正、副院長候選人。
△台灣地區二百八十個農會於十五日投票改選，產生正、副組長及會員代表共兩萬一千九百廿六人。
- △調查局偵辦榮星花園弊案連日訪談、搜證，十五日約談台北市政府五官員，并將五名涉案官員依瀆職罪嫌移送法辦。
- △蘇聯最後一批留駐喀布爾戰鬥人員十五日撤離，結束對阿富汗九年的軍事干預；阿富汗部隊紛紛逃亡，反抗軍升高攻勢。
- 十六日△李總統十六日款待歷屆神農獎得獎農民，嘉勉他們傑出表現，強調政府絕對不放棄農業，或犧牲農業。
- 十八日△阿富汗十八日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總統納吉布撤換七名非共黨閣員，並解除總理沙克職務，廿一日復成立六人委員會，由前總理凱希曼擔任主席。阿反抗軍廿三日亦選出總統總理。
- 十九日△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十九日抵華訪問五天，訪華期間與李總統及我國政府官員就中星經濟發展等問題交換意見，并參觀各項文、經設施；李光耀總理於二十三日離華赴日。
- 二十日△蘇聯外長謝瓦納茲赴中東各國進行中東和平任務，二十日抵埃及與埃總統穆巴拉克會談，廿二日并會晤以色列外長艾倫及巴解領袖阿拉法特。
- 廿二日△國家安全會議廿二日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辦法」以及「僑選增額立法委員暨監察委員遴選辦法」修正條文。

△美國總統布希廿二日啓程赴亞洲作爲期五天訪問，首抵日本參加日皇喪禮；廿五日轉往北平訪問。

廿三日△國大憲研會廿三日舉行第八十六次綜合會議，李總統親臨主持并致詞。

廿四日△立法院第八十三會期廿四日開議，并選舉正副院長，劉瀾才、梁肅戎分別以高票當選。

△卅三名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公開呼籲中共釋放政治犯，獲得海內外熱烈響應。

△日皇裕仁葬禮於廿四日舉行，全球一百六十餘國政要抵日參加。

廿六日△美總統布希廿六日在北平訪問期間，與中共總理李鵬會談，明確表明美反對台灣獨立政策；由於中共阻撓大陸民主鬥士方勵之出席布希邀宴，引起各方強烈反應。布希於廿七日轉赴韓國與韓總統盧泰愚會商韓局。

廿七日△以色列廿七日同意歸還埃及塔巴區主權，結束七年來邊界紛爭。

廿八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廿八日在立法院報告施政，強調政府對日益氾濫的脫序活動，決果斷處理。

△委內瑞拉首都廿八日發生暴動，二百餘人喪生，政府暫停憲法權利，並實施宵禁。

三月

一日△第一屆資深中央民代申請退職一日開始受理。

△李總統一日指示政府各部門注意物價變動趨勢，妥謀因應措施。

△中央銀行宣布一日起對「空地抵押放款」及「投資公司放款」採取限制措施，以打擊投機性投資活動。

△中央選委會一日通過增額立委選舉區變更案。

二日△李總統二日指示財政部籌措一千五百億儘速辦理公共設施保留地徵收工作。

△馬來西亞二日選出前法官阿茲蘭爲新國王。

四日△國民黨四日舉行臨時中常會，通過林棟爲中央政策會主委等人事案。

五日△西藏拉薩五日再度爆發反抗中共統治的示威行動，中共以武力鎮暴，死傷百餘人；中共九日逮捕千名藏胞，並驅逐拉薩外籍旅客。

六日△李總統伉儷六日赴新加坡作四天正式訪問，訪星期間與代總統林

金山及總理李光耀交換政經情勢意見，雙方一致肯定中星實質關係歷久彌堅，不會受到任何外力影響；兩國七日達成協議，決定簽署「投資保證協定」，加強互惠往來。李總統於九日返國，當即舉行記者會，暢談訪星之行成就、中星關係、世局及外交、經貿政策。

△北大西洋公約與華沙公約六日起在維也納展開裁軍會談，雙方保證結束歐洲四十年來武器競賽。

七日△由於英國拒絕查禁魯希戴的「撒旦詩集」，伊朗七日宣布與英斷交。

△蘇聯七日宣布自外蒙撤軍。

八日△中央銀行八日指出銀行信用管制措施，主要針對土地貸款部份進行管制，合理購屋貸款融資，央行絕不干涉。

九日△行政院九日院會通過「國家體育建設中程計畫」，將投資一八五億。

△沙烏地阿拉伯九日承認阿富汗反抗軍政府。

△美參院九日以五三對四七票，否決布希總統提名陶華出任國防部長任命案。

十日△美總統布希十日提名眾議員齊尼爲國防部長，十六日獲參院一致通過。

十三日△美發現號太空梭十三日發射升空。

△對於聚眾活動涉嫌違法案件，及涉嫌暴力分子，司法院正請各法院儘速審結，從重量刑，以維法治公權力。

△新台幣對美元匯率自十三日起大幅升值，幅度超過四角，央行十六日大舉干預後已見回貶。

十四日△南非執政的國民黨十四日通過黨魁戴克拉取代波塔總統，以促波塔退休。

△美國與韓國十四日展開團隊精神演習。

十五日△七十九年度中央總預算案十五日送達立法院進行審議，有關軍公教待遇，決定增發一個月年終獎金，另外再按百分之五幅度調整月薪。

△國民黨中常會十五日通過鍾榮吉出任中央社工會主任。

十六日△美總統布希十六日任命李潔明爲駐中共「大使」。

△蘇聯共黨十六日通過農業改革計畫。

十七日△李總統關心物價波動與中部旱象，十七日特前往台北市南門及東

門市場以及中部地區農村視察，瞭解實際情況。

△連日來大陸居民集體在本省西海岸偷渡登陸，海防部隊全力搜捕，已全數緝獲。國防部呼籲國人提高警覺，共同維護社會安全。

十九日△薩爾瓦多十九日舉行總統大選，右派候選人克里斯提尼宣稱獲勝。美廿一日表示支持薩新政府。

二十日△榮星花園開發弊案二十日偵查終結，十七名被告分別被依貪污治罪條例中之受賄、圖利及刑法洩密罪嫌提起公訴。

△天主教愛爾蘭籍馬赫俊神父因在台一再從事非法活動，二十日依法遣送其離境。

△韓國總統盧泰愚二十日宣布，為使國家安定和諧，「中期評估」國民再投票將無限期延期。

廿一日△行政院長俞國華廿一日宣布，七十九年度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百分之十二，仍依照往年調整方式，平均分攤在每月俸給中，年終獎金亦依舊例發一個月。

廿二日△國民黨中常會廿二日就黨員初選辦法技術問題展開討論，由於會中發言熱烈，李主席裁定下次常會繼續討論。

△美與巴解廿二日恢復正式談判，以緩和以色列佔領區緊張情勢。

廿三日△行政院廿三日院會通過「當前物價問題因應措施方案」，釐訂四類廿六項長短程措施，將自供需兩方面解決物價問題；行政院長俞國華強調穩定物價是當前最重要工作。

廿五日△李主席廿五日在黨務工作研討會上，勉全體幹部在辦理今年選舉輔選有關事宜時，應以大公無私的精神為國學才，做到「中國國民黨出品，民衆有信心」，使民衆放心將政府託付給中國國民黨。

廿六日△蘇聯廿六日舉行國會議選，遭革職的前莫斯科黨部第一書記葉爾欽獲壓倒性多數票，而黨政要員却多落選。

廿七日△中央銀行廿七日宣布，取消機動匯率制度，新台幣兌美元無漲跌幅限制，於四月三日起實施。

廿八日△韓國總統盧泰愚廿八日突然撤換四十九名親全派高級將領，重建軍事體系。

△伊朗精神領袖何梅尼指定接班人蒙塔塞里教長，廿八日被迫辭去接班人職務。

廿九日△萬餘民衆廿九日聚集中正紀念堂前廣場，參加青年節升旗典禮，表達對國旗的熱愛；同時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發起「愛國旗、

愛國家」活動。

卅一日△中央銀行卅一日宣布，採取全面性金融緊縮措施，提高銀行存款準備率、信託公司資金準備率、重貼現率及銀行存款最高利率。

四月

一日△國民黨臨時中常會一日決定，第十三屆二中全會訂六月三日起舉行，並通過黨內初選制。

△那密比亞一日脫離南非獨立。

二日△蘇聯領袖戈巴契夫二日抵古巴訪問，與古總統卡斯楚會談，四日雙方簽署友好合作條約，戈巴契夫六日轉赴英國與英首相柴契爾夫人簽署三項雙邊合作協定。

△海地二日發生軍事政變，總統艾伏里爾中將被拘禁，由三軍總司令亞伯拉罕接掌政權，政變雖旋被救平，但全國仍進入緊急狀態。

△巴解二日推舉阿拉法特任巴勒斯坦總統。

四日△教育部四日公布首批三位獲准來台參觀訪問的大陸傑出人士。

五日△五日為先總統蔣公逝世十四週年，全國各界集會紀念，以表達對一代偉人的永恒追思。

六日△行政院六日院會決定，將由亞銀我新任理事郭婉容率團赴大陸，參加在北平舉行的亞銀第廿二屆年會。

△南非總統波塔六日宣布提前舉行國會選舉，顯示斐執政黨內爭已告平息。

七日△中華奧會與大陸奧會七日分別在台北及北平同時宣布，我方體育團隊及體育組織將以「中華台北」名義赴大陸參賽或參加會議，此項協議由雙方奧會負責人在香港簽署。

八日△國民黨李主席八日在黨務工作研討會上指出，今年年底選舉，是一次關鍵性選舉，是只許成功，不容失敗的選舉；李主席並以「凡努力過的，必留下痕跡」為題，勉黨務幹部以具體行動報效國家，造福民衆。

△一艘載有九十五人的蘇聯潛艇，八日在挪威海失火沉沒。

九日△日本首相竹下登九日堅拒為股市醞釀案辭職，或解散下議院舉行大選；竹下登十一日在國會坦承曾接受一百一十四萬美元的政治獻金。

十一日△榮星花園弊案十名在押被告，十一日由台北地院裁定准予交保。

十二日△宏都拉斯總統阿斯柯納伉儷十二日起訪華五天。

△中共「總理」李鵬十二日訪日。

十三日△經濟部政務次長李 模十三日辭職，由常次王建煊接任。

△司法院長林洋港十三日起程訪問歐洲。

△擅自前往北韓訪問的韓國不滿分子文益煥牧師，十三日自日返韓，韓國當局即以違反反共法令罪名將其逮捕。

△西德總理柯爾十三日宣布政府大改組，撤換八名閣員。

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十五日因心臟病突發死亡。

十六日△宏都拉斯總統阿斯柯納十六日離華，行前與李總統登輝先生簽署聯合公報，強調共同促進國際正義，繼續加強經濟合作。

十七日△大陸工作會報十七日通過，公立學校教職員工可赴大陸探親；十八日并通過開放赴大陸採訪及拍攝影片。

△中華青年體操隊十七日抵北平，參加亞青盃體操賽。

△新加坡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吳作棟十七日訪華，李總統廿一日接見吳作棟就中星合作事項廣泛交談。

△北平數以萬計大學生，自十七日起，以悼念胡耀邦為名展開爭民主、要人權運動，連日在天安門發起示威遊行，上海及各地大學生群起響應，中共採取鎮壓措施，三百人被捕。

△波蘭團結工聯十七日正式合法化，美總統布希宣布恢復對波經濟援助。

△美眾議院十七日爆發議長賴特行為不當，違反品德規範風波；賴特十九日極力辯白否認受賄。

十九日△美國戰艦愛阿華號十九日在波多黎各海域演習時，炮塔發生爆炸，造成四十七名官兵死亡慘劇。

二十日△行政院廿日院會通過張炳南為駐巴哈馬特命全權大使。

△蘇聯人權鬥士沙卡洛夫二十日當選蘇聯新國會議員。

廿三日△廿三日（農曆三月十八日）為蔣故總統八十冥誕，李總統及政府首長赴大溪陵寢致敬。

廿四日△大陸學生爭民主運動繼續升高，各地均發生暴力示威行動。北平二十萬大學生廿四日發動全面無限期罷課，廿七日有二十萬人在天安門廣場前衝破軍警封鎖線。國民黨中常會對大陸民主運動表示關切，認應積極主動給予支援。

廿五日△日本首相竹下登因瑞克魯特股市醜聞案，廿五日宣布，將在國會通過一九八九會計年度預算案後辭職。自民黨總務會長伊東正義

廿七日婉辭就任首相，并推荐後藤田正晴繼任。

△俄共中央委員會廿四名委員廿五日辭職，廿六日又有百餘名中委集體辭職。

△蘇聯開始自東歐裁軍，廿五日首批駐匈牙利坦克撤離。

廿六日△匈牙利廿六日完成重大內閣改組。

廿七日△行政院廿七日通過「海關進口稅則修正草案」，共修正四千七百卅九項，平均降幅為百分之廿三。

廿八日△新台幣對美元匯率連日再度大幅升值，廿八日突破廿六元大關，創歷史價位。同時各銀行連日亦展開資金爭奪戰，紛紛宣布調高存放款利率。

廿九日△國民黨李主席廿九日期勉大眾傳播界發揮領導社會和輿論的功能，使我們的社會，多一分公義，少一分特權，多一分理性，少一分激情。

三十日△我國參加亞銀年會代表團三十日由亞銀理事亦即財政部長郭婉容率領啓程往日本轉赴北平；亞銀第廿二屆年會於四日揭幕，我代表團依既定計畫全程參與。郭理事五日前在大會明確宣示，我決為亞銀提供更具體貢獻，并在報告中嚴正提示中華民國國號。亞銀年會於六日閉幕。

智慧



智慧藏



智慧藏



智慧藏

中國邊政發行旨趣及徵稿簡約

一、本刊以報導會社活動，聯絡邊胞感情，團結邊疆人士，研究邊政問題，宣揚反共國策，復興民族文化為主旨。園地公開，歡迎惠稿。

二、學術論著，外文翻譯，書籍評介，均以有關我國邊疆史地、人物、文化等為主。惟翻譯文稿，請附外文或影本，如需退還外文，請附足回郵。

三、簡明精練之時事評論及富有趣味性之文藝作品，亦歡迎惠稿。惟所有文稿除滿蒙維文外，均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加註標點，以便編排。否則，原件璧還。

四、來稿除特約稿件外，每篇以五千字以內為原則。惟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請加註明。

五、來稿文責由作者自負，一經發表，版權即歸本刊所有。一稿兩投，恕不致酬。如用筆名發表，請在稿末註明真實姓名、住址及電話。抄襲之文章請勿投寄，如經查出，即刊登其真實姓名於本刊。

六、來稿請寄台北市寶慶路九號蒙藏會劉學鈞先生收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〇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 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二〇六期

名譽發行人：阿不都拉

發行人：

社長：宋

主編：李

電話：九一一—三五三六

副主編：劉學鈞

電話：三八二—一五〇三

發行者：中國邊政雜誌社

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一號

電話：三二一—五三一—二六八

聯絡處：台北縣新店市三民路20巷42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公館打字行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1號二F—一

電話：三六三—三五三四